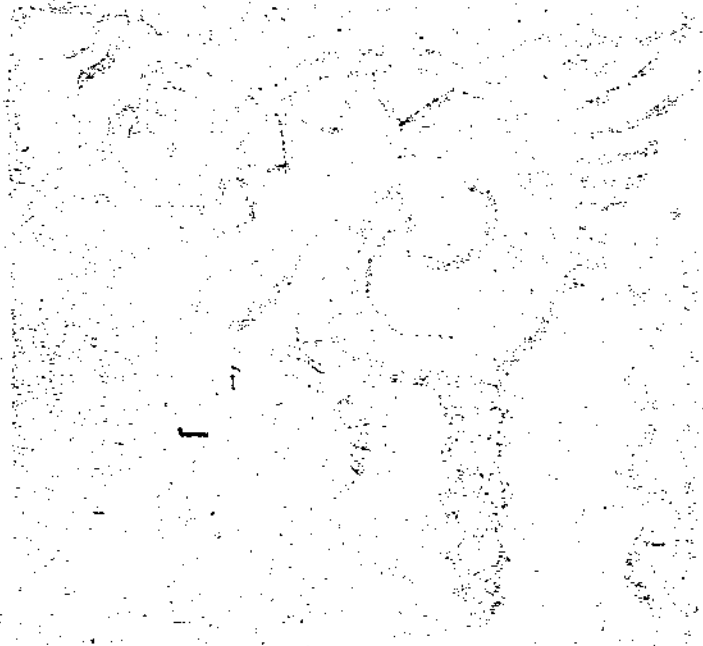


新刊
大月
刊

YWA

九卷
第一



燕京月刊第九卷第一期目錄

白爾魯氏 R. Pearl 對於優生學之觀察	李汝淇	1—20
研究希臘史的史料問題	薛澄清節譯	21—24
一九三一年秋季的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冰清合譯	25—53
中國合作運動發軔史略	朱義析	54—75
中國革命往那裏去？	芹園譯	76—80
馬克思底農業理論與實施	可濁譯	81—91
銷沉	和泰	92—108
開演以前	爽喁	109—120
獄痕	藹蓉	121—127
姊姊	素菲	128—131
讀離騷	舒遠隆	132—138
乘風而去	沈煙舫	139—140
詩——		
悼亡友朱淑璠女士	李素	141—142
煙	霏君	143—146
聽哪，血鐘在響	藹蓉	147—148
暮春	李素	149
閨思	韻	149
贈甌君	屏黛	149
詞——		

燕京月刊第九卷第一期目錄

春晨閒步達園.....	滕白也.....	150
無題.....	前人.....	151
漢宮春.....	李素.....	151
浣溪沙.....	前人.....	151
憶江南.....	前人.....	151
浪淘沙.....	秋英.....	152
編餘.....	編者.....	152

白爾魯氏 R. Pearl 對於優生學之觀察

李汝祺

自高自重可以說是人類底天性。世界上無論何人，要是謗壽他是最下賤的，或者是最不如人的，他一定有反感的表現；就是我們常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哲學來自慰，何常不是一種反感呢？

自從有家庭的組織，血統的關係後，這種自高自重的心理遂由個人而擴充到他底家族上去，在知識階級裏尤為顯著。他們往往以為他們自己的家族比別人的優異而卓越，由此再進一步的想，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由於血統上的優異性得來的，這種的優良性是由他們祖先遺傳來的，他們的責任是仍然把這優良性傳給他們的後代，以期他這一種一族能保持在社會上已得的優越地位，同時還求一代代地發展。

所以自從人類的知識開拓以來，凡是有思想和有知識尤其是有操縱統制大權的人們，其惟一的野心是把他們底物質上精神上種種優越的地位，整個的傳遞給他們的後裔，希望他這一族一系永遠能夠在一

個種族裏或一個部落裏佔據重要的地位，『萬年不朽』的勢力。因此世界上遂有慘感的，流血的家與家之爭，國與國之戰，造成了人類的互相排擠，互相併吞的歷史。根本上說來，最初的種因不外是這一個自高自重底人類中的一個特性。

由一個天生來的特性，漸漸變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從古至今，人類中多少競爭，多少運動，多少經營，多少改造，都是起源於此。就是晚近所倡興優生學者，何常不是如此？優生學的運動可以說開始於古希臘，埋沒於中古，再起於英國，倡興於美德諸國。由是觀之，關於優生觀念最切者都是曾經或正在稱霸一時的強勝國家。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祇有最佔優越的民族是最關心於充實內部的問題，以期他們現有的地位不致為潮流所淪落。

近幾年來我國社會受美風之燻染，對於優生問題亦發生不少興趣，論壇上常有人發表議論，不過這些文章大多近於議論性質，事實方面每感缺乏。曾憶及在一九二七年柏林遺傳學家國際代表大會上美國遺傳學家白爾魯氏讀過一篇論文，對於優生學說很有一番討論，關於優生研究的事實方面，大有所貢獻。茲不揣冒昧，把牠介紹給我國學者，作為提倡優生動運者之考證。

白氏的優生論大約可以分作三節，第一是他對於優生運動創始者的批評，第二是他對於當今優生學家所主張的批評，第三是他本人關於優生研究的工作。所以我們要明瞭他的立場，我們應當對於優生運動的歷史上的背景有相當的知識。

歐洲底文化起源於希臘，當希臘全盛時代，大哲學家柏拉圖(plato)對於一個種底先天優良性特別注意，在他那篇國家組織(The Republic)的文章裏，他就把我們現在所謂優生學的思想，早已發表出來。柏氏對於優生運動完全是積極的。他底主張以為一個國家對於種族

的改良，應該設法鼓勵牠的發展，不然則優秀分子將不敷分配，國政不舉即滅亡之先聲。

希臘以後，柏氏這種思想雖然充滿歐洲中古時代，並且有人崇信優生說如一種誠命，不過仍是一種抽象的說法罷了。一直到晚近時代纔有了科學的根基。英人高敦（F.Galton）在十九世紀中間可以說是最初以科學方法研究這種問題的人。他研究的方法，第一是蒐集材料，然後加以分析。高氏之所以對於研究人類遺傳問題有興趣者，其背景還是優生學；他想用種種方法，用盡心力來找出人類的遺傳定律，俾得以有條理的有知識的科學方法促進人種改良。

以他的著作，他的影響來看，高敦的的確確是優生學說之創始者。白氏對於他的評論如下：

「在高敦著作裏有兩件事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一，客觀的研究法；二，關於優生學說底宣傳。前者是根據事實的，後者是以感情作用的。高敦對於這兩項，在他當時可以說是完全成功。在高敦底工作裏，他底風行一時的傑作，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與天然遺傳（Natural Inheritance）可以說是屬於第一方面的。在第二方面，他最大的勝利就是優生教育學會成立於倫敦。現在這個學會已經變為一個模範學會，因為同樣的組織已經遍佈於世界各國。

高敦研究人類遺傳的方法，根本就是統計的方法。現在生物統計學就發源於此時。他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研究他所蒐集的材料。在他著的那本遺傳的天才裏，他用的方法是統計許多有聲望有高位的家族底人，他相信這種計算法可以證明以上各種人底祖先，親戚，及同族的人總較常人底親戚或家族之優秀者為多。他這種的結論已為世人所公認，因為後來的人用同樣的方法研究同樣的材料，所得的結論往往和高敦底一樣。我們對於高氏底結論沒有什麼疑問，不過他用的方法

有許多不能使人滿意的地方。

高敦的第二種研究與方法，由他底天然遺傳這本書上可以看得出來。他預先選擇幾種形態上的特性，在本人與他底祖先，親戚，及族人，完全有客觀的方法秤量出來，而且秤量得非常詳密：然後用相關表（Correlation Table）來比較本人和他近親之身體上，形態上的變異。譬如說，父親軀幹的高矮和兒子軀幹的高矮，有沒有一種遺傳的關係？在相關表上，他能證明這種近親形態上的關係常常是積極的，他底關係是很有道理的，很有秩序的，那就是說近親的關係極深而遠親的關係較淺。這種結論引起了高敦祖先遺傳的定律。（Law of Ancestral Inheritance）這種研究法在皮爾遜（K.pearson）指導之下進步很快，幾乎成了我們現在研究遺傳學上最緊要的工具，就是所謂生物統計學（Biometry）

總而言之，高敦對於研究遺傳學的工作，本來是太早，致不能十分澈底。他沒有想到在後來的遺傳學上又有兩種基本發明。發明的是誰？是曼德（G.Mendel），是舊漢生（Johansen）。他兩人底工作在根本上給我們一種新簇的思想，在遺傳現象上加了新解釋，而且在方法方面也因此而開拓一個新途徑。他們底主張是一個生物底表面上的形態，特性並不能作拋固有的特性之保障。譬如說，有一個黑色母雞和一白色公雞交配，他們產生的小雞也許是花斑的。反過來說，黑色母雞和白色公雞底自己的父母也許是花斑的。再舉一個例子看，一粒顆粒大的豆種在田裏，其收穫也許比顆粒較小的豆子底收穫還要小，這也是常有的事。從這兒可以曉得父母底身體、特性和子女底身體、特性之關係，並不是依仗着外表的勢力，實在是根據內含的遺傳上的組織，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因子』。這種因子是包帶於生殖細胞裏邊，逐代相傳的。在這一點裏就可以看出曼德底學說較高敦底為精密。

用高敦底方法來研究人類底遺傳，關於遺傳機械上的論調，是不外以上傳下，以前遞後，優秀父母恒產生優秀子女，優秀父母之子女較常人的子女底發展的機會更速而多。這就是我們現在優生學說之基礎。如果能夠選擇優秀的人類來鼓勵他們生殖，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最完善最優良的種族。高敦的學說大體不過如此。可是舊漢生所證明的更爲清楚：生物遺傳的方法並不完全同高敦所主張的一樣。凡一粒豆子價值的保障，並不完全依仗他本身的優美，還須有他後代的優美方爲上品。換句話說，生物之價值是由果可以知因，由子孫可以測量父母的。要知優良的豆子固可收獲優良的豆子，同時表面上稍差的豆子也可收獲優良的豆子，結果所獲的相同。在美國美音省農事試驗所(Maine Experimental Station)研究母雞產卵的問題，也得到同樣的結果。起初每季選擇產卵最多的母雞使牠們傳種，歷有十餘年之久，至終毫無效力。不只如此，在選擇時間，這種母雞產卵的數目平均起來，祇見退步而不見進步；可是後來用原來的那一羣母雞底後代，換一個方法試驗，選擇還是要選擇，不過選擇底標準不是以一個母雞本身產卵多少爲標準，而是以牠所生出的第二代小母雞產卵的數目爲標準。用這從下測上的方法來選擇上一代的母雞使牠們繁殖，試驗的人居然能把一種母雞的產卵量數增多，並且永無退回原狀之慮。以上種種可以證明出一個生物底本身優美和牠產生優美的後裔，完全是兩件事，不一定有連帶的關係。』

以上所說的是白氏以現在的眼光來回顧優生學說與優生運動開始的人。評論上可以看得出他批評高敦底主張的嚴格。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爲要根本推翻優生學說原來的定義，優生學家基本的主張。他的立場根本上就和當今所謂優生學者處於對敵的地位，所以他以下的對於現今優生學者之評論更不留餘地：

『優生學在現代的工作，根據高敦，還是有兩方面：一，研究人類的遺傳；二，宣傳的工作。因為有曼德底發現，研究方面自然同以前稍有變更。現在優生學的研究工作，不外以下幾項，先蒐集人的家譜，再選幾種特別性質，如壑唇(bare—lip)，骨節病(arthritis)，禿頂(bald head)，以及音樂，藝術的技能，甚至於貧窮等都在蒐羅之例。然後再加以分析，分析的方法有兩種：第一是生物的統計，測量親族關於這幾類事項變異的現象，他的原理與高敦所創始的一樣；第二是直接從曼德的定律所產生的，想從家譜裏找出幾個簡單的曼德底比例來(Mendelian Ratio)，這第二個的方法很有幾件事發明，可以證明人類之形態，特性也是依着曼德底定律遺傳的。其中最清楚最明晰的例子，如扁血球的缺血症(Sicklecelled anaemia)，如缺指症(brachy dactyly)，如色盲(Color blind)，如眼球的顏色(Eye color)，如夜盲(night blind)，如血組(Blood groups)，等都可以證明遺傳的機械，在原理上，人類與動植物是完全相同的。換句話說，人類的遺傳和其他生物的遺傳是遵照一樣的定律而行的。我覺得這種證明是我們學術界在近二十五年來最大的一種貢獻。

從以上幾個很簡單的特性，我們可以推論關於遺傳上更複雜的特性。在理論上他們底遺傳也應該按着曼德定律而行的。不過在人類裏我們不能用試驗的方法來研究，因此就沒有相當事實的證明，所以在我們的推論上務必多加謹慎。優生學在近來對於研究方面起了好些糾紛，糾紛的原因不外乎是：有許多急進份子想把很複雜的現象，如貧窮(Poverty)，如瘋症(Insanity)，如犯罪(Crime)，如娼妓(Prostitution)，如毒癩(Cancer)等，用一個因子或兩三個因子來解釋，他們的這種辦法，未免由科學轉到理想的曼德機械，自然糾紛日多了。不過把以上的不易解釋的現象拋開，我們覺得他們的發明雖然不是用實驗

方法得來的，然而也不能說牠們是絲毫沒有價值。要知現在這種研究正是招展時期，凡蒐集人類中關乎種種特性的家譜是一種有用的工作，我們應該鼓勵之促進之。

現在我們再轉過來對於優生學實用方法再攷慮一下。從前已經提到，優生學的宣傳方面向來是與純粹研究方面並不相背的。在晚近這兩方面的界限，已逐漸取消而混成一個。所以優生學的文字差不多全變成一種混亂的，沒有根基的文字，滿幅儘是感情作用，引起種族間，階級間的忌怨。我們覺得最不應該的是著者認為他們所說的是合乎科學的，更不幸的是讀者竟公認牠是科學。爲了這個原因，真正科學家及遺傳學家應當對於他們應同人負責。換言之，我們現在對於優生學宣傳方面，應該加以公平的，深刻的審察。

現代優生學底文字，用不着去詳細地調查，他們所說的大致不外以下幾點：

一。一切人類重要的特性，無論關於德育智育體育，完全是以先天決定。這種特性在子女和他底父母應該是一樣的，至於其他環境勢力，雖然也有少許關係，而在一個種族的觀點上看起來比較着不算重要。

二。根據以上的說法，既然優秀的人種一定有優秀的後裔，卑賤的、殘廢的人類一定也是生卑賤的、殘廢的後裔。爲一個種族發展起見，應該用種種方法去鼓勵優秀的人民加倍地繁殖，庶乎退敗的人類逐漸減少，以至於消滅。

三。有的種族是較其他種族優秀，這優秀種族不應該與退敗的種族互相聯婚，最好兩造不相往來。所以在一個國家移民律裏應該有禁止這種份子入境的明文。

至於我們問他優秀的定義是什麼？他們的回答不外乎是：A：像

我們這種人；B：我所最歡喜的人。或者，從廣義方面說來，凡大學卒畢生，尤其是大學教授，凡是能在經濟上充裕的階級，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全是優秀人種。

這個關節常常使我們想到以前高敦和達爾文在一八七二到一八七三年的通信。那時，高敦想做優生註冊的工作，在他底理想上，註冊簿裡祇許優秀份子註冊，不許退敗的人享同等的權利。他同時寫信徵求達氏的意見，達氏很客氣的對此事不加可否，他的回信中說：『我想最大的困難就是何種人應該有註冊權，何種人不應該有註冊權。我們人類裏從健康，道德，智識上說起來，出乎中等以上的人是如何之少，並且決定以上種種的情形是何等的困難！』

晚近二十五年來，遺傳家最大的發明，就是證明一個生物的本身的優美與牠能不能產生優美的子女是兩體不連關的事體。我們拿幾個問題來問問自己，兩個藍色安得路生種 Andalusian Fowl 的雞交配，所產生出來的小雞，是不是完全像牠們底父母？絕不是的；無論那兩種生物底特性，祇要因子不純粹，生出來的子女就不能完全像牠們底父母。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那一個人，那一種階級的人，能說他們特性的因子完全是純粹的？舊漢生研究豆子所得的結果，給我們的教訓，我們就這樣地快就忘了，或者是優生學家們向來沒有聽說過。他們公開的演講，立德上的主張，以至於一切的態度是很容易看得見，他們是根據曼德發明以前的遺傳學說。最可笑的是他們所出版的書籍在頭幾章裏，總要把曼德遺傳律統統都舉出來，以後的幾章又極力主張社會學上生物學的一種學說，與以前所說的定律毫無關係，有時適相反，自相矛盾。

—我以為現在世界上能夠談到遺傳學與人事關係唯一的人就是毛爾根教授。在他著的那一本進化論與遺傳學(Evolution and Genetics)上

有以下的論斷：

『我相信人類有很多的特性，也許是可以遺傳的，不過我要說明現在我們沒有真正科學上的證據，好像試驗動物或植物那麼容易舉例，容易明白。我也敢設論把少數最敗劣的份子——不管他們是怎樣來的一除掉，普通的人類也許可以因此進步改良。這種事情在事實上已經做到，並且牠底範圍很廣，就是把殘廢的人，智識不健全的人分置於瘋人院裏，或另外一個處所。假使這種病症的特性是一種隱性的，我就不甚贊成把他們的親戚同時拘留起來；這種特性是一種顯性的，我也不贊成把他們的女子同樣地拘留起來。總而言之，這種的辦法是根據仁愛慈悲的原則，或者是爲我們自己的一種保障，原無所謂研究遺傳之意義。這種偶然的拘留於瘋院的辦法，到什麼地步，到什麼時期，可以把我們人類的有缺欠的份子減少，我想沒有一個智識充足的人能下斷語。

『尤其是關於這一個人種與那一個人種，到底那一個優秀？那一個敗劣？我們更覺得沒有把握，因爲所謂這幾個人種區分的界限，往往不是全是生物上的界限，乃是社會上或政治上的界限。他們之區分，有時因爲土地之不同，宗教信仰的各異，以及政治組織上的不同，很少是根據生物原理上的不同。這種界限雖是由歷史上因襲而來，可是一代一代是稍有變更的。像這樣我們武斷地說某一個種族如何不良，已屬不公，要是說這不優良之種族是由遺傳而來的，那豈不是更不公嗎？

『在每個人類社會裏，或一個團體裏，遺傳學家既然不能找出遺傳的根據，同時還可以看出他們之點與他們物質上的優劣，他們氣候之寒暖，土地之肥瘠，礦產之豐富，都有連帶的關係，並且與他們的風俗，習慣，信仰也有相當的背景關係。這樣說來。這問題不是更複

雜了嗎？對於解決這問題，似乎友邦親善的宣傳，比較種族優劣的宣傳更為好些』

本來人類是一種極複雜的動物，在他們的生產上由遺傳方面看來總有一大部份的特性是不十分純粹的。牠們因子上聯絡的範圍一定是很廣，無論那一種配合生出來的子女很少是一律的；因為因子上的結合有的是好的，有的也許是壞的，有的其表現的時期與環境的勢力很有關係的，有的其表現時期完全不受環境的支配的。遺傳的情形既如此，我們要以父母或祖先的性質作根據，預料他們底後裔底性質，一定失敗時多而成功時少，因為人類的特性永遠不合像雞與豆子那樣地單簡。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應該重新再把優生問題研究一下；尤其是牠們所根據的事實方面是應該重新攷慮的。要研究這問題，我們理當別開生面另採一個方法，不幸的很，人類的遺傳祇有一個研究的方法，就是根據已往的歷史上的事跡，作一種調查。在這一點上就是白氏以下所說的工作，似乎也脫不了這範圍，不過他所用的方法較為週密，擇的標準較為嚴格，而所獲的結論亦較為新穎，所以在我個人眼光看來，他的這一部份工作。很有供獻於我國家者之價值：

『在我(指白氏言，以下仿此)這裏所研究的，第一我要預先聲明，就是所謂優秀份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其在生物學上的地位不同。現在與已往歷史上的人物，按社會上的地位看來。總算是很多優秀的，不過讓我們想想，歷來這一般居高位握大權以及操縱人事所謂優秀階級，他們有多少優越的能力是先天就有的？往往他們所以能勝於常人者，不是由於金錢的勢力，就是有特別的機遇，或者是因父兄子弟及戚友的關係，以及其他種種原因造成的；這些時勢造出來的英雄，并

非他們來人有什麼生來的擅長。假使把這些人和普通人放在一起互相比較，再以相當的方法斷定他們的優劣，我們試想這些居高位的人有幾個是德智體三育較常人為優美？所以我們研究優生學的人，應當把先天的優越與後天的優劣分析清楚，在我研究的材料上也應照樣地分別等類。

第二我還要聲明一點就是避去主觀的見解，同時注重客觀的標準。往昔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說法往往不知不覺地積成一種偏見。所以普通的一種傳記，尤其是自傳，總是說本人的父母何等優上，何等秀俊，全是按一個方式下來的，就是一個人的父母、先人本來是通常的，作傳者却說得天花撩亂，好像不如此就失了常度。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加以特別注意和區分。

去年我費了很多的時間記載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版中的名人，凡有傳記越一頁以上者完全記在一塊方紙上，一頁以下者不錄，為的是比較嚴格一點，所揀選的人理應係歷史上最具有聲望的人物，並且在當時國際上是公認為有聲望的。設有人用同樣的方法從法國，德國或意大利的百科全書中找出來的名人，所得結果應當與我現在所選的相差不遠。

在每張方紙上有以下幾種記載：

- 一· 姓名與生日
- 二· 工作的範圍及因何而得名
- 三· 傳記之長短以千份之米特(m.m.)計算
- 四· 百科全書中他們的父母是否另有傳記？如有，其傳記之長短也以千份之米特算出
- 五· 這些名人的父母，是否可從別處證明係優秀的。若一名人的父親在另一百科全書中有傳記，那他可說至少有一個出名的先人

。這標準不能說太嚴格。因為在百科全書裏有長短記載者，前後共兩萬五千人，有許多短的傳記裏，好些不一定是最有聲望的；所以如稍有聲望就有相當的記錄。這一切小傳，我都調查過；不單如此，名人傳記本身我也詳細考慮過，是否有相當的事實可以證明他們底父母都是傑出的人材。

一切填寫清楚的方紙，共分以下三組：

- 一、統治者如皇帝，總統，教皇之類；
- 二、政治家如政客，外交家，改革家之類；
- 三、其他一切，這些人的聲望全係本人之優異得來的。

這三組共有一千零十二名，茲詳細列表如下：

類 別	數 目	生期之總平均
I 統治者	153	1589 ± 39
II 政治家		
1 真正的政治家	118	1747 ± 31
2 官員	44	1601 ± 30
3 海陸軍人員	46	1684 ± 67
4 政治改革家	51	1712 ± 50
5	11	1791 ± 24
III 其他		
1 美術家	65	1600 ± 16
2 音樂家	22	1789 ± 15

3 詩人	85	1585 ±	74
4 戲劇家	30	1593 ±	89
5 小說家	28	1804 ±	10
6 其他文學家	61	1684 ±	55
7 哲學家	63	1656 ±	96
8 算術家物理學家	42	1745 ±	78
9 生物學與醫學家	24	1775 ±	61
10 歷史學家	29	1338 ±	130
11 經濟學家	15	1772 ±	12
12 教主與聖人	37	1586 ±	116
13 宗教學家	23	1033 ±	127
14 探險與旅行家	17	1643 ±	94
15 學者	17	1540 ±	108
16 其他不能分類者	29	1552 ±	131
總數		1011	

我們現在既然祇能作局部的研究，所以我特從這三組人中選出三類人作以下的考慮。這三類人是哲學家，詩人，與科學家。我所以選擇以上三類人者，是因為他們底聲望是完全由於本人之能力招致而來的，毫無假借的。

哲學家，在英國百科全書中，按我們的選擇標準，共有哲學家六

十三位是及格的。他們的傳記的長短之總平均為 $1350.2 \pm 128.4m.m.$ 。這總平均數差不多有滿滿的四頁，可以證明他們確為世界上很有聲望的哲學家。他們的生日總平均數為 $1656+69$ 年。關於他們父母的事實如下：有十五位的父母不是知名之士，毫無記載，這可表明他們一定不是有聲望的人。除這十五位以外，還有四十一位大哲學家，他們的父母有一定的記載。下列的表格就是他們父母的職業。

職 業	數 目
小官員	6
牧師	4
織布商	2
高級官	5
大學教授	4
農人	2
商人	4
醫生	3
有爵者	2
紳士	4
鐘表匠	2 (其中有脾氣燥且放蕩不羈者)
兵士	1
總 數	48

在這四十八哲學家底父親中，兩個稍有聲望，且有記載。有一個底母親亦有傳記。在英國百科全書中，他們三人的傳記之長短平均為 $185.3m.m.$

總而言之，這四十八個人在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哲學家底父母中，多數是中材，優秀人材不過佔極少數，恐怕也有幾個是退敗的。要

說這六十三個最出名的哲學家都是從優秀的父母所生的，未免說不下去。按現在優生學的說法，也許有幾個底父母因形態上或智識上之不健全，應該分居別處，或斷絕其傳種之可能性，最少也許有幾個底父母必是被優生學家限制他們生產的數目。

詩人 在名單上有八十五位詩人，其間一個是女的，就是布瑞寧夫人(Mrs Browning)。他們傳記平均的長短為 $1097 \pm 86.0m.m.$ 。他們生期的平均為 1857 ± 74 年

其中有十二個底父親不知名，沒有記載在百科全書中，大約不會有聲望的，其餘七十二個底父親的分類如下：

職 業	數目
有勳爵者	12
商人	11
農人	8
牧師	7
高翁	6
律師	4
小紳士	3
書記	3
小官	3
詩人	2
高級官	2
其他	1
總 數	72

在這七十二個底父親中只有三個稍有聲望，在百科全書中有傳記，他們的傳記的長短底總平均為 $15,9,3m.mo$ 大約詩人與哲學家底父母

是相彷彿，而且他們絕對不是最優秀份子。

這兩種人不同之點是詩人底父親好像較哲學家底父親富些，因為有許多詩人是由有勳爵的人家出來的，良美家庭的環境與詩人之產出有極大的關係。

現在我們再來調查最末的一組——科學家。

科學家 把生物與物理的科學家言之，他們的總數為六十六人，其中四十二個是算術和物理學家、二十四個是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四十二個的傳記長短的平均為 $735.2 \pm 64.0m.m$ 。二十四個傳記長短的平均為 $693.5 \pm 58.5m.m$ 。四十二個平均生期為 1745 ± 78 年。二十四個平均生期為 1775 ± 61 年。

其中有十五個底父親不是知名之士，可以說不是有聲望者。其餘五十一個底父親分類如下：

職 業	數目
農人	9
牧師	6
有勳爵者	5
律師	4
富人	3
醫生	2
鄉紳	2
小官	2
鐵匠	2
軍官	2
織布商	2
教讀	2

天文家	2
其他	1
總數	51

在這五十一個底父親之中只有四人稍有聲望，在百科全書裏有記載，其餘四十七人，表面來，都是常人，其中也許有退敗的，由此看來，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他們遺傳的來源，不能說完全一致。其間有好有壞，也有界乎二者之間的。表面上看來，這一班大科學家底父母並非和常人的父母各異，可是在遺傳上，他們因子的結構較常人為優。

按我所調查世界歷來有聲望的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對於我們定的標準能夠及格的共有二百十四名，其中有十位是優秀的父母生的。換言之，這一班最有聲望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中等以及下等人的父母所生的。從此可見由普通人所生底最有聲望的子女比較由優秀父母所產生者多十九倍(95 : 1 = 19 : 1)，因此我們對優生學家所主張的說法不能不有懷疑之處。

優生學家自然可以說：雖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有聲望的人是從有聲望的父母所生的，數目不大，可是這是事實，不應該輕視。設使一般有聲望的人努力繁殖，一個種族總平均的水平線由此可以提高。不過有兩點我們要請優生學家注意：第一，這種說法站在生物學觀點上看來，確與事實不合，因為最新遺傳定律並不贊助以上的主張，由以上這種說法，久而久之盲從者日多，漸漸習焉不察，以為這些有名望的兒子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有名望的父母產生，有名望的原由完全是他們底父母的遺傳。這種論調沒有相當的事實證明。這些人之所以有名望，也許是因為他們自有生以來受環境的陶染，要知優秀的父母，有名望的父母，總較普通人能夠幫助他們底子女去上正途，作有

名望的事業。在這有名望的父母生的子女裏，優良的環境和他們後來的工作，到底有多大關係，我們在完全歸功於遺傳以前，尚須多加考慮。

第二，就讓高敦創之於前，及爾遜繼之於後的優生學統計法，在生物學合乎事實，並且他們在社會上嚴厲力實行優生學的主張，這，終久不會有好結果，到底能不能做得到是另一個問題；譬如說，有一個統計的優生學已經有二千年或三千年間之嚴厲地操縱人數的方法是祇許高上的人有子女，我們就讓他說如此可以提高人類優美的水平線，不過依我所研究的結果看來，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世界上歷來的哲學家，詩人，與科學家就不會全生出來，因為他們的父母既然是中等人，在優生學家統治之下，這些人也許不能有生產子女權，就是有生產權，他們生殖數目亦必受限制的。我覺得這個提高人類智識的代價太貴，何況我們對於提高人類的標準不一定有把握。從前已經論到晚近的遺傳科學，很清楚地證明，表面上的選擇與將來的結果是毫無保障的。」

以上一，二，三，三段（註一）是由白爾習優生學的論文，按原意翻譯出來的。第一段可以說是他對優生學創始者（即高敦）的意見，第二段是他關於現今優生學家所主張的一種批評，第三段是發表他個人關於優生學遺傳的工作，並說明他所以指責現代優生學所主張的原因。

去年又有一篇優生學的論文發現，著作者也是美國大學教授，康克靈氏（E.G.Conklin）康氏是胚胎學家，他底主張和普通一般優生學家所主張的同，對於白氏批評自不能不有所辯別。我以為他底答覆極恰當而又很圓滑，茲將原文上關於此點者譯述如下：

「以上是白氏關於優生學基本原理上最大的一個打擊，並且這批

評是由當代有名望的遺傳學家而來的，所以不容我們不有相當的辯別。高敦的祖先律地位固然是現在漸爲曼德律所侵沒，不過要研究一個很大戶口上的遺傳問題，高敦的定律仍然佔有相當的位置。按曼德律上說，「同樣不一定能生同樣的」這種論調，在狹義上的說法是不差的，可是用廣義的說法，在戶口的統計上，「同樣的產生同樣的」仍舊可以說得下去，何以呢？因爲我們改良家畜，五穀上，歷來這同樣產生同樣的說法是極有價值的基本論證，在曼德律未發明以前，農家用選種的方法，就是優良的份子繁殖留種，已經把很多的家畜，五穀改良到現在的地步，就是我們的鐵証。

關於白爾魯的結論，平常人已經產出很多極有名望歷史上的人物，比有名望的父母所產生者有十九倍之多。我們對他惟有以下的解釋：普通人比有名望的人，尤其是能夠合乎白氏的標準的，也有幾百萬倍，要知白氏所論二百一十四位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乃是由世界各國選擇而來，他們前後相隔的時間也有二千年到三千年之距離，在這廣大的版圖裏，極長的時間中，最少也有十萬萬的父母在那裡產生，我想這是很穩健的猜測。假若這十萬萬做父母的，全能按一與二十之比例(5:95=1:20)，產生大哲學家，詩人，科學家，這樣他們的總數應該有五千萬人，絕不祇二百十四人。

晚近遺傳學固然是清楚地證明高上優秀不一定永遠需要高上的父母產生，同時亦不主張高上優秀一定要從平常人產出。至於說何以中級的父母較高上的父母產出優秀的份子爲多，我們祇有一句話來答覆，就是中級比高上的父母爲數太多的緣故，所以產生優秀子女的機會也較多。總之，天才之所以成就，原因雖不一，可是最緊要的原因之一還是遺傳。」

由以上看來，可見優生學與遺傳學兩方，各持其論，不相上下，

也可以證明，在人類遺傳裏，先天與後天俱有相當的勢力，因為凡關乎人類的事實，我們無法實驗，其複雜的情形，我們也無從研究，就是偶然有關於這類的文章發現，其中所引出的證據能像白氏這樣的已經不可多得，無奈這些事實也絕不是水洩不通，無隙可乘的，所以結果這問題在科學上無討論的價值，仍是一種打『筆墨官司』的材料罷了。

白氏的論文在國際遺傳學家大會對世界各國的代表宣讀。康氏的答覆是在美國生物學家所集選的人類生物學上發表的。或者他們對聽者讀者之觀念不同，所持的論調未免想有以迎合他們的意思，亦未敢一定。總而言之，以我們現在研究程度而論，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遺傳學家，對於人類的遺傳以及優生學的問題是胸有十分的把握與成見的。就我個人看來，這就是我們一般生物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暫時應持的態度。

註一：原文共六段在Zeitschrift fur Induktive und Vererbungslehre Supplement band 1 261—282頁發表，就其原意縮成三段，著者以為這種辦法無害於原文，且較為清楚明晰，此點仍請閱者鑒正之。

註二：原文見Human Biology and Rocial Melfare;24章:566—588頁

菊

——燕 呢——

西風斜雨近昏黃，寂寞東籬徑半荒，
落盡丹楓秋已老，傲霜惟有此花芳。

研究希臘史的史料問題

G. W. Botsford 著
薛澄清節譯

研究希臘史，其重要史料計分五種：（1）希臘人文學作品，（2）石碑上的刻文，（3）草紙上的文件及信札，此等資料，大部分為最近在埃及所發見者，（4）地理方面學識，關於構成希臘經濟上社會上及政治上各種現象之主因，此亦可為解釋之一助，（5）新興之一種科學，即考古學是也。……凡書本上史料。須辨明其為（1）與史事同一時代之人所寫，抑或為（2）事後寫成之史料。與史事同時之人，各種情形，經親眼察見，其所寫成史料，自較後人為詳盡；然後人對於往事之研究，常有比較近於批評的態度，故其著作亦頗具有價值也。……

關於 Cretan 及 Mycenaean 文化，以考古學上材料，為史料中之最重要者。考古學上材料之外，傳說一項，以及古時各種制度遺留於今世者，亦皆可為研究之助，惟吾人須知：傳說一項史料，以及考古學上材料，俱不甚足為憑藉，故研究希臘歷史，殊非易易之工作也。

書本方面，荷馬時代，有荷馬的 Illiad 及 Odyssey 二史詩，可

資採用，關於荷馬個人之事略，傳說紛紜，莫衷一是；然總其比較可靠者言之，荷馬當為紀元前八百年前後住在小亞細亞 Smyrna 地方或 Chio 小島上之一詩人，其所作二史詩。描寫當時各種情形頗詳；或有人謂該二史詩非荷馬所著，乃係一種口頭上傳說，一代傳諸一代，其後有人為之彙集於一處，而成今日之二史詩焉。

荷馬過後，以吾人今日所知，史料一時暫缺。約紀元前七百年前後，希臘比較進步之城邦開始記作史錄，此時史家，因受環境之策勵，詩興大發，一時文學作品極多，詳述當時各種情形，斯誠研究希臘史最有價值之資料也。茲為言之如下：

詩人當以 Hesiod 氏為最早，氏約於紀元前七世紀居住在 Boetia。其所著『Works and Days』一書，描寫希臘鄉村生活，比較任何文學作品為詳。此外，紀元前六世紀中的詩人 Solon 氏，其所作詩，亦可資參証，合 Hesiod 及 Solon 二氏詩讀之，則當時希臘農民如何受貴族之壓迫，自可明瞭也！……………

迨紀元前五世紀，則以詩人 Pindar 之作品最為重要。……………與 Pindar 同時，有 Aesnylus 其人者，所作戲劇，吾人亦可取為資證。……………過後。Sophocles 所作戲劇亦甚重要，而 Euripides 氏更能以深刻之筆致，描寫當時人心，論者稱其為雅典之沙土比亞，此吾人不可不注意之事也。

與 Sophocles 同時，尚有所謂「歷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 的 Herodotus 氏，希臘與波斯之戰，吾人賴氏之著述而知其詳，又氏之文筆亦極為佳妙，總其作品而衡之，後部實較前部有價值；吾人稱之為「歷史之父」，氏誠可當之而無愧也！

Herodotus 史書正在編著中時，希臘史上所謂『Peloponnesuan War』者，即於其時開始焉。按為此次戰爭編一詳細之歷史者，係希

臘史家 Thucydides 其人。氏曾以編著此史之意旨，方法等告吾人曰：『凡余書中所有述作，一言一語，若非爲余親身調查之材料，即係詳細查問自他人；惟此種工作，頗爲費事，蓋人言人殊，是非有賴決擇故也。……余著此書，願垂諸永久，留後人參考，非徒欲爲人傳誦一時而已』氏以此自期，故其著作，視 Herodotus，能較爲深刻而且哲學的也。

自 Thucydides 至 Xenophon——即自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此時間文體有一種新變化，經驗豐富之 Xenophon，其爲文也，詳記希臘人之性格，實予吾人以絕好史料，其 Anabasis 一書，尤爲具有價值者又其 Hellenica 一書，係將紀元前四一一至三六二此四十餘年中希臘政治上及軍事上各種事蹟，作一紀述。此外，Xenophon 尙著有二書，一爲 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又一則爲 The Economist……

關於紀元前四世紀之史蹟，則絕好的史料，爲當日演說家之演講詞，如 Demosthenes 氏，即其尤著者也。……

希臘政治瀕於衰敗之秋，即爲希臘哲學勃興之時，其中大哲學家，如柏拉圖，如亞里士多德，皆鼎鼎大名。人人盡知，無容詳述者，柏拉圖爲人富理想，亞里士多德則略少創作天才，而獨具有系統之資質。前者之名著爲 Republic（共和國，按已有中譯本）及 Laws；後者之名著爲 Politics 及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此書原稿一八九零年有人爲之發見於埃及）。希臘之古典文學（Classical literature），至是遂告一段落焉。

史學界之中，此時又有一著名人物，即 Polybius 是也。氏生當羅馬侵略希臘之時，其間史蹟，件件目睹，故其著作詳而且確。又氏每詳述一事，必論其前因後果，態度純正，誠吾人今日所謂「新史學

』(New History)之先導者也。

Caesar 時代，另有一希臘史家在焉，其名爲何？曰 Diodorus the Sicilian 是也，Historical Library 爲氏之名著，此書乃敘述古代至 Caesar 時代之變化，記載未嘗不詳盡，足資吾人之採用；然氏昧於史法，對於史蹟之前因後果，不知加以查究，此氏所以不得稱爲良好史家也。

羅馬人頗喜著述希臘人史事，如 Nepos 者其明例也。氏之著作雖曰不佳，然有若干希臘名將之史蹟，吾人却賴氏之記載而知之也。此外，有 Trogus 其人者，曾以拉丁文作一史書，記述史事，自古代至其時代……

與 Trogus 同時，又有 Strabo 焉。氏以希臘文著一史書，全書計十七冊，誠偉作也。

此外，著名之傳記家 Plutarch 氏，吾人亦應於此一提。其 Lives 一書，極受希臘人與羅馬人之歡迎，雖曰，氏缺乏史法之訓練(Training of Historical method)，然其傳記一書，實希臘史史料之寶庫也。

最後，尙有三事，吾人亦須注意：即 Arrian of Nicomedia，記述亞大山大事，成書名曰『Anabasis of Alexander』；Pansoarius 記述關於希臘之考古學，神話學諸事，成書名曰『Guide to Greece』；Diogenes Laertius，記述希臘哲學家事，成書名曰『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是也。……

(上篇原文，詳見 G.W.Botsford 的 A Source Book of Ancient History,)

二十一，四，二十七，燕大一樓。

一九三一年秋季的 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至十月二十五日止)

窩爾加著

冰清合譯

(甲)國際金融的危機

信用危機的性質之改變

目前金融危機的動力

金子在危機裏的作用

英國的金融危機

德國的金融危機

法國的金融危機

美國的金融危機

(乙)普通之部

(丙)特別之部——德，波蘭，法，意，英，美

(甲)國際金融的危機

經濟危機已經走進了一個更深的悲境。牠現在已擴張到大不列顛——那裏甚至使金本位取消，金融的危機可以說是幾乎流行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不管美法二國具有巨大的信用，積聚了一萬萬三千萬鎊，以達其維持金本位平衡的目的，英國之被迫而取消金本位，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變。蓋此並非英國之單獨現象，而是目前經濟危機裏，所有資本主義戰線上的軟弱部分曾經體念過的金融危機鐵鍊裏的一環而已。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鍊索中，其受嚴重影響的主要幾環要算是澳大利亞，亞根庭，中歐的奧，德及匈牙利，跟着是南美的智利與巴西的不能清償外國債務，隨後就是英國金本位的跌落，而英國金融恐慌的結果，又多少波及丹麥，瑞典，挪威和那包括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整個大不列顛帝國。重複一句，大不列顛的金融危機是一個在世界史上有特別意義的事件。牠在國際的經濟上，比德國之無力償債是重要得多的，這不但因為大不列顛是佔有人口四分之一之龐大帝國之核心，抑亦由於金鎊是國際貿易，航海，銀行及保險的主要通幣。同時，那些國家——如法美——現在表面上多少還未波及，她們壟斷全世界的大部金子，但她們遲早也將會被拉進這國際金融危機的漩渦，雖然其走進的道路不是一樣。從金融危機的傳播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看來，就是一九三二年的經濟情形，大約仍是沒有實地改善的機會的。

信用危機的性質之改變

在從前的經濟危機裏，信用危機常是緊隨着那到了尖銳的一段危機而出現。然在目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信用危機的完全發展是需要有二年的時間，這不能說是一個單純的暫時延慢，而是構成信用危機

的性質之整個改變。爲了估計現時資本主義的地位，對於這種改變之相當瞭解是特別重要的。從前的信用危機，是基於商業興隆與過分投機的先期之上。在一個興隆的無限延長的希望裏，各個資本家的企業，拼命伸張他們的信用。蓋當市場已經積滯的時候却爲屯蓄而生產貨物，憑其信用之過度剝削，以完成其已經開始的投資事業，並用高度投機的利率的信用去購買押品。從前的信用危機，當生產過剩危機開始時即已發生，牠是預定替誇張的生產及有限的消費之極端底矛盾，盡牠一部和解之作用，那種矛盾在興旺時期是增至最高度的。信用危機的發展，使無數的企業不能不停止出產，並使供給大大地減少。因而許多企業不得不用任何代價，以除去其剩餘生產，信用危機惹起迅速的跌價，這樣一來，市場供求的平衡之恢復是要快些，因此，遂將從危機到蕭條的過渡縮短了。故從本質上說，從前的危機是那時情形的救濟，與一般危機過程之縮短。不過，現在的金融危機，只有一部是經濟地建築在興旺的前期之上，其大部分却是發生於經濟危機的本身，牠起於經濟危機之奇異毒害，而這種經濟危機，是基於資本主義之高度壟斷的形式之上，並且和資本主義社會一般危機的時代，是相符合的。所以目前的金融危機不是來救濟經濟危機的進展，或使其過程縮短，而是來加深及延長此過程。

目前金融危機的動力

爲一般的金融危機的發展，作出世界經濟動力的一個大綱是可能的。牠的起點，是農業危機，而農業危機在與經濟的普遍危機聯繫上是非常地加劇了。農產物與原料之可驚的跌價，減少了一半甚至於一半以上的出產，而這出產本爲那些農業的及生產原料的外國，在他們世界市場底產物上可以獲得的。舉個例罷，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澳大利亞出口總值爲一萬萬四千一百萬金鎊，至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却

減至八千九百萬金鎊。這種情形在最多數的外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都是差不多的。所有這些國家，都是負外債很重的。就是在經常的境況之下，如果不用新公債及資本輸入等方法去填補，則其還債的平衡，尙覺無法維持，現在自然要更加飛速地敗壞了。同時，在這些國度裏，經濟的危機又引起資本輸入的停止，因為鑒於農業的困難，所以生產的主要部門，私人企業的信用能力，鐵路，市政團體及政府本身，皆迅速地衰敗下去。因此，爲着要免去那債債平衡的破壞，除了支付金子或國家爲貨幣跌落而破產外是無別路可走。在危機的過程中，雖有大量的金子從負債國走到債權國裏去，然而負債國內的金子太少了，不能使債債的虧空，在任何長久時間內用金子支付去對消。從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的二年中，大約有一萬萬五千萬金鎊，或世界金子總數十分之一，是由負債的國家手裏轉到他們的債主腰包。在今年，這種過程是在繼續地增加，尤其德國的金子，是常往外跑的。由於外洋各國所有的金子，不夠填補債債平衡的虧空，農業危機的加劇，必然引起澳大利亞及阿根廷通幣的跌落和外債償付的停頓，——及和外國的關係上，引起巴西智利與烏拉圭的破產。與此携手並行的，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的種植及開礦企業的出產之銳減，股份市價之低落，和上述企業信用能力之損失（這一點在債權國本身也是如此的）。同時，金融與信用危機的經濟先決條件，也是在工業國裏發展的。在經濟危機本身的進程中，壟斷資本製造了信用危機的一個新的基礎。高度進步的生產技術，（在生產各階段裏）嚴密的技術聯絡底系統，航運的系統等，使任何出產限制，斷然地引起主要開消的非比例增加。這種情況加以那國際市場上各國壟斷中不可避免的競爭，使生產在危機的時期裏仍然超出消費，賣不出去的剩餘貨物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許多重要的工業部門直至最近還是不斷

地增加。據『哈佛經濟服務』（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每週報告），以今年六月底與去年六月底的世界積貨相比，有下面百分量之增加：樹膠二八，棉四〇，絲一〇·二，毛二四·五，麥三二·七，糖一五·七，咖啡二〇·七，錫二一，銅三〇·五，鋅二二·八，鐵礦一一·七，別種部門，如編織，皮及皮貨，與動物的產物等，其在美洲的積貨確是減少了，不過現時可以出賣的貨物，却是比危機開始時為多的。當着價格不斷低落（不管壟斷的怎樣努力去維持價格）的時候，這種產物的堆積，乃等於工業資本之不能從貨物轉變到貨幣的部分之增加，所以各個工業家遂漸漸不能將賣貨所得去支付他們的開銷。同時由於價格的銳跌，賣得之款，再不足以償生產成本，故許多部門是虧本的。因此，信用危機的前提是在經濟危機的進程裏面的。不但如此，生於金融危機本身的新因子，可由國省市預算之可驚的及每年增加的虧空表現出來。這個國家收入銳減的自然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支出與收入相符，惟有加緊剝削工農或能獲得。預算的可驚虧空，推倒了國家的信用，並在一般的金融危機裏構成一種新的重要原素。最後，在現狀下的政治形態，是特別重要的。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時期，即是社會革命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秩序是被搖動着。因此，資產階級於每次階級鬥爭高漲時，即報以更多的收回資本，或將資本運到較安全的外國去。在從前的危機中，當經濟恐慌開始，信用危機繼至時，二種平行的過程是該看清的：第一，市場上的供求，有了新的平衡及減低恐慌的過渡，這過渡是為達到恢復新時期之一個保證。第二，信用危機這樣的進行：根基不固的企業倒賬了，強固的得以幸免，在恐慌減低或恢復過渡，已有其他保證以前的片刻，信用危機即過去了。至於誰是可以信任，誰是不能信任，那是極明顯的。因此，假如得到了別的保證，則新的信用擴展，即可實現，為着使蕭條回復

到興旺，信用系統的改造與信用之量的擴張乃係不可少的二個保證。即使假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大體可以渡過目前的危機。要想將現時完全倒台的信用系統使其恢復，以至於促成在國內國外重新拓張信用，顯然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的。別的理由暫且不管，信用危機暴發底二年的展緩：不但將使目前尖銳危機至少延長十二個月，而且現時倒台的信用情況下，從蕭條到復原的過程，碰着阻礙。所以，尖銳的危機與跟着牠來的蕭條，將是不可避免地被延長下去。

金在危機裏的作用

在他的著作裏，馬克斯再三指出金子變動在各種產業週期期間內的作用。當興旺時期，只須信用構造仍是完善，金子始終是站在後面的。那時資產階級看不起金子，因為他不適於剩餘價值分配之用，所以資產階級的格言是『只有貨物是金子』。然在危機到來，貨物賣不出去，以及巨大信用倒台時候，唯一不變的價值形式金子，却就站在前面了，因此他們現在就叫『只有金子是貨物』了。在目前財政危機極度發展的時候，金子作用之變動是特別明顯的。而各國金子分配之不公平，使這變動更加昭彰。美法二國之貯蓄三分二的現金，或各國金子之不平等分配，不過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底一部。一方面資本主義為產量之無限擴展而掙扎，而同時在這社會裏，消費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一般危機下，這種矛盾有將成為不斷的傾向，即在興旺期間，也不見得會消滅的。資產階級——特別在高度進步的工業國家，如美德法等——所以要用高度保護稅率，去苛刻限制外國製造品進口；因為農業的恐慌，外國農產物的進口，也受了同樣的限制。美法二國之清償平衡的優勢，主要的是由於他們在國外的投資。因為他們不許負債國用貨物付利息，故金子不是流入他們國裏，便是被用為資本輸出，自然一般的經濟危機與特別農業危機發生，國外投資變為無利和危

險，而且金融恐慌的進展，使國外的短期投資，流回原屬的國家。在這些情況下，金子之向着主要的債權國前進乃為顯然不可避免的現象。庸俗的經濟學家，常常易將因果混雜，對此事件，亦是如此。如 Keynes 領導的一個『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學派，竟把金子之不平均的分配，當作經濟恐慌的要因。無疑的，目前危機的原因，並非金子之不平均的分配，而是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和現在為金子分配不平均底原因的經濟危機。在目前金融恐慌時期，另一重大改變，正在到來。資產階級金融藝術的一種功績，即為戰後之從金本位轉變到虛金本位。這種改變的要點，在於允許中央銀行（法美二國例外）將金子及國外滙票並用，以維持牠們各行的通用貨幣。惟該滙票，以能兌換外國通幣及記有頭等銀行的簽許認支者為限。這一改變，是基於金子在實際上是多餘的觀念，認定只為適應國際貿易的清償平衡，才是需要金子。不過要達到此種目的，外國期票是與金子一樣合用，再者期票可以產生利息，而金子只可藏於紙幣銀行的地窖，不能賺得利息。這種推論，在平常是很正確的，然若用於危機時期，則是完全錯誤的。假定英吉利銀行據有德國期票，帝國銀行（德）據有英國期票，且各以此為維持鈔票之用，再假定英德二國同時皆是金融危機的犧牲者，則虛金本位系統必然破產是很明白的。因為德國之不能償還外債，使英吉利所存的德國期票，不能在國際貿易上兌換金子；同樣，德國帝國銀行所存有的金票，由于金鎊的跌落，亦受很大的損失。自英國取消金本位後，各國中央銀行，有拋棄虛金本位的強大傾向，牠們盡可能地將據有的外國期票，換為金子。（註一）金融恐慌愈是深刻，則金子愈將變為流出的貨幣，而為整個資本主義信用構造基礎之金子的作用，亦必更加減縮，雖然由于金子為價值的唯一不滅形式，而其作用也相當地漸趨顯著。如果人們收集紙票，以圖換得人人願意收藏

的法蘭西銀行底金塊，不過證明維持價值的唯一不滅形式之必要，爲資本主義所深知而已。爲着使資本的價值得以保持，資本剝削是被在咒罵。這是一種野蠻的收藏金銀的形式之隔代遺傳啊。各國政府，發鈔銀行以及私人銀行之盡量努力收集金子，其結果可從美國金子之鉅大的流出裏認識，這種流出，是跟着金本位的大失敗而來，在三星期內，美國聯邦銀行的金子，減削了四萬萬五千萬元。（其中一部並未運走而只暫時割歸外賬項下）這一金子流出，其最大部分是走向法荷及瑞士等國。若與美國可驚的金子積蓄相較，則這種減削並不重要。不過紐約聯邦銀行，竟將滙率提高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五。及十月十六日又增高至百分之三·五。不久法蘭西銀行亦照樣將滙率提高至二·五。這證明金子的爭奪是如何兇猛地在進行，雖然法美二國本身據有的現金，或與所有其他國家的現金總數相較，都是碩大無比的。

英國之金融危機

『英國金本位之停止……表明世界金融的及經濟的進步時代之告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經濟雜誌）

我們第一先要瞭解的問題，是何以一個據有最大外國投資的國家——大約由三千至四千米哩盎金鎊——竟不能保持她幣制的穩定？在研究主要的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反對下列的觀點：——以爲英國之廢除金本位係出於大不列顛資產階級之自願，係三思而行，或不一定要這樣。其實事情並不如此，九月廿六日的『統計學家』說得很對：『全世界的貨幣系統，沒有一個能抵禦七月半後的金鎊壓迫，我們的地位，恰像銀行家碰着他的主顧發生了恐慌』。鑒於最近的過去，資產階級之某部分爲鎊之金子價值的減少，或爲『有組織的濫發』進行宣傳，這種舉動雖甚含糊和秘密，然却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指明的。其宣傳的經濟基礎是：歐戰結束後，多數強國及與此有關國之資本主義的

私人企業，因用濫發紙幣的方法，使他們的負債減低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故德法意等國，產生了新的貨幣本位，英國的資產階級（恰似美國及歐洲中立國的資產階級）却選上了相反的手段，——恢復金本位制與使金鎊與金之價值不致差異。英國之所以採此相反的手段，其理由是由于英國資本主義之高度的寄生性質。銀行資本，一定收入資本，及國外投資資本之重要，遠較工業資本為甚，戰前英國金融資本之構成，是基于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而此構成尚遠不及德美二國之進步。工業投資所需的大量資本，不是從發出股份去收集，而是用長期的借款（債券，定利率的優先權份）去獲得。平常無須經過銀行的媒介，只須由私人將款直接借給企業。舉個例罷，編織工業之理財方法，差不多是完全如此（Balfous 編織工業報告）。提高通幣價值的政策與金本位制之恢復實現，是與銀行及一定收入者有利的。因為金本位的恢復，乃表示在剩餘價值分配中，有可驚的部分是從工業資本轉移給有一定收入的資本。戰時及戰後不久的低落貨幣，那時物價指數較一九一三增加百分之百，惹起人們向國家市政府及工業企業索欠，所有這些負債，皆付充足利息，并且再用增加一倍購買價值的貨幣去償還。因此有一定收入者所得的剩餘價值遂以增加。（註二）。雖然工業企業的一分（紅利及貸借資本之低利）却相當地減少了。由于金本位之恢復，英國工業在與歐洲大陸競敵的關係上，遂居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貨幣跌落，歐陸競敵皆已清償他們的負債，又因政府債務之消滅，所繳捐稅，亦被削減。捐稅和舊債利息支付之負擔，沉重地壓在英國工業家的肩膀，這是世界商場上，英國一般出口貨和英國製造品漸減的一個原因（註三）。在此情況下，有許多英人反對金本位乃是當然的：各種隱藏的方式，常被用作反對金本位的宣傳，指明金本位是一個錯誤。不過我們若認英國之改用銀本位，乃係這種爭鬥的結果，那

便是大錯。在過去幾年中，工業的力量，逐漸轉移給銀行及一定收入資本，英國資本主義之寄生性，是一天一天的在發展。那些足以使戰後貨幣落價政策實行的階級利益，現在仍然足以使英政府應繼續維持其金本位的政策。事實上，英政府曾經竭力維持金鎊的價格，牠甚至去請美法二國的幫忙，多少不惜屈辱於牠二個巨敵之前；牠於苛刻的條件下（第二次的法國部借款連同手續費及捐稅使英損失了百分之七），從他們那兒借到了一萬萬三千萬鎊，而且以後還極願意再借，如果金本位是有可以保存的希望的話。當史諾登在下院宣佈金本位停止的時候，他有下面的描寫（見太晤士報九月二十二日）：『近幾日來，金子之提取是無限地增加了，——星期三五百萬，星期四一千萬，星期五一千八百萬，星期六上午一千餘萬；過去兩月中，我們總共失去了二萬萬以上的金子和外國期票。禮拜五我們將困難地位告訴美法二國，并詢問他們是否有款可以再借，二國的答覆都很客氣和同情，不過並沒有答應我們任何必需限度的幫助。』因此事實告訴我們，英國政府曾經竭力去維持牠的金本位，而其失敗的理由是：

（1）因為危機的緣故，英國之償債平衡表示虧空。

（2）八月後，英國之短期借款被大批提出，其理由如下：

（a）國際金融危機的進展，使一切可用的資本，有盡量集中到原有國的傾向。

（b）海軍叛變與英國財政的不良地位，推倒了人們對於英國通貨的信任。

（c）因為同樣的原因及捐稅躲避，使英國自己所有的資本逃開本國。

（d）因為外國政治上的原因及全世界股票交易的危機，英國不能將國外投資立刻收回。

讓我們將這些情況，詳細研究罷。英國債債平衡貿易部，給我們以下面的事實：

英國債債平衡的估計（百萬金鎊）

年 度	收 入	出 口 貨	海 外 投 資	航 運	短 期 的 利 息 及 銀 行 手 續 費 等	總 共	支 出	進 口 貨	政 府 收 支	純 金 輸 出	可 資 為 的 海 外 剩 餘 投
1913		525	210	95	35	865		659		-24	182
1920		1334	200	340	75	1949		1710		+41	280
1924		801	220	140	75	1236		1137	-25	+12	85
1925		773	250	125	75	1223		1167	-11	+12	57
1926		653	270	120	75	1118		1116	+4	-12	-6
1927		709	270	140	75	1194		1095	+1	-4	96
1928		724	270	130	80	1204		1676	+15	-7	136
1929		729	270	130	80	1209		1111	+24	+16	138
1930		571	235	105	70	981		958	+21	-5	39
1931 (註A)	——	——	185	80	60	——	——	387 (註B)	15	9	-47

註 A：德國商業調查院對於一九三一年之估計，

十一月二十六日每週報告

註 B：進口完全超過出口。

這種危機，使海外投資及航運等的利潤銳減。去年的剩餘只有三千九百萬，假定將物價空漲的影響放開，則今年將有四千七百萬的虧空。不過這一虧空，並非要使金本位停止，蓋英國在海外很多資產，只須拿回一部，即足填補。（此處已知的虧空量只合英國海外投資的

百分之一二)停止金本位之主要理由，實係外國短期借款之大批提取及本國資本之往外逃亡。今年三月間，倫敦的短期通幣，共總有四萬萬零七百萬鎊(麥美倫報告第一一二頁)。惟英國銀行對外賬之認支金票，亦有一萬萬五千三百萬鎊，所以相消後尚欠外國二萬萬五千四百萬鎊。英吉利銀行今年平均據有金子一萬萬五千萬鎊，外國通幣之大批提走，顯然容易損害英國的通貨，外國通幣之大批提走，開始於中歐銀行及信用危機的暴發以後，金融危機的普遍化，使外國銀行不得不收回他們在倫敦的金子。在此關係上，法國企圖實現壓迫英國的願望，最初是有相當的作用的。再者金子本身的安全，也是很可憂慮的。像各國一樣，危機的發生，使英國預算突呈虧空。資產階級力促政府減低雇員(包括警察陸軍及海軍)的薪俸(註『國家開支報告委員會』要求教員薪水減低百分之二十，警察工錢減低百分之十五……)，以為削減工資及失業補助金的前導。為要達到此目的，國家預算之處境，遂極困難。史諾登謂今年預算的虧空是七千萬鎊，明年則為一萬二千萬鎊(因裏面包含五千萬鎊為政府負債之償還，故此數為不確)。所有這些關於巨大虧空的呼聲，自然使海外資本家不信任英國，更將提回資本；雖然英國預算的虧空，並不見得較別國為大。不管英國出版物(工人日報除外)怎樣去掩飾其重大意義，英國海軍的叛變，却為加速資本提走之一主要原因。在股票交易所倒賬的後一天即九月十九日，太晤士報的市聞欄有下面一段：『關於最近海軍的不穩，有些海外投資者聽了外國流傳的誇大報告，竟發生無謂的驚恐……』又史諾登在下院的演辭，也不能不有下列的語調：『海軍的不穩，曾為各報用特大標題去傳播。英國債券之海外執有人，爭拾此種危言，以為索欠的理由』。這次英國海軍叛變的影響，證明一般人之相信資本主義秩序穩定的動搖，並表示武力依賴之嚴重，及反軍閥騷

亂之在反對資產階級統治鬥爭中，是一非常有效的武器。簡單的回憶，即是表明英國金子之流出，一部分是因為英國資本之往外國逃走。從三月卅一日到九月廿一日，英資本之逃往外國者為：

英吉利銀行的逃亡金子	10,000,000 (鎊)
二 大 放 款	130,000,000 (鎊)
九月二十一日後轉屬 法蘭西銀行的金鎊	80,000,000 (鎊)
總 計	220,000,000 (鎊)

此外，英吉利銀行還失去幾千萬外國期票的積蓄，不過除開法蘭西銀行的資產以外，目前的外國資本，當然不會完全提走的，並且在外國之短期資產，也無疑地在被集中。因此，英國資本家顯然將資本大批運到外國。我們現在回到主要的問題，即英國何以不能將龐大的海外投資（比足以維持金本位的數目要大十倍至廿倍）收回，而為救急之用？這是不可能的，因為（1）在目前市價銳跌的時候，若將押品大批出賣，必致造成國際恐慌，使時價更加跌落。（2）英國政府不能強迫資本家在任何價格出賣押品；而且在危機裏的市場，只有賣者，沒有買者，這使押品的出賣為不可能。故金本位的保存，不能靠外國投資的收回的。據八月二十二日的『經濟雜誌』謂今年七月尾時，英國海外四千個百萬（大約）鎊的財產，只剩三千一百四十個百萬了。迨九月二十一日，時價更加跌落。有一部國外投資，完全沒有收息的希望，在德國就是這樣情形，其包括的總數是頗巨的；（德國商業調查院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之每週報告）

長期投資	(百萬馬克) 1100
據有股票	150
廿八大銀行短期借款(七月半)	1100

其他短期借款至少有 1000

總共 3350

這約合一萬萬六千五百萬金鎊。爲了各種實際上的目的，英國在中歐，俄邊國家，斯堪的拿維亞及澳大利亞的投資，同樣是無息可收。而當英國資本進行集中的時節，在南美及美屬領地的尖銳鬥爭市場上，美國資本大可用購買押品的方法，把英國資本驅逐。爲表明英國這種堪憂的地位起見，我們在下面引用一根據地域的海外投資分配（今年八月二十二日的經濟雜誌）：國外投資的價值（百萬金鎊）

	私人資本		政府及公司		總數
	股票	借款	借款		
加拿大與紐芬蘭	176	234	102		512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	35	16	521		572
印度及錫蘭	102	33	219		354
南非洲	74	9	203		480
其他英屬領地	148	46			
整個帝國	535	338	1045		1918
美國	46	31	149		839
阿根廷	178	114			
其他拉丁美洲各地	188	133			
歐洲	103	166	113		382
世界各地各處	102	57	93		252
全世界	1152	839	1400		3391

據此，則英國資本之最大部分的海外投資，多在南美加拿大及澳大利亞，那兒他碰着美國資本之財政上商業上及政治上的激烈競爭，幸賴資本利息之巨大收入，得以抵抗美國資本之屠殺。英國投資之大批轉移到美國，乃等於英國在美洲勢力的消失，及英國在澳洲和印度勢力

的嚴重威嚇。總之，英國海外資產的收回，是不可能的，因為投資轉讓將危及英國的政治地位，而且即使出讓，亦是沒有買主。法美二國又不願再將巨款借給英國，所以在此情況下，英國資產階級除取消金本位外，沒有別路可走。

前途的預測 在估計將來的預測時，我們必須避免二個極端的觀點。第一，我們不要以為金鎊定會和馬克一樣，跌到幾乎不值一文。假定世界第二次大戰不會爆發，英國之龐大海外投資及預算之免強平衡，似乎可以使金鎊不致急劇下跌，無論國外投資的立刻集中，是怎樣困難，和用增加通貨使預算平衡的辦法，是怎樣的不可能。第二，我們亦不要以為英國不久便可恢復金本位。（因摩爾根抵歐，這種謠言最近非常流行）除開工業將極力反對新的物價暴落外，這一步驟的成功，須靠收支平衡的恢復（這恢復在目前危機裏是不可能）與幾萬萬金鎊的鉅額借債，才能實現。在目前普遍的危機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拿出這樣的鉅款，即使他願意出借的話。對於這種複雜問題，除了必需的保留外，相信我們可以表示下列的意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無產階級革命暴發之阻止，與資本逃走的妨礙，金鎊價格將不會跌至金子市價百分之五十以下；幾年以內，金本位將不能恢復；金鎊價值，將在市價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裏，從事實上的穩定變為法律上的穩定。在這裏，我們願談談英國貨物銷路增大的問題。很多人以為英國之取消金本位，足以使其經濟地位改善，即摩爾根最近也表示這種意見。他說：「據我看來，金本位之停止，為政府第二個必需的步驟，自然第一個是國家預算的平衡。政府工作的完成，將使英國經濟獲得最後的恢復。我覺得這種使政府趕速實現的動作，乃一很有希望的事實。」（引自今年九月二十六日金融記錄的聯合壓迫）不過，十月裏美國信用恐慌的急速加劇，表明這種說法只是挽救信用危機的一種預定企圖。從金本位停止後，誰也不能否認英國工業已有相當的起色，（參看下面特別部門）然我們不信銷路可以激增，因為有下面的理由：銷

路澎漲有二重基礎，在國內人民爲怕跌價，而將金錢投資於『有價值的東西』，只要貨幣澎漲能夠惹起較廉的生產，海外投資亦是如此。如果只限於貴重消費物品（如陳設物件及珠寶等）的購買，而不擴張到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則國內銷貨的增廣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不幸在恐慌裏，半數生產工具既已停止，這種進展是少有把握的。從海外賣貨增大的意義上說，現在並無任何銷路猛漲的標誌。這種猛漲，只有在通貨繼續跌落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牠靠生產之減低至其競敵的成本之下，及削減實際工資，與小資產階級以買價加（名義上貨幣單位的）普通利潤去販賣，而不是以再生產價格加利潤去販賣；這樣一來，零售的價格實沒有比批發的價格增加，因此小資產階級的財富乃逐漸爲大資產階級所奪取，而後者因前者的犧牲，遂得以低廉工資僱用工人。這種現象在英國將不會有怎樣可注意的實現：（1）因爲工人對於任何實質工資的減低，必將極力反對；（2）因爲數百年來，普通英國人民（商人，零售者，店夥）已經慣於看重國際價值，而零售價格之適應的追趕，將比德法物價暴漲時的跟隨，來得更快；（3）因爲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如中國南美洲澳洲及西班牙）既已陷入物價澎漲的困境，印度愛爾蘭與埃及在幣制上受金鎊的束縛，其他如斯堪的拿維亞及鄰近國家，亦因金鎊的坍台，受到物價澎漲的累害，同時意大利德國及波蘭的通幣穩定，也是千鈞一髮的。在此種情況下，英國金本位之終止，並不能造成其輸出激增的基礎；（4）因爲在經濟危機的進程中，市場戰爭是特別兇猛的。不想要的外貨，常爲關稅及其他限制（如『探拚關稅』，攤分額份，進口禁止，強迫購用國貨等）所阻止，不能進口。因此，我們以爲英國取消金本位的結果，並沒有實際增大銷路或急速改善其經濟地位的把握。

德國金融的危機

一個德國情況之皮毛觀察，可使人們覺得德國金融的恐慌，不及英國的尖銳；因為後者被迫而取消金本位，和允許金鎊跌落百分之二十五，而前者的馬克在外國貨幣市場上，却仍然照市價十足地被應用。不過這個地位的估計，是不正確的。馬克市價之維持，並不是由於德國之經濟力量，而是因為她的經濟弱點。為自己的利益起見，各債權國暫不急於向德國索欠，以免拋的破產。付債展期的目的，等于用一個停兌令，去代替一個沒規定的倒賬，這倒賬將無疑地要引起各國之物價暴漲。由於付債的展期，德國破產之暴發，遂被阻止，然此危機却未消滅。事實上德國是資本主義戰線上最弱的一部，所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最嚴重，這可由下面的緊要事實去表明：(1)剛與英國相反，數月前德國信用危機佔着金融恐慌的主要地位。龐大的倒賬（如懦爾德貨黎銀行），結局損失了二萬萬六千萬馬克；單納銀行及德雷斯諾銀行的擠兌，足以表示信用危機的深刻。除了化學與電氣工業，大多數工業的及銀行的企業，確實是潛伏着破產的危機。這些倒賬之沒有實現，是因國家一方扶助將失敗的企業，同時下令停止外國的兌現。(2)信用系統，已經坍台。除開國家為救濟將破產的企業，而答應幫忙的緊急信用以外，所餘最大部分的信用，都不是『尋常』的信用，尋常信用，是根據資本家平日生意的力量而發的。銀行的貼現期票，並不代表貨物，而是代表金融期票。得了此種期票的幫助，已失的流通資本遂被代替。新亞克齊銀行的組成，是為用副署的法子，使期票可以替帝國銀行正式貼現。人們對於信用機關的信心，既被搖動，儲蓄銀行的存款，是被盡可能地提出。今年七月裏的存款與提取的數目如下：——

(百萬馬克)	1928	1929	1930	1931
存款	525	592	626	419

提取	372	479	535	702
相抵	+153	+113	+91	-283

短期存款的利率 從八厘到二分及二分以上。在此境況下，自然不能有長期信用及資本流出的問題，因為不是據有活動貨幣的資本家，不願將款投于長期的事業，便是企業者不願在此危機時候，長期借那高利率的資本。要外國獲得短期信用，是絕對的不可能。剛剛相反，外國資本家很渴望用停付協定的任何可能底缺點，以達其收回在德國的無利資本的目的，這一半因為怕失掉他們的資本，一半亦因為在目前普遍危機的階段裏自己急於需要資本。要外國借得長期的資本，那更是不可能。德國在外國之公債及股票的時價，已跌至等於支付二分及二分以上利率的水平。這表示那有關係的企業，多少可以當作倒賬。如果某些德國企業，不在外國交易規定的哄騙之下，進行收回他們自己的國外債券（特別是以金鎊估價的債券），並在目前市價低廉及英鎊跌落底極端有利的價格之下，去償付他們的外債，則德債券與股票的市價，將更下落。這樣一來，德國才從迅速崩潰的國際信用危機裏，逃了出去。不過在國內却有很深刻的信用危機，企業之沒有大批的倒賬，是因為國家的金融資本中央機關，暫時尚能以貸款及購買股票（德拉斯諾銀行）等方法，去阻止那普遍的破產之故。（3）馬克之穩定乃人工的，牠的維持，須靠極大的困難及停付協定的有效期限。假若沒有這種協定，則德國不是像英國一樣呈現物價暴漲，便是公開宣布一切外債的停付。事實上，德國外債的大部，確已獲得讓與的停付。第一，由于胡佛的提議或倫敦協定，德國戰債之償付，得以展慢至明年七月一日。第二，由于巴斯黎協定，德國仍欠的短期外債（共六千個百萬馬克）的大部之償付，得以展慢至明年三月一日。除了這些已得的停付以外，德國資產階級，現在又進行停止其長期債券的

付息或贖回。不管戰債的延付及停付協定之成立，德國馬克之穩定，却仍日在風雨飄搖中。因為停付協定是不健全的，牠有許多缺點。德國為償付其長期債券舊欠的利息，每月即須約有一萬萬馬克之外國期票；而為償還停付合同的規定，亦須有同樣鉅大數目，所以過去幾週內，帝國銀行據有的金子仍是銳減：

帝國銀行的地位

(百萬馬克)

	九月七日	九月卅日	十月十七日
金子及外國期票(註C)	1771	1439	1360
貨幣的銷數	6069	5817	6231
帝國銀行鈔票之銷數	4362	4150	4528
準備金的百分率	41.3	31.2	28.6

(註C)由借款預給底四萬萬一千九百萬馬克的外國期票不在此內。

在九月最後七天裏，帝國銀行失去了二萬萬三千三百萬馬克的金子與外國期票，十月半前之十四天，每週又失去一萬萬馬克，雖然德國的貿易，斷然地表示八月份有三萬萬二千二百萬馬克的出超，九月份亦有三萬萬八千七百萬馬克的出超。不過德國資本家不信任他們自己的通貨穩定，只兌回他們的外國期票(根據我們所知的消息，帝國銀行的外國期票，兌回者只合出口價值總額的一半——佛蘭克副透日報)之一小部分，而將他們資本投在外國。許多德國資產階級的企業，尤其是實際上破產了的重工業，正在為物價空漲而進行搏鬥，傅更栢格的『降低馬克』，栢格衛克日報之主張工業負債的『減位』，西華伯之企圖將市區自治團體債券強迫兌現，以及舍嚇德在『國民反對』會場上的演詞，都是這一傾向之最重要的表現。固然，物價空漲尙未見諸事實，批發價格仍是一週一週的往下跌落，紙幣是被收藏，不像前

次濫發紙幣時的趕快使去。但在目前普遍全世界金融恐慌範圍內，假使沒有重工業家的精密努力，德國之物價空漲，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物價暴漲將給工人，受雇者，文官，小資產階級及領養老金者以重大的打擊；過去八年內，已經增至十一個秘里盎的儲蓄存款，現在於貧苦階級的犧牲之下，暫時恢復了那已被危機停止的資本剝削。然而這並不能減輕德國的外國負債。德國是否能免除物價暴漲，不是靠帝國銀行的意志，或白魯寧的正式擔保『通貨的穩定，決不用任何理由使其損傷』（十月十二日在國會裏的演說）可以決定的；牠須靠事實的演進，才能決定。照我們看來，德國通幣的穩定是不可能的，因為經濟危機是太深刻了，德國信用系統是太坍塌了，外國的不信任是太明顯了，世界的金融危機是太尖銳了，而且德國的工業資產階級，也覺得要從絕望的負債狀態下脫逃出來，並同時又使物價不致暴漲實在是太困難了，此外他們也很難相信馬克的穩定可以維持。關於須用任何犧牲使物價暴漲可以避免的語調，我們可以在隨處聽見，這一事實非特指明危險的重大，抑亦表示信任心的缺乏，此種缺乏，必將引起物價暴漲的到來。

法國金融危機

法國金融危機的特質，在於她一方面據有可驚的金子積集，與未投資的短期貨幣資本底亘古未聞的鉅額，而信用及銀行的深刻危機，却亦同時存在。借貸資本之難於轉變為國內工業資本，或國外之長期投資，乃目前恐慌中一切債權國的特點，特別在法國，這一困難現在是到了最高的程度。讓我們想一想近來最重要的有關事件，——過去三年來法蘭西銀行的金子積集是怎樣的進展？（以百萬法郎為單位）

1928年末	1929年末	1930年末	1931年末
32,000	42,000	54,000	62,000

這表示在二年多的時間內，法蘭西銀行所有的金子，差不多是增加了一倍。這種龐大的金子流入，乃為國外短期信用的時常限制底結果，不過那種國外的短期信用，現在實際上是已經完全收回了（參看今年十月四日的『新導報』）。今年七月的時候，法國銀行在英國之放賬增至五千萬鎊，但在英國取消金本位的當兒，此數幾乎已經完全收回。只有法蘭西銀行自己，才實際上進行金鎊的交易，這交易的估計大約是從八個到十五個秘里盎佛郎。今年八月十九日的『法蘭傅爾透日報』有這樣的記載：『在過去的一年中，法國對於她的國外財產，非常迅速地進行收回，這和一國預備開戰時，為補充自己的實力而召回其國民，完全一樣。』此外，法國金子之積集，因英德及其他受危機重大打擊國家的資本逃亡，更形增多。短期的借貸資本量，在法國是破例的大。較大的銀行，都約有他們四分之一的股本，在他們自己的或在銀行公所的鐵箱裏藏着不動，同時各貸借資本的積蓄，却又無法運用。在法蘭西銀行的銀櫃裏，計藏有二十五個秘里盎佛郎沒出息的資本；股票交易付款展緩的酬金由 $\frac{1}{2}\%$ 降至 $\frac{1}{10}\%$ ；活期存款的利息，每年是一厘，惟私人的貼現率是一厘半（參看『柏林日報』，今年九月一日）。與此鉅大借貸資本的極度多餘共同前進的，是那高度的信用及銀行危機；這種危機一年前的先導，便是『烏士特利及德威得』銀行團的失敗，跟着為今年年初重要的私人倒賬。危機的斷然暴發，開始于九月間，牠集中於二個主要的法國銀行（共有六個），一個是已經完全破產的『國民信用銀行』，另一個只是陷于困境的『巴黎聯合銀行』。『國民信用銀行』的倒閉，乃為重大損失的結果，而此損失，係在危機裏為牠所屬的投資工業的失敗所引起，那些工業，都是由資本家文生一人所管理的。『國民信用銀行』本身，有股份資本三萬萬佛郎，準備金一萬七千五百萬佛郎，及四個秘里盎又六萬萬佛郎的

存款。陷于困境的工業及銀行企業，共有資本約二千個百萬佛郎。『國民信用銀行』的失敗，造成了法國不斷的恐慌；財政部長，法蘭西銀行的總管，及巴黎的大信用機關底經理，在九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商量至夜後三時，內閣總理亦於晚間被叫去參加討論。最後，各大銀行決定擔保『國民信用銀行』的存款，而他們也得到法蘭西銀行的同樣擔保。這恐慌是值得人們這樣的拯救的，因為『國民信用銀行』在法國六大存款銀行中，佔着第四的位置。

金融危機的第二個襲擊中心，是辦法國工業的三大商業銀行中之一（即『巴黎聯合銀行』）。這銀行所碰到的困難，是和牠所辦理的『施奈德—克來撮』製砲廠所流行的困難，有密切的關係。爲了管理歐洲各地工廠（如在勃黎的『史可打工場』，在不留的『栢格與休庭』工場，在波蘭的『胡大冰哥窩』及盧森堡的『亞爾白德』工場等）的財政，與參加奧國的『信用機關』，『奧大利經濟聯合』銀行，和匈牙利的『萬能信託銀行』等，一個特別的機關——『歐洲聯合』，便被建立了起來。『巴黎聯合銀行』，爲各大銀行用三萬萬五千萬佛郎的信用所維持。法國政府，顯然將盡力幫助『施奈德』砲廠，因爲牠在軍備上及其屬國軍事技術底統治上，是一個最重要的工具。這樣嚴重的信用及銀行危機底結果，我們可以從巴黎股票交易所之最緊要的押品之跌價看出。『巴黎股票交易所的股份指數（以100代表1913）其數字如下：

1929	1930	1931六月	1931七月	1931九月十二日	1931十月三日
507	437	365	309	287	254

鑒于股份市價的斷然跌落，與許多企業的不能清還債務，很多法國儲蓄家，已竟開始出賣他們的押品，改將銀行鈔票保存在自己家裏；據估計者說，共有好幾千個百萬的鈔票，是被這樣的收藏了，尤其是在

法國農民的手裏。(單是九月的最後一週，鈔票竟增加三千三百個百萬佛郎，這即足以證明此種傾向。)法蘭西銀行的金子這樣多，而其紙幣的準備金又在百分之五十六以上，照理是不應該再有什麼問題了，然而我們却亦看見了金融危機的開始光臨。跟着銀行困難而來的一般神經過敏，與嫉忌地看守着底金子之流出的恐懼，使法蘭西銀行追隨紐約匯水的提高，亦于十月初將匯水增加至二厘半，雖然牠有大量的借貸資本。當一切國家(除開美國)漸次離開金本位的時候，法國獨維持她的純金本位，這使她的地位漸趨孤立，而此孤立傾向，又必使法國陷于新的困境。從今年一月到八月，法國貿易的虧空，竟有九千個百萬佛郎；在今年年終，或將增至一萬五千個百萬佛郎以上，由于物價空漲的遍播於全世界，法國將成爲一個很浪費的國家。法國的出口貨(多係奢侈品)，漸次碰着更大的阻礙。因此，金子之可驚積蓄，及百分之五十六的通貨準備金，將不能使法國免除她金融危機的加劇。

美國的金融危機

過去幾週來，金融危機甚至侵襲到那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她以前曾被資產階級及社會法西斯蒂頌揚着，好像是一個永久的樂園。但在英國停止金本位後的三週內，有六萬萬元以上的金子，已被提出國外；在一星期內貼現率增加二次，每次提高一厘；銀行存款大批的被提走；爲維持受破產威脅的大貨幣機關起見，一個新的龐大銀行，便出現了。今年度的國家預算，虧空一千五百至三千個百萬元，銀幣的穩定已開始失却人們的信任。——這是近幾週來的主要發展。美國的金融危機，有她自己的幾種特性；在過去的產業週期內，她曾經體驗過一個旺盛的時期，雖然這興隆只及於某種生產部門。所以「尋常」信用危機的經濟基礎乃爲貨物之生產過剩，與股票易交所的

過分投機。然因高度壟斷的阻止及胡佛的努力，信用危機的到來，並不緊跟着經濟危機的暴發。牠在許多倒賬（特別是小的省銀行底倒賬）裏找到了出路，但牠是被展慢了。至其爆發之被延期的主要底原因是：（1）農業危機加劇的結果，使大批農民無法償還債務。雖然很多的『收稅者』藏匿在各省銀行的宅舍之內，預備進行徵取其農民的『麥賬支票』稅，以達其取回放賬的滿足，而農民出賣產物（麥在美國之目前賣價每籬為二角半至三角）的微小收入，却不足以償付其欠債的利息（參看今年九月十八日的『編年史家』）。土地價格跌了一半；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及經理等，欲出賣他們從破產的欠債農民手裡所奪來底無數地產，但苦於找不着買者。資本的龐大數量就是這樣的『冰凍』着。（2）鄉村不動產與房子或建築物地皮的斷然跌價，使幾萬萬的投資，不能獲利。（據『投資銀行聯合會』的答覆，謂鄉村的不動產投資共有一萬個百萬元。）（3）抵押品之市價的跌落。——在危機的進程中，股票交易曾經再三的失敗。目前股份的利率，約合危機前的總價底四分之一。（紐約太晤士報關於二十五個工業的押品及二十五個鐵路的押品底指數，去年九月十九日之最高峰為三二八，迨今年十月五日竟跌至七九·〇七）幾千個百萬的強大資本，已經消失；而這大部分損失，却係由『小投資者』擔負的。然為減輕押品利率之巨跌，以維持他們自己企業的利益起見，許多銀行不得不再將龐大資本投於押品。（4）存貨的堆積，——這是美國目前危機的特點；我們以前曾再三指出，在危機的進程中，存貨是增加了，——最好也只有很小的減少。麥油，銅，及棉花等等的存貨，已經堆積至幾千個百萬元的價值，這些投資自然不易週轉，蓋存貨不能變為貨幣；而存貨的價值，因價格的繼續下跌，遂亦每月減少。

在一個長時間內，美國之金融資本，能使信用危機減縮到細小的

各省銀行，雖然有無數的資本是這樣的『冰凍』着。然當危機逐漸加劇的時候，那種辦法，就不易做到了。今年夏季時，投資者即開始將他們金錢的大部從銀行裏提出，而改儲藏銀行鈔票於家裏。不管物價是怎樣的往下跌落，紙幣的流通却在開始增加。據資產階級有名學者的估計，被收藏的紙幣，總共不下一個秘里盎元。貨物之『賣不出性』與現款之積蓄，乃是一種現象之兩面，而這種現象，却為危機裡工業資本的流通中暫時所特有的。不但如此，國家預算之虧空，也是可驚的。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之財政年度，共有九萬萬元的不敷，明年的財政年度，將有一千五百個至二千個百萬元，因為最初的四個月，即已虧空了三萬萬八千萬元。由于金鎊的巨跌，信用危機已從延期變為尖銳。這種改變的主要特點，是金子之可驚流出，大批存款從銀行提走，與滙水的先後二次增加。在英國金鎊沒有坍台以前，美國的金子是時常的增加，九月時達到了五千個百萬元的最大數目。但自九月二十一日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三星期中，六萬萬元或總數十分之一以上的金子，是被提取出去，其主要的理由，係各國鈔票銀行為避免遭遇英鎊期票的相似損失，而努力將牠們的外國期票及其他資產，兌成現金之故。英鎊之坍台，法國銀行之失敗，尤其是美國本國銀行失敗的激增，『展寧奈』事件之必須結束，以及『亞美利亞銀行』（美國第四大銀行）與花旗銀行之迅速結合，都是使銀行存款被大批地收回底因子。單在一週裏，竟有六萬萬五千萬元被提走呢！於此種極端危險的情形之下，因胡佛的慫恿，二種計畫便被創立；這些計畫的目的，是在於通貨的人工增加，與銀行鈔票之新的發行，以代替已失的或不活動的（如賣不出之積貨）資本。其第一個計畫，是建立『國民信用合作』或『銀行的銀行』，資本五萬萬元由各行共同供給，其事務的管理，則由十二個聯邦銀行的十二個經理去負責。這一機關的

目標是，「根據安穩的押品，供給各行以信用，雖然那種押品，因為各種理由一時不能賣去」（參看今年十月十一日的『太唔士報』）。這等於說因新銀行的幫助，期票得以發行，牠與聯邦準備金系統的規定，完全相符，故牠能被貼現而通用。除開『信用合作』銀行的建立以外，胡佛又提議修改聯邦的準備金系統，因為牠禁止聯邦銀行以押品去增加信用。此種修改，將使聯邦銀行之整個性質，完全改變，牠將不像鈔票銀行，而像各大私人銀行。這些及其他的救急計畫，都是企圖用供給信用來源，及創辦合法的『信用空脹』底法子，以約束信用危機，雖然『信用空脹』的目的，是為一般危險的企業和銀行，備辦『新的出路』。貼現率之提高至三厘半，並不是為限制信用，而只是為使大家不常到銀行去提款。我們自己問問，為什麼金子大批地離開美國？牠是各國人民不相信任何通幣的結果，牠是各國銀行努力將期票換為現金的結果，這些現金的最大部份，是向西歐大陸的法國荷蘭及瑞士走的。但是美國的金子，究有多少將被提走？像英國一樣，美國因她國際銀行家的能幹，其所有的短期負債，較其所有的外國債權為大。去年年終時，美國銀行所欠的短期外國債務是 2,685 個百萬元，而其所有的短期外國債權，却只有八萬萬四千萬元（參看今年十月八日之『新真理報』）。據此，我們可以假定一個被提走的金子之最大數目為二千個百萬圓。照新聞紙的報告（今年十月十七日的『佛蘭克傳透』日報），美國之主要債主，為法蘭西銀行及法國財政部，蓋牠們在美國共有七萬萬五千萬圓的資產之故。此外，很多的銀圓鈔票，以前因代表最安穩的通貨，而為私人所收藏，現在情形改變，將來或致復返美國，而將其現金再行提去。因此，這種現金大量流出的經濟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這存在，將使美國的通幣陷於危境。十月中旬時，美國銀元比瑞士和法國的佛郎要打折扣的事實，以及各種歐

洲鈔票銀行(瑞士希臘等)，趕速將他們所有的銀子兌為現金的舉動，都是含有危險的標誌。

固然，美國在外國的資產，總共不下一萬五千個百萬圓，不過這些資產的收回，必將碰着英國一樣的困難。在目前這個階段即去預言銀價的跌落，那是不很妥當的，因為美國仍然據有龐大的金額。有充足準備金的通用金票，約有一千五百個百萬元，因金融技術的管理，此金票可以換得三倍的銀行鈔票（此銀行鈔票的法定準備金為百分之三十五）。然而整個的進展，無疑義的是向着『物價空脹』前進的。如果美國大眾之用收藏現金去代替收藏鈔票的傾向，會有長足的發展，如果人們對於銀行的不信任，以更高程度擴張到聯邦銀行的鈔票，則與英國相似的一個巔覆，是不免要隨之而來的。

(註一)歐洲各國外國期票據有的減少，可從下表看出：(一九三一十月三日的『柏林交易指南』)

		九月初	九月半	九月底
法 國	百萬佛郎	27,612	28,784	25,194
瑞 士	百萬佛郎	566	567	478
荷 蘭	百萬佛羅林	230	228	219
德 國	百萬馬克	356	356	139
瑞 典	百萬克倫那	128	109	38
奧 國	百萬先令	576	276	217
匈 牙 利	百萬彭古士	17	13	7
挪 威	百萬克倫那	12	9	10

(註二)有一定收入者之大概進款，可由下面數字算出：(此數字係一九二六年夏季概況的著者所編集)

政府欠債之利息	355 (百萬金鎊)
儲蓄部之利息	15 (百萬金鎊)

人壽保險	40	(百萬金鎊)
鐵路公債之利息	34	(百萬金鎊)
其他公債之利息	16	(百萬金鎊)
	約460	(百萬金鎊)
加上輸出資本之收入	240	(百萬金鎊)
一定收入者進款	約700	(百萬金鎊)

一九二四年全國收入(包括工資)的估計，大約有3450至3650米里盎鎊。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工人的工資，因此，資產階級所得當不足2,000米里盎，而這2,000米里盎裏，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有一定收入』的形式。

註三，英國出口之容量及價值：(節自今年九月『經濟雜誌』的『美國目前經濟地位之統計的研究』)

	1913	1924	1928	1929	1930	1931	
						一月至六月	七月至十二月
容量	120	100	104.6	108.3	93.7	83.9	69.2
價值	65.5	100	90.4	91	76.1	66.3	51.6
							49.6

此表指明英國在金鎊穩定後，並特別在危機時，出口的銳減。

大不列顛與愛爾蘭之已成品出口價值，與全世界的已成品出口價值相較，其百分比如下：

(年 度)	1913	1925	1928
(百分比)	28	25.7	22.3

參看今年Dresdner銀行出版的『世界經濟力量』第一百五十頁)。同樣，出口工業僱用的工人數目，也是逐漸減少：

出口工業工人之數目

年度	以千爲單位	各種工業工人百分比
1907	2465	44.5
1924	2485	39.4
1929	2445	38.4
1930(夏季)	2000	33.8

(參看Macmillan報告第308頁)

(甲)已完，(乙)(丙) 待續

荷

——墨 痕——

一莖出水澗輕紅，翠蓋亭亭倚晚風，
絕世何曾須解語，清標正在不言中。

中國合作運動發軔史略

朱 義 析

一·引 言

二·合作運動之先鋒

三·合作社之發軔史略

1. 北大消費公社之發軔史略

2. 平民學社之發軔史略

3. 中國華洋義賑會指導下之合作社之發軔史略

四·合作行政發軔史略

江蘇 浙江 河北 山東 江西 南京 上海 湖北 漢口

湖南 四川 安徽 福建 廣東

五·各類合作社實錄

1. 消費合作社 計十社

2. 生產合作社 計六社

3. 信用合作社 計四社

六·結 論

○…………○
：引 言：
○…………○

合作先驅金威廉氏 William King (1786—1865) 曾有云：『合作之目的，是以合作之方法，去求得人類在單獨行動下所不能實現之種種利益，與去解除人類在單獨行動下所不能避免之種種罪惡與災難』。此種災難與罪惡，彼意實原於維持生活之日漸困難，與貧窮犯罪之日漸增加。

當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社會非常黑暗，羅傑斯 Thorod Rogers 稱一七九六——一八二一—二十五年中爲『英國全部勞働史中最壞之時代』；其時國內物價飛漲，工資低微，公廠中童工充斥，城市間失業疊疊。凡人病貧交迫，每多甘自暴棄，挺而走險；干犯法紀，實必然之理也。我國溯自清季以來，外受列強壓迫，內蒙國賊紛擾，內戰頻仍，災患時作，民生之疾苦艱難，固當千萬倍於當時之英國也！

余日前曾接浙江內地戚族來信，云當地某甲，向人借得棉衣一件，質於當舖，得錢一元餘，中途不意爲匪所奪；又云該地隣近，盜賊如毛，民無安居；該處昔日民風淳厚，閭閻安謐，居民漁佃爲業，真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彼無有也，不期近年來情勢急變，此皆示吾人以中國之貧窮，已呈深刻與普遍之現象矣。近來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盜匪之蔓延，與夫福建江西安徽湖北共黨勢力之澎漲，皆明告吾人曰：『中國現在一般下層民衆，因貧窮困迫，已不能復忍飢餓，一切舊有之道德與制度，已不能制止彼等之暴動矣。』故欲遏止此種亂萌，與防止此禍蔓延，固不在武力之壓抑，亦不在空口之宣導，乃賴有良善妥當之政策之施行，此政策維何？即合作是已。

金氏云：『合作足以得到人類在單獨行動下所不能實現之種種利

益」，驟聆其語，不免增疑，然一考近年丹麥之實例，此語至足信也。丹麥曾應用最經濟之制度，從事農場之工作，因而國內民生豐裕，財富均衡。彼所以能致此者，非得天獨厚，合作運動之賜也；有稱丹麥爲「合作共和國」者，實不過當。（註一）

中國合作運動迄今只十餘年，其初不過少數學者之倡導，大多數民衆，固無預也。至合作社之倡設，始自北大（北京）與復旦（上海）二學校，其後華洋義賑會指導倡設信用合作社，組織自較嚴密，且辦理亦頗認真，合作運動，始得深入民間。民黨北伐告成，中央對合作行政，頗有倡導之意，各省政府，認真推行，成效漸著，尤以江蘇，浙江，河北，山東四省爲最。至其他各類合作社之產生，一部份雖曇花一現，瞬息即滅，此固中國社會環境之不良，要亦不外辦理合作者之缺乏忍耐與努力也；然在此短期中能有如許成績，吾人當始終認爲滿意，且深信將來中國合作事業之發展與成功，自必有無限之希望與極大之把握也。

註一 查丹麥國內土壤，既不豐腴，氣候又不適於墾植，一年有一百五十六日不下雨，即降雪。然自合作運動實施以來，農產品出產大增，國際貿易，驟形發達，因而國內民生豐裕，財富均衡。

○……………○ 合作運動之先鋒 ○……………○

吾國合作運動之理論，皆承襲外國。前清之季，北京京師大學已設有產業組合一課，實爲我國合作名詞之濫觴，然其目的，不過爲學生學問之研究，於實際運動，甚少關連。其後汪廷襄著『人民銀行』，劉秉麟著『信用與消費合作』，然亦不過在銀行與經濟學中，畧備一

種論調而已。朱進之曾力促國民自設平民銀行，並倡導信用合作，同時又主互助制度，不幸早死，主張不能貫徹。至民七徐滄水曾發表『說產業公會』，其後又有『消費公社』與『百貨商店』等文發表，惜亦中途逝世。民九何海鳴曾著『中國社會政策』對倡辦平民銀行，亦甚主張。民國十年，英美各教會，組織中國教育調查團，團員白德斐博士曾著『改造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意見書』，內對合作，頗多提倡與主張。民十一年吳覺農所著之『中國的農民問題』，對於農業改良，借貸合作，農民團體組織，如雷發巽式銀行，皆甚主張。其時數大學農科，如金陵農科，東南大學農科，對信用合作之提倡，亦甚多供獻。

上述諸人，於中國合作運動史上，自各有其不滅之功績，然提倡合作較有長期之奮鬥與努力，且曾做出轟轟烈烈之事業者，則捨薛仙舟先生莫屬。茲就其平生，略述如下：

先生與孫中山先生同籍——廣東中山縣——生於一八七八年，與滄水先生曾同寄居於江蘇揚州，自五歲授書，十九歲即畢業於北洋大學。其後奔走國事，備歷艱險，乃發憤於一九〇一年出國，始至美，繼至德，一九一一年方歸國。在德國時專攻銀行科，德國本為採用許爾志及雷發巽兩種銀行之發祥地，先生素明本國大勢，而復遊息是邦，對於合作思想，自必有深刻之觀感，其合作思想之發軔，當於是時無疑。

先生回國四年後，任復旦大學德文，公民，經濟諸科教授。於合作一科，時已開闢其宣傳之根據地。又四年，任工商銀行總經理。因赴國外集股之便，在美收集合作書籍甚多，由美回國後，即於復旦倡設『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時在一九一九年。次年又成立平民週刊社，任宣傳之責，其時又設合作同志社，研究與提倡合作，並造就

人材爲宗旨。一九二一年，上海國民儲蓄銀行，經董事會議決，資本已擴充至十萬元。一九二七年六月，先生扶病計劃合作方案，(註二)，主張訓練合作人材，創辦全國合作銀行，將方案提交胡漢民蔣介石二氏，冀國家推行，未一月而蔣氏下野，政局緊急，此案因以擱置，而先生竟於是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病逝上海寶隆醫院，年僅五十五歲云。(關於薛仙舟先生事略係節錄於伍玉璋先生之中國合作運動小史，(詳傳參閱王世穎先生之合作事業)

註二 薛仙舟先生所擬之全國合作化之方案

- (一)導言：以三民主義歸於民生主義，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兩大政策，欲達此目的，固不專在合作，然最根本，最澈底，而於民衆根本上做起的，則捨合作莫屬。所以要實現民生主義，使革命成功，應該以國家的權力，用大規模的計劃去促成全國的合作化，實行全國合作共和，以爲世界倡。
- (二)全國合作社的組織方案，以大規模的全國合作化，自然應該有一個全國合作社，其工作首重訓練——合作訓練院。次即實施，則爲經濟的改造，亦即合作共和之經濟方面的合作事業，復重在實際的資助——全國合作銀行。其社員分四種，而以二基本三特別爲中堅，其組織爲委員制，委員由社員推舉。
- (三)合作訓練院訓練大綱，這是全國合作的基本，要用訓練軍隊的精神來訓練社員，經此訓練，出任黨務，則合作訓練院同時可作國民黨黨員基本訓練所。其訓練工作，分人格的，主義的，技術的三種。而期限分學習三年，實行三年。務期得到在社會的合作事業，在國營的經濟事業，在政府，在黨

部服務的人材。

(四)全國合作銀行組織大綱，其目的完全在資助合作事業，資助農工事業，資助小本營業，並為信用合作社之中央調劑機關。

○……………○ ●合作社之發軔史略● ○……………○

吾國合作社之創始，何社最早，論者尚不一致。然查北京大學日刊所載，確知北大消費公社，實成立於民國七年，早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一年。至其宣言中，有云清華已早有合作社，然余查清華合作社歷史，知其所云錯誤。(註三)徒以該社章程內容，有未至符合作原則，(註四)而多不為國內人士所推崇，余意大凡一種學識與制度之倡始，其初自不能完滿無缺，荒墟荆棘叢中，能另闢途徑，其艱苦卓絕，固非外人所知；然惟其倡業之維艱，愈足為吾人所矜式，故余以中國合作社始祖之榮銜冠於該社，諒亦為人所同情乎。至平民學社與華洋義賑會所倡辦之合作社，各有其特點與功績，當於下節分別述之。

(一) 北大消費公社之發軔史略

民國六年北京大學法科教授胡均先生，以消費公社，歐美行之久矣，而吾國獨付缺如，故為文倡導，載諸日刊(註五)。本年十二月十七日，為該校二十週紀念，於紀念會上，復有法科學長王建祖先生，對各種合作社有系統之演講，分述合作社之意義，來歷，及其類別。彼云公社者，一種經濟之團體也，日本名之曰組合，英國名之曰 Cooperative Society。此種團體，倡始於十九世紀初年，以排除生產人與消費人中間之障阻為宗旨，其後師其意者漸多，於是有生產，交易

，及消費各種合社。嗣胡鈞先生復申其義：略云近世關於社會之學識有二種理論：一曰競爭，一曰互助。其始世界上一切學問事業之發揚，莫不持相互之競爭，然其結果，不幸成爲極端之個人主義者，互助之說，爰以倡盛。故自十九世紀後半葉社會主義發達以來，互助之精義，遂爲國家社會所倚重。自經濟發明分業(The Division of Labor)以來，合作之業，愈感緊要，北大既爲一團體，合作之精神，尤不可不先事訓練，以備將來投身社會之預備也云云。總觀其詞，覺彼提倡北大團結一致之運動，實較提倡純粹之經濟合作運動爲尤注重，此不無遺憾者，宜其有曰『若夫以消費公社之方法，收物美價廉之效果，歐洲諸國普通社會中，均認爲最重要之經濟事業，而在吾校中猶屬第二義也』。然經此倡導，各科學生署名發起者，竟有六十餘人，於民國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七時，在文科第一教室開籌備會，到會者計四十餘人。推李宏增爲臨時主席，江永一李士杰劉兆璜葉淵頻有發言，又推定籌備委員十九人，計分四股：爲文書，會計，交際，庶務。是月二十九日，開全體籌備委員會，議決具呈校長，至明年(民七年)一月八日奉校長批准籌辦，並允檢給房屋景山東街四十二號地址爲售品所。是月十五日，開始招股，至三月三日共得四百三十八股，計銀幣二千一百九十元，(每股五元)，因於三月三十日開成立大會，公推胡干之爲主席，是日校長蔡元培氏，因事未到，特函請胡君爲代表致辭，北大消費公社，由是遂告成立。

註三 清華大學合作社史考

改組年月	名稱之變遷	經理人	紅利分配
民六年以前	嘉華公司	校外商人	商人獨佔
民國六年	售品所	學校	津貼 <u>成府小學</u>
民國九年	售品公社	教職員及學生	股東

註四 北大消費公社章程 不合合作普通原則之處約有四端：

(一) 社章七三條：『普通社員 均有職員選舉權， 兩股以上之社員，均有職員被選舉權』 揆諸合作社社員地位一律平等之原則，似多不合。

(二) 社章二十條『凡社員持摺購物，得為一定之回扣』此種辦

民國十七年九月廿七日後消費合作社 學生自治會 股東及消費社員

法，社員每次所得甚微，殊不足獎勵其積蓄。

(三) 社章二十二條『凡社員可以欠賬』與合作原則現錢交易不符。

(四) 社章二十三條：內盈餘分配之歸定，對於舉辦合作教育與聯帶事業金，毫無分配，實為不妥。

註五 胡鈞先生為文提倡合作之原文

消費公社，為經濟團體之一，在歐美各國，已極發達，其用意，為以賤價得精美之物品。運用既久，便發現團體動作，互相扶助之精神，於國民經濟中寓社會教育之精義，經濟固為專門之科學，實普通人生日用之常識，故經濟團體之組織，為各科學生將來入世所必要，非經濟學者專門之事業也，各科學生，利用此機會，以考察一般經濟之現象，其欣幸甯可既乎。

(二) 平民學社之發軔史略

平民學社，於中國合作運動初期中，確曾表現其不滅之勞績；其效影響於當時社會獨深，中國合作運動聞名于世界者，亦惟此社始。該社於一九二〇（民九）五月一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誕生，可分三時期述之：

(1) 前期——平民週刊社之宣傳期

平民週刊第一期，出版於勞動節，彼產生之原因：一曰受新潮流之鼓盪，二曰鑒於五四運動之勝利，三曰促成於魯案之失敗。其宗旨為提倡平民主義，促進平民教育。平民發表第一篇合作文字，即王世穎氏之『論消費合作』（載在第四期）。其後第六期即有合作專號。該刊經營之要件，稿務由復日同學撰述，及薛仙舟先生由美攜歸之著作之翻譯。經費方面：由社員之捐助與學校之津貼。印刷方面：初在救國日報附印，後因民國日報附刊星期評論停止，乃由邵力子先生介紹平民繼續。

前期計共經十九月，發行平民八十期，平民週刊社，才改組為平民學社。

(2) 中期——平民學社之經營

平民週刊，只能限於宣傳，範圍太小，爰有改組平民學社之舉，其事為一九二一年（民十）。是年十二月六日，開成立大會，通過章程九章十八條。宗旨為研究合作主義，提倡平民教育，發展平民經濟。並設圖書及出版二部，均有驚人之成績。

中期計共經四閱月，共發行平民一百十三期。

(3) 後期——平民學社之參政期

時合作運動者已參加政治活動，因其時三民主義與農工政策，已逐漸普遍於社會，平民學社深以合作運動未得幫助政治為慮。一九四期內宣言中，僅指合作與農工之關係，而無名顯之表示；其後張廷瀨發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的合作運動』，及『合作主義者，為甚麼要加入政黨的意見』，態度始顯。不期其時江浙戰起，民黨黨務，未能公開活動，先鋒社之工作，因亦停止矣。

後期亦可名曰衰頹期，計經六閱月，共發行平民二十二期。

(三)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會指導下之合作社之發軔史略

中國自有合作運動以來，其規模之宏大，歷史之久遠，而辦理之有成效者，舍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在舊直隸京兆各縣所協助成立之農村信用合作社莫屬。該會宗旨不僅限於義賑，且最注重於救災與防災，鑿井開渠築路之工程，其用意皆在此。然農民生活奇苦，借貸維艱，利息高昂，該會提倡信用合作社之用意，即所以解農民之倒懸，與拯農民於水深火熱中也。

該會既以是為宗旨，爰有農利委辦會之產生，是時正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該委辦會目的，係招請農學經濟專家，共同研究，為農民通融資金及改善經濟狀況之方法，結果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是年六月二十九日，該會執行委員會議決撥款五千元，為試行籌辦經費。是年夏，該會着手調查鄉村狀況，同時參照外國合作制度，結果認雷發巽之信用合作社，最合中國之需。民十二年四月四日，議決農村信用合作社之模範章程，同年八月十七日，特設合作委辦會，專理合作放款事務。至民國十三年二月，直隸（即今河北）涑水縣農村信用合作社，被合作委辦會承認為合格，此為正式成立之第一個合作社。

救災總會，所放之款，為數甚少，而農民受惠實多。查河北各縣通行利率，大抵為三分，救災會放款僅六七厘，由合作社放款與農民時，亦不過一分，且可免去種種手續上之苛刻條件，由此則該會所放款項，對農民之幫助，不難想見。按該社借出之款，用度大抵分三種：一還債，二充生活必需費用，三作生產事業。上述三種用途，於農民均甚切要者也。至其借款之數額，十元至二十元者超總額之半，由此可知受合作社之實惠者，以極小農家為最多。

其後社務日漸發達，會內又有農利股之設，合作委辦會為立法機關，而農利股則為實施機關。二者相輔而行，進行愈覺順利。

該會又覺合作運動之成功，非從教育農民，切實努力不爲功，爰有發刊合作訊，及召集合作講習會之舉。合作訊爲小報式之月刊，『以傳達合作消息，普及合作思想，提倡合作事業，改良農事及農村生活』爲宗旨。合作講習會，專爲訓練各合作社之辦事人員而設。其宗旨爲傳授辦理合作社必需之實用智識及技術，以改進合作社經營方法，並使各合作社代表，互換意見，聯絡感情，以謀合作運動之推廣。第一次合作講習會，係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召集，時間一星期，到會者一百另四人，來往旅費，及會膳宿費，均由救災總會發給，此外並贈與應用之書籍紙張等項。

該會對於合作社數加多，根基已確定後之第二步辦法，爲使各社聯絡組織合作社聯合會，益增大其勢力，藉以減輕該會之責任，并使各社漸達到自動自立之地位。第一個聯合會係於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安平縣成立。名爲安平西南區農村信用合作社聯合會，於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經合作委辦會承認。

救災總會，對於合作運動之推行，向取緩進主義。蓋欲合作運動能健全之發展，必須有穩固之基礎不可，若徒驚虛名，雖一時期內，合作社得遍全國，一旦瓦解，勢將不可收拾也。

救災總會對於合作運動之經營，其成績已如上述，而考其辦事所費之欸，殊足爲吾人欽佩：查該會自民國十三年開始承認合作之年始，至民國十八年底止，共只費洋三萬四千九百另五元（內含薪金，旅費，文具，紙張，印刷，及講習會；但房租茶水燈火郵資，及辦事室公用差役工資不計）。其因可分數種：一辦事務實，用度摺節。二辦事人工作勞瘁，而報酬省略。三延請專家，皆係義務。以些許之金錢，造如許之事業，鄉間農家，均得實受其惠，此種精神，予此後辦理合作運動者之一大教訓也。

○……………○
：合作行政發軔史略：
○……………○

民國十六年以前，當局類多昏聩，罔恤民艱，合作社之活動，常遭政府之摧殘。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合作事業，漸為當局所重視。民國十七年二月中央委員蔣中正張人傑李煜瀛陳果夫等十七人，提出『合作運動委員會建議案』，後經議決，於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之下，設合作運動委員會，並決定每年宣傳費五萬元。然其後迄未實現。中央黨部為集中下級黨部工作於地方自治起見，曾於十七年十月頒布七項運動綱要，列合作運動為七項運動之一，於民國十九年，曾延聘專家，草擬合作運動實施方案，為各級黨部工作實施之準繩。二十年復有歸定世界合作紀念日，為全國舉行合作週之期。然今以國事紛擾，黨部亦未暇顧及合作運動之消長也。截至現時止，猶未聞有全國合作法之訂立，但於二十年五月，實業部曾公布一『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此係以部令公布，非立法院正式通過，經由國民政府公布者可比，是否具有推行之效力，頗屬疑問。

茲將各省市合作行政之發軔史略述之如下：

(一)江蘇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克復江蘇，於瘡痍之後，民困待蘇，爰有農民銀行之創設。劃孫傳芳時代徵收之二角畝捐，撥充基金，以低利之款，貸與農民。同年十一月農工廳長何玉書，以為提倡合作事業，非先培養專才不為功，乃有合作社指導員養成所之設立。七月成立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延聘專家，主持會務。十七年七月，有江蘇省合作社暫行條例之頒布。經二年之經營，全省設有合作社之縣治，計共二十九縣，如鎮江，丹陽，江寧，無錫，溧陽，高淳，江陰，吳縣，崑山，武進，松江，金山，嘉定，常熟，句容，吳江，

江都，南通，海門，高郵，淮陰，漣水，銅山，沛縣，豐縣，蕭縣，睢寧，宿遷，沐陽，總共社數計五二八社，社員人數總計二〇二五七人，社股金額已繳者計共九三四二二元，未繳者計共三九四八一元。合作社種類計分信用，運銷，利用，生產，消費五類。（以上據該省十八年度上半期之合作事業統計報告）

（二）浙江 民國十七年五月，浙江農產討論委員會通過浙江省農村信用合作社暫行條例。九月浙江農民銀行籌備處宣告成立，同時建設廳附設之合作指導人員養成所開學，由各縣考送學員，入所肄業，畢業期限半年。十八年七月建設廳特設合作事業室，專辦全省合作事業。迄十九年四月止，浙省成立之合作社數，計共三五二社。如杭縣，德清，餘杭，嘉興，海寧，富陽，崇德，嵊縣，吳興，金華，海鹽，蕭山，衢縣，永嘉，浦江，諸暨，平湖，瑞安，青田，東陽，餘姚，紹興等縣，各設有合作社，社員數額約計二萬餘人。農民銀行初期試行放款，數額計八千五百餘元，後籌備處突告停辦，十八年十月中國農工銀行浙江分行，繼浙江農民銀行籌備處成立，省府決議撥款三十八萬元交農工銀行作為農民組織合作社之放款。迄十九年四月止，各地合作社向該行申請借貸，款額總計達二十三萬六千九百餘元矣。

（三）河北 河北之有合作社，雖較其他各省為早，然均出於華洋義賑會之倡導，故河北之合作運動，亦即華洋義賑會之合作運動。該社發軔史略，及一切進展狀況，已詳述上節。茲將河北省府之經營略述如下：

十八年八月，河北省農礦廳成立，其時即決定推行合作為施政急務。是年十二月合作講習班開設，其中學生多屬中等以上程度，且多富於辦事經驗，訓練時間約五個月。十九年三月七日，省府議決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章程，該會即依據是項章程，由農礦工商二廳，合聘

人員，組織而成。於四月十日告成，所有關於推行合作事項，概由此委員會計劃主持。委員中有曾在華洋義賑會辦理合作事業已有經驗者，及在北平大學教授合作學科者數人，故工作進行，殊為順利。是年四月十一日，省府正式通過河北省合作社暫行條例。

(四)山東 民國十八年六月，魯省農礦廳有合作指導養成所之創設。十月成立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十一月公佈山東合作社暫行章程一〇二條。省內重要市縣，各設合作指導員一人或數人，多以養成所畢業學員充任。指導人員，隸於縣建設局，又縣治之大者，設立合作社指導所。各項合作行政組織，無不取法蘇省。民十九年之縣指導所告成者，有濰縣，濱縣，臨朐等三縣。該省以缺乏農民銀行及調劑農民金融機關，合作社之經營，異常艱難，該委員會經費，每月只三〇五元，其窘迫狹小之象可知。

(五)江西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省府公佈江西合作事業指導所組織大綱。十八年一月江西合作事業指導所宣告成立，直轄於省建設廳，該所主任，初由建設廳長自兼，後始選員專任。該省曾歷次派遣學員至江蘇，受合作之練訓者頗衆，學成回省學生，擬有工作計劃大綱，江西省合作社暫行條例草案，江西合作事業實施程序表。省指導所經常費月計九百元，薪金支出且逾總額百分之六十，以費支絀，故合作運動鮮見實效也。

(六)南京市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南京始有合作行政機關，其後特別市社會局組織合作事業指導所，十八年八月由社會局改組為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負指導全市合作行政責職。十二月公布南京特別市合作社暫行章程。至京市已有合作社之設立者：如首都市民消費合作社，民衆消費合作社，中央政治學校消費合作社，中央黨部工作同志消費合作社，豐潤亦有消費合作社一所。

(七)上海市 中國合作運動在上海發生甚早，民國八年十月，即有上海合作同志社之組織，該社爲薛仙舟先生所倡設。關於薛氏事略，已於上節詳述之矣，此處不贅。十一年又有上海合作聯合會成立。同年上海職工俱樂部，以實行合作主義號召。十三年復有上海合作協會之倡立。十五年又有上海消費合作社之創設。上海之有合作行政，始於特別市政府之農工商局。十七年三月成立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延聘專家，從事擘畫。是年五月復設合作人員養成所，培植實際經營人材。十月制定上海市消費合作社暫行通則：計九章五十一條。十八年四月暨十九年七月，兩度舉行合作運動宣傳週。

(八)湖北 湖北省政府曾於四十七次政務會議通過湖北農民經濟人員養成所簡章。湖北農民合作銀行籌備處章程。湖北農民合作銀行暫行規則等條文。及財政廳擬定之農民合作社章程草案。

(九)漢口市 漢口市社會局成立以後，曾督促市民，組織信用合作社，擬定計劃大綱：分宣傳，訓練，指導三項。並有於建築新村中，創辦合作社之計劃。

(十)湖南 民國九年，該省即有湖南大同協社之設立，嗣以當局疑忌，橫遭封閉。迄後湘省政府成立，對於合作事業，尙屬注意，於十七年施政大綱中，明定提倡合作事業爲民政及建設之要務。

(十一)四川 四川於合作運動，省府未甚注意，故無具體倡導計畫。惟省內各合作社已早有創立。如民十三年之中壩農業協社，十五年七月成立之成都農工合作儲蓄社，巴縣北磅里之峽區消費合作社，及成都之普益協社。

(十二)安徽 安徽境內，除北平華洋義賑會曾指導設立農村信用合作社多處外，又有蕪湖平民事業建設委員會。政府合作行政之計畫，則甚少設施。

(十三)福建 福建泉州，於十九年曾設有合作事業促進會，分研究，出版，宣傳，指導四部。

(十四)廣東 最初曾由戴季陶先生起草產業合作社法草案，此草案曾載於新青年雜誌，然未曾施行。至十八年十二月，廣東建設廳又有林業合作社章程之制定與公佈。

總之中國合作運動，及今確具若干勢力，而尤以江蘇，浙江，河北，山東四省最有成績。該四省所以能致此者，雖因省內人民對合作有興趣，能努力，然政府之倡導與輔助，其功亦至宏也。

○……………○ 各類合作社實錄 ○……………○

一消費合作社

(1)北大消費公社 成立於民國七年，為北大教職員與學生所發起。(其詳見上上節)

(2)汕頭米業消貨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一年，為潮汕鐵路工人所組織，基金乙千五百餘元。

(3)安源路礦工人消貨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一年。翌年即有社員一萬三千人，資本二萬元，營業注重必須品及日用品，為初期合作運動中之具有規模者。

(4)上海職工合作商店 成立於民國十一年，為職工俱樂部所辦，股東須用物品，每年須填具表格，交與商店，以便定購。至民國十二年四月因事宜告停頓。

(5)新會消貨合作社 有社員五百餘人，資本三千餘元，營業限於米糧及日用物品。

(6)同孚消貨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七年，為上海商務印書館職

工勵志會消貨合作會改組而成。次年有社員一百餘人，資本一千餘元，營業以米爲大宗。

(7) 武昌時中合作書社 由時中書社改組而成，民國十二年成立，販賣中西書籍報紙文具，並兼辦學生儲蓄，民國十六年宣告停頓。

(8) 甯波第一消貨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二年，係工商友誼會會員所發起，以改良經濟生活爲目的，資本定五千元。

(9) 上海消貨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五年，資本一萬元，以『經濟的方法，供給社員用品，服務社會』爲宗旨。次年報告云有社員二百二十一人，營業月計一千五百元左右。

(10) 杭州蕙蘭中學消費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八年，營業以食品及日用品爲大宗。股額二百股，每股二元，共收股金四百元，限定每人只能買一股，營業平均每月二百元，紅利除營業員酬勞及公積金外，按消費額大小分配，其宗旨爲『以互助之精神，謀本校師生消費之便利節省及改善爲宗旨』。組織分全體大會，董事會，及營業部。全體大會由社長負責，總攬全社事務，作者曾爲該社發起人之一，並任第一任社長；董事會由董事長爲主體，下有董事七人，（按董事會即監事理事組織而成）營業部由經理負責，下有營業員四人，作者於民國十九年離杭，及今該社之近況不得而知矣。

(二) 生產合作社

(1.) 湖南大同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九年，以工讀互助之精神，謀生產與消貨者之利益。社務分生產消貨教育三部，後被當局認爲提倡無政府主義而遭封閉。

(2.) 長沙筆業工人合作社 成立於民國十一年，社員因困於生活，而致與僱主決裂，以自成此社，後爲官廳勒令解散。

(3.) 蕭山衙前農民協會 爲一種農村之生產合作社，成立於民國十年，後亦被政府所封閉。

(4.) 上海綢緞業合作染鍊工廠 成立於十九年九月，資本五百萬元，由社員四十家所供給。社員染鍊，照價收貨，經營費按數攤派，利益按社員交易額之多寡分配享受。

(5.) 丹陽絲綢售賣合作社 十六年由金陵大學農科提倡組織，謀絲行與機戶兩方面之合作而推廣銷路，社務甚發達。

(6.) 烏江棉產售賣合作社 十五年成立，由種棉農家組織而成，共同經營合作軋花打包售棉等事，棉種優良，價格亦甚公平。

三信用合作社

(1.) 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 爲第一個有規模之中國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於民國八年，由薛仙舟先生所發起。

(2.) 成都農工合作儲蓄社 成立於民國十年，爲中國提倡農村合作社之最早者。

(3.) 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所辦理之農村信用合作社 該會所辦合作社之發軔史畧及其內容已詳述上節。

(4.) 金陵大學農林科農業經濟系所辦之信用合作社 最初有豐潤合作之倡設，辦理頗有成效，於是擴充而至勾容，謝家邊，及蔣岡村。所須款項有金大農林科，用私人担保，向上海儲蓄銀行息借，按原利放給合作社。民國十五年中國賑款委員會，核准撥款五千元，給與農科所辦之合作社，其後成績斐然。

○……………○ 結 論 ○……………○

中國合作運動，自民七迄今，十餘年來其間固不能盡滿人意，然

讀上述各節，知中國合作事業，在黑暗中已呈一線曙光，雖近年來國內秩序騷擾，政治紛亂，合作運動，殊鮮實效，然此不過一時之現象，吾人不必寒心！倘合作運動者能勤慎果毅，不輕忽疏懈，對人皆以至誠相見，對事則皆審慎從事，成效雖緩，其基必固；否則若不加思索，人云亦云，輕舉妄動，善效未睹，而惡報隨之，因之社會人士視合作為畏途，甚且怨恨交作，勢必為鄉間土豪劣紳營私肥己者所乘，謠誑頻傳，邇遐咸聞，欲合作運動之進展難矣。

學者提倡合作，固不當以此為沽名釣譽之工具，亦不宜妄談理論，敝履國俗，致鄉間人士見而生疑，聞而怯懼。舉凡國內平民經濟組織之現況，與夫歷代賢儒利民福國之舊典，均當詳籌熟慮，復能參以歐美新制，因地制宜，循循善誘，推行合作，方有實效。若徒高唱德法之制，英美之法，襲人之盛，忘己之俗，數人之典，忘己之祖，終至畫虎類狗，無補於民者也。

自民黨北伐成功以來，國府黨部確有提倡合作事業之意，然迄今尚未籌有全國正式良善之合作方案，各省市合作運動，因失秉承，至為遺憾。且合作事業必須由國家制定法律，其行動遂有法律上之地位；況我國以事屬創舉，實際組織完備之合作社，為期不長，益以民智陋塞，組織多屬被動，而今已成立之合作社，又少健全者，故全國整個良善之合作法規之制定與頒布，尤急不容緩者也。余意法規之條文，似不宜過於繁瑣，志趨宜單純而不過於高遠，成立合作社手續，尤宜簡捷便利，則日後合作事業之發展，方有蒸蒸日上之望。又合作社經營未發展前，其資金之流通，至為重要，故必須有金融機關之調劑，此種機關，須由政府組設，專事貸放低利款項，調劑合作社金融，合作社有堅強之後盾，其進展自必迅速。

再欲求合作社之發達，吾人欲其量之急增，無甯求其質之充實，

華洋義賑救災會所辦之合作社之成立條例，頗稱嚴格，數年來該會所辦之合作社數量雖不急增，而每社內容，殊為完善。至合作運動之發展，教育效力，亦甚宏大。如該會所辦之合作講習會，及合作訊皆是。合作講習會之設立，不但可以相互觀摩，交換意見，且亦聯絡感情之良策也。至合作訊之效力，亦能傳播合作之知識，溝通各社間之感情，與介紹農業之學識。總之上述二種教育方法，農民受益，固非淺鮮，而欲謀合作社質量之充實與發展，尤多補益。

提倡合作之動機，必須純正，除改良經濟情形外，不當有其他之作用——如宗教，或其他動機。至與政黨發生關係，尤為危險，因政黨每以政治環境之改易而呈消長，若合作運動之進退，隨政治環境之順逆，則合作運動之進展，實不可期；況政黨中多野心政客與貪黷官僚之流，每好利用合作美名，掠權奪利，以營私肥己，此則吾人必須顧慮者也！

信用合作社，在目前中國地位之重要與否，吾人當加考慮：陳仲明先生曾於中國合作調查報告(三)內有云『按江蘇全省合作事業，均偏重於農村，而農村合作又側重提倡信用合作……今日中國農村金融之枯竭，固為不可掩之事實，但徒恃信用合作，合作之力量實在太小，所以非提倡他種合作事業；如農產的共同販賣，共同生產，以免除種種的剝削不可。』(合作月刊三卷五期十七頁)合作運動偏重信用合作社，其效力當然不大，然揆事度勢，當今中國之農村社會，居民生活，備竭困苦，兼兵匪之勒索，重利之盤剝，信用合作社之倡設，實為當今切要之圖，且今中國農村，生產量不大，交易範圍甚狹，欲增加生產量，擴大交易範圍，以營共同生產與共同販賣；尤非倡設信用合作社，以大宗資金，輔助農民不為功！

董時進先生曾言中國合作運動，過去已歷二時代：第一曰朦昧時

期，北京上海及救災會初創辦時代表之。蓋當時除少數主動者外，即合作社中人，亦不詳其自身爲何物，外人對之，更漠然無關。第二曰盲從時期，黨部政府學校及熱心合作人士，提倡合作，大事宣傳；一般投機者流，莫不交贊合作，然究其實際，彼等果未嘗有澈底之瞭解與確切之信仰也，此種現狀，余意在初創時，在所難免，然今後自當痛改前非，澈底研究，切實從事，合作運動之前程，庶有賴焉。

茲再重述余對於目今中國合作運動之意見，條述如下：

1. 鄉間倡辦信用合作社，實爲當務之急。
2. 合作運動之進行應純正，應以改良經濟情形爲動機。
3. 合作之發展，求質之充實，較謀量之增加，尤爲重要。
4. 政府須速訂全國正式良善之法規，與供給大量之資金，以輔助合作運動種種事業之發展。
5. 學者倡導合作，須注意中國之環境與歷史，然後所言皆能切中時要。
6. 最後欲中國合作運動之發展，還須辦理合作事業者之審慎，忍耐，與努力。

~~~~~  
 {合作史料參攷書舉要}  
 ~~~~~

中國合作事業調查報告 合作月刊三卷一
 二五八九十各期 陳仲明

中國合作運動小史 伍玉璋

二十年來中國之合作運動 清華週刊三十
 五卷八九兩期

中國合作事業述評 農業週報
 一卷二期 宋希岸

合作史料 北京大學消費公社
 成立紀要及章程 合作月刊三卷六期 陳仲明

農村合作 董時進

中國合作運動大事紀要 新生命三卷三號 侯哲葦

中國農村信用合作運動 張鏡予

柳陰垂釣

——潛旦——

又是飛花落素時，一池暖水綠差差，羨魚不忍弄鉤餌，
暫把柳絲作釣絲。

其二

荷錢點點半圓青，乳鴨池邊夢未醒，欲放一竿梁上樂，
柳絲先爲掃浮萍。

中國革命往那裏去？

沙法洛夫著

芹 園 譯

托洛茨基 (L.D. Trotzki) 在他的『不斷革命論』書中，又把中國革命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了。托洛茨基雖竭力回憶他過去有一個短時期怎樣參加布爾塞維克的工作，可是他現在已經完全走到社會民主黨的泥坑中去了。

也在『不斷革命』書中，說：

『經濟的與政治的不平衡的過程之調和，只有在世界範圍中才能達到。局部的，這就是說：中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問題，不能夠視爲只是中國經濟與中國政治範圍中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就要談到兩個彼此完全不同的觀點：國際革命(!!!)之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不僅是落後的中國，全

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在他自己的民族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已經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這對於不十分發展的民族也是一樣。例如英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在性質上便要和其他困難與矛盾相抵觸，而且他的困難也許不會比中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更少，要克服這兩種情形之下的矛盾，只有國際革命的道路。這樣的提出問題，才能將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是否『成熟』或『不成熟』的問題取消。無疑義的，這裏只剩有一點：中國的落後，使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任務，非常困難進行。這是否說，每一個甚至落後的殖民地的國家，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都已經成熟了呢？假使對社會主義尚未成熟的話。不是的，這決不是這種意思，如果如此，那還有什麼一般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特別是殖民地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呢？我用問題答覆問題說：每一個殖民地國家都已成熟可以立刻解決和完全解決他自己的民族德謨克拉西的任務，這些話要寫在什麼地方呢？問題應該從另一端來着想。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環境下，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要想獲得澈底的勝利，只有在該國的社會關係政治關係都已成熟，能使普羅列塔利亞奪取政權，成為人民羣衆的領導者的時候，才有可能。如果這些條件都還沒有，那末民族解放的鬥爭，便一定要得着半途而廢的結果，完全反對勞動羣衆。』（見托氏著『不斷革命論』一九三〇年柏林出版，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這種社會民主黨的漂亮說法，我們實在不願意多廢布爾塞維克的紙筆墨，因為在這里托洛茨基已經澈底的取消了殖民地的革命。假使他現在還能迷惑很少的一部份工人時，麥克唐納爾老爺，以及其他干涉中國革命的組織者，當然是非常誇獎他的。當托洛斯基問全世界的布爾喬亞計算他自己的功績，並安慰他們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尚

未成熟的時候，這些布爾喬亞的老爺和社會法西斯蒂的先生們怎麼不會歡喜呢？當托洛茨基先生向麥克唐納爾說，現在印度能夠勝利的只有圓棹會議，而完全不是革命，當托洛茨基先生虛偽的證明說：目前中國能勝利的只有武裝干涉，農民革命是絕對的沒有權利能夠存在的！麥克唐納爾這些老爺們怎麼不會向托洛茨基先生鼓掌呢？托洛茨基正是這樣肯定這樣說的，托洛茨基說：

『中國地主的等級幾乎沒有，土地所有者和布爾喬亞的聯系比沙皇俄國還要密切，因此中國土地問題的比重較之沙皇俄國時代要少得多。』（見『不斷革命論』三〇頁）

托洛茨基始則在『理論上』反對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繼則取消富農是一個『異己的冒險主義的』階級，托洛茨基實在不難再進一步的宣佈殖民地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內是沒有勝利的可能了。J. Stalin老早就說過，托洛茨基的確已經回到他的老父亞克雪洛德那里去了。他一天一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隔離，與社會民主黨的舊理論完全接洽在一起了。社會民主黨說：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各國都同時爆發，才有容易勝利的可能。

這些話，本來是用不着多說，因為他已與『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絕對一樣，假使托洛茨基主義派在中國不企圖與黨的路線爭辯，不企圖以不斷革命論，和工農民主專政相對立的話，托洛茨基主義對殖民地農民革命的取消態度，必然要變成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武裝干涉反對殖民地世界的一個不斷派。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有在他用廣大羣衆英勇鬥爭的精神徹底的肅清一切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農奴制度的時候。在他面前必須打破國際帝國主義流血的陰謀，對於這一點，中國的工農羣衆必須使用絕大的力量。

還是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列寧就指出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之

非人的壓迫已經造成了偉大的革命鬥爭力量的前提——『歐洲對亞洲殖民地的劫掠已經鍛鍊了一個日本取得了偉大的軍事勝利，以保證他獨立的民族的發展。沒有絲毫疑義的，英國人對於印度數世紀來的劫掠，與所謂『先進的』歐洲人反對波斯與印度的德謨克拉西的鬥爭，在亞洲已經鍛鍊了數百萬數千萬的普羅列塔利亞使他們可以取得同樣的勝利(如日本一樣)以反對壓迫者。』列寧還是在最初的發展階段上便已如此指明出殖民地解放運動有力的那一面，托洛茨基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在世界經濟恐慌與帝國主義資本向工人階級與殖民地實行總進攻的環境下！——却無恥的向全世界宣言說：殖民地的革命在一個國家內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革命，有他的今天和他的明天，新的中國革命還沒有生長成爲完備的樣式，但是他已經在敲門了，爲要他公開的爆發出來，便必需普羅列塔利亞有組織的堅忍的力量，需要羣衆發動的力量，在實際上團結起數十百萬饑餓的失望的農民。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奪取的一切優越權利，均應該完全取消，因爲經濟統治地位的保存與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是完全不兩立的，外國的企業必須收歸國有。至於中國的企業，這在目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階段中，中國共產黨還不能夠把工業國有作爲自己最近的任務，這不是因爲普羅列塔利亞反對布爾喬亞的鬥爭，而是因爲他爲取得鬥爭的勝利，不能將自己的革命使命與農民羣衆的動搖性，及領導農民教育農民完全隔開。中國普羅列塔利亞還不能嚴厲的集中供給，嚴格的限制貿易自由，因爲他還應該避免一切虛偽的方法，免得農民羣衆誤解我們要破壞小農經濟。

目前根本的中心任務，在革命的意義上講來，還是在轉變中國的農村經濟，中國的布爾喬亞若要採取此種或他種方法，以停止國內一切

工業的生產，那麼他便必須遭受革命的打擊，一直到沒收他停工的工廠。但是一切革命的手段，都應該產生于鬥爭的邏輯——為羣衆所通過，適應羣衆自己所了解的利益。

在中國，快要來到的並不是他自己的一九〇五，他已經更進一步了，然而還沒有走到十月的直接門戶，他前面還有許多過渡的階段，這些階段只有戰鬥才能解決，只有將人民羣衆緊密的強固的團結在普羅列塔利亞的領導之下。

中國革命的高漲，需要國際普羅列塔利亞偉大的幫助。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是要來壓迫中國革命的，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只有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的團結去回答他。中國現在是全世界一切矛盾的集中點。中國革命是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整個歷史過程中的一部份。每個勞動者不僅要明白這一點，而且要知道他自己在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隊伍中的地位。

如 願

——青尼——

風兒吹吧，願送將一切塵土，落花與熱情復歸無何有之鄉。

鳥兒唱吧，願春之踪跡為你小留，點綴人間之寂寞與惆悵。

雲兒來吧，願遮蔽了一切的陽光，把大地復歸黑暗——消滅了世人的苦惱與醜惡相。

心兒停吧，何必奏起蕩蕩的幽絃，訴出喜怒哀樂之繁響？

記憶消逝吧，何必記起誰恩誰怨，更追念無憑之幻想？

願一切如我願，心平如水，無他無我；但願花枝依舊，

風光無恙！

馬克思底農業理論與實施 (續)

布夸若斯夫着

可濁譯

(四) 城市與鄉村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還發揮一種謬論，就是所謂『剪刀』說。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反對這種理論，同反對流行於蘇聯出版界的一切其他的布爾喬亞的理論一樣。我們指的這種理論，就是說十月革命所給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少，老實說來，十月革命對於農民什麼好處也沒有。這種謬論曾經有個時候被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格羅曼 Groman 在我們的出版物上，大事鼓吹。固然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放棄了他的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大受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派底稱許而被他們利用反對黨。就是現在也絕對不能斷定地說他不流行於『蘇維埃的』輿論界。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牠牽涉到城市與鄉村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牠牽涉到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 (Contradiction) 問題。因此我以為這一個怪論也值得研究。 未完

說農民沒有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一點好處，這話對不對呢？

請看事實吧。我有著名統計學家惹姆卿諾夫（Nemchinov）底著名的統計表，該表曾經在我的『糧食問題』一文內發表過的。從這表上可以看到革命前地主『生產』六萬萬普特麵包，富農『生產』十九萬萬普特麵包。這就是說那時的地主手裏握有六萬萬普特麵包，那時富農有極大的勢力，貧農與中農生產了二十五萬萬普特麵包。舊鄉村，十月革命以前的鄉村就是這樣的情形。十月革命以後鄉村中起了什麼變化呢？還是拿這統計表上的數目字來看。就看一九二七年吧。這年地主生產多少呢？很明顯的他們什麼也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因為地主都被十月革命消滅了。你們知道這對於農民就輕易了許多，因為農民脫離了地主的火坑。這自然是農民在十月革命後所得的勝利。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多少呢？已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可見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勢力縮少三倍多。你們知道這不能不使貧農和中農底狀況輕鬆起來。一九二七年貧農和中農生產多少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可見十月革命以後貧農和中農生產的麵包比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這些事實就證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極大的利益。

這就是十月革命給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事實如此，如何還可以瞎說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一點好處？

這還不算。十月革命推翻了土地私有權，廢除土地買賣制，規定土地國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說農民要生產麵包並不要去買土地。從前他們多年積累幾個本錢為的是要買一塊土地。負重債，當奴役，只為的是得到一塊土地。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要算在麵包生產價值上去。現在農民已不需要這樣了。現在他不買土地，可以生產麵包。這是什麼呢？這是不是減輕農民的負擔？很明顯的，是減輕了。

其次，在最近以前，農民還得用舊式農具，依靠個體勞動去挖土，大家都知道，個體勞動使用腐舊的現在已不中用的生產工具，決不能賺得必需的資料來過寬裕生活，也就不能提高物質地位，發展自己的文化，跑上社會主義建設底廣闊大道。現在呢，自從加緊發展集體農莊運動以後，農民可以把自已的勞動和鄰人的勞動聯合在集體農莊之內，開闢曠地利用荒地；獲得汽機和耕種的發動機，因此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率至兩三倍之多。這表示什麼呢？這是說農民現在，因加入集團農莊之故，可以費同等的勞力而得更多的生產，這是說，麵包的生產比以前便宜得多。這是說，在價格固定之下，農民生產麵包所得到的比以前多得多。

看了這些事實以後，何以能斷定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以利益呢？說這種怪話的人顯然是誣蔑黨與蘇維埃政權，難道還不明顯嗎？但是由上述種種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由這種種可以說，關於『剪刀』與消滅『剪刀』的問題現在應該有新的說法。又可說，假使集體農莊運動依目前的速度發展下去，則『剪刀』很快地就要消滅。由上述種種又可以說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問題立在新的基礎上，城市與鄉村的對立現象可以加速地洗去。

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全盤建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他改造了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他創造基礎來消滅城鄉間的對立。他造成基礎使黨底『面向農村』的口號補上一個集體農莊的農民『面向城市』的口號。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農民現在從城市中得到耕種機，農學家和組織家又得到了反對富農及克服富農底直接的幫助。懷疑城市像懷疑強盜一樣的舊式農民現在往後退了。代他而興起的有新的農民，有集體農莊的農民，他對城市抱着希望。舊式的農民害怕降貧農，只是偷偷的升到富農的地位（可以喪失選舉權！），現在起來代替他們

的是新的農民，新農民有他們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莊，逃出窮困。

事情是這樣轉變了，同志諸君！

更可痛的，是我們的農學理論家不採用一切方法來澈底剷除企圖抹煞十月革命勝利的布爾喬亞的理論。

(五) 論集體農莊底本性

集體農莊是一種經濟底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種，這是毫無疑義的。

有人在這裡發言，抹煞集體農莊底意義。他斷定集體農莊是經濟的組織，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我應該申明，這樣評論集體農莊是完全不正確的。毫無疑義的這種批評與 Leninism 毫不相干。

經濟的形式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當然是由生產過程中人底關係來決定的。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決定經濟的形式嗎？但是要問：在集體農莊內難道有生產工具私有主這個階級和喪失了這些生產工具的階級嗎？集體農莊內難道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嗎？難道集體農莊不是在國家土地上所應用的主要生產工具底社會化嗎？有什麼根據來肯定集體農莊（是經濟的一種）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

當然，集體農莊內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莊內是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殘餘，這些殘餘還沒有消滅，但是一到了集體農莊的鞏固和機器化的程度加强的時候，這些殘餘一定就要消滅的。可是整個集體農莊，包括矛盾與缺點的集體農莊，是一個經濟的事實，他們在基本上是代表農村發展的新路線、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線，去對抗富農的去反抗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這難道可以否認嗎？集體農莊（當然不是指假的集體農莊而言）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鄉村中社會

主義建設底樞紐與其基礎，是在與資本主義份子作死戰中所發長起來的基礎，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有些人企圖抹煞集體農莊，宣佈他們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形式，這種企圖毫無一點根據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一九二三年我還沒有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Lenin 在他『論合作』這本小冊子內講到合作的一切種類及其最低級形式（販買合作社）和高形式（集體農莊的形式）。他關於合作，關於合作的企業怎樣講呢？他那本小冊子上有這樣一段話：

『在我們的現行制度之下，合作的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有分別，因為他是集體的企業，但是和社會主義的企業沒有分別，如果他以土地為基礎，同時又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着重符號由著者標上的）。

可見 Lenin 並不把合作企業單獨拿來看，而是把他們與我們的現行制度聯繫起來，看牠們是在國有的土地上，在生產工具國有的國家內，發生作用，Lenin 已是這樣觀察他們，於是肯定的說，合作企業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分別。

這是 Lenin 一般的論到合作企業的說法。關於我們現在的集體農莊，更有根據來說這樣的話，這還不明顯嗎？

因此，Lenin 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社底簡單發展』是與『社會主義底發展』一樣。

你們知道，這一位發言的抹煞集體農莊底意義是犯了反 Leninism 的極大的錯誤。

由這錯誤又發生其他的一個錯誤——即關於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這位發言的人描寫了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用了十分濃厚的色彩，以致令人設想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與集體農莊外

的階級鬥爭沒有分別。而且可以令人設想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更要劇烈些。同時在這方面犯錯誤的不單是這一位發言的人。浪談階級鬥爭，空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現在我們的在『左的』空喊家的特徵。最好笑的是這些空喊家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偏偏『看見』階級鬥爭，但在階級鬥爭存在而且揚溢於外的地方倒反視而不見。集體農莊內沒有階級鬥爭的成份嗎？有的。要是集體農莊內還保持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心理底殘餘，要是那里還有些不平等，那末，階級鬥爭的成份是不會沒有的。是否可以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與他以外的鬥爭是相同的呢？不，不同。我們的『左的』空談家不看見這種差別，其錯誤就在這裡，在組織集體農莊以前在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是什麼？這就是反對握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並藉此來奴役貧農的富農的那種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拚死命的鬥爭。在集體農莊的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呢？第一，這是擊破並剝奪富農的生產資料和工具；第二，這是貧農和中農在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底社會化基礎之上聯合到集體農莊裏面去。最後這是集體農莊內部各份子間的鬥爭，其中有些份子還沒有脫去個人主義的和富農的殘餘，希圖利用農莊內一些不平等來謀個人利益，另一些人想把這些殘餘和不平等趕出農莊之外。要不是瞎子，誰不看見集體農莊內部和外部的階級鬥爭底區別？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莊便算社會主義建設上必需的東西都有了，這是錯誤的。若以為加入集體農莊的都已變成社會主義者，那就更不對。實際上還需要做許多功夫來改造集體農莊的農民，糾正他們個人主義的心理，把他們造成社會主義底真正的勞動者。集體農莊機器化底過程越快，則這步功夫也做的越速。但是這一點絲毫不減少集體農莊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底柱石之偉大的意義。集體農莊底偉大的意

義就是在於他們是農業上使用機器的基礎，他們是改造農民，依普羅列塔利亞底精神在改造農民心理底基礎。Lenin 說得好：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全盤的心理與習慣，這是需要幾代功夫的事業。能夠解決這個對待小農的問題的，能夠健全他整個心理的，只有物質基礎和技術，只有在農業上廣大的應用汽機和發動機，廣大的應用電汽化的時候。』

集體農莊正是那種社會主義經濟的形式，只有經過這種形式才可以使千百萬小農使用機器和發動機，使用提高經濟的槓杆，使用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底槓杆，這一點誰能否認呢？

我們的『左的』空談家把這一點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發言的同志也忘記了這一點。

(六) 階級的進展和社會主義對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最後我要講到階級的進展與社會主義對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問題。

最近一年來我們工作底特點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蘇維埃政府 (a) 在全線上向鄉村中資本主義的份子作廣大的進攻；(b) 這一進攻已有而且繼續有很顯著的積極的結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從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進而為消滅富農這個階級；這就是說我們在全部政策上造成了而繼續還在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轉度。

不久以前黨還主張限制富農底剝削。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在第九次的大會上當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時，這個政策又重新宣佈過。大家都記得 Lenin 給普列布拉仁斯基 (Preobrajensky) 底著名的信 (1922)，在這書信中，他又講到必

須實行這一個政策。最後該政策又由十五次大會批准。我們一直執行到最近。

這個政策對不對呢？自然對的，牠無條件是對的。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可以這樣進攻富農？我們當時是否可以想到這種進攻的勝利？不，不可能的。要是這樣，那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政策。就是極危險的對進攻開玩笑。因為我們一定要遭失敗，一遭失敗便會鞏固富農的地位。爲什麼？因為那時我們在鄉村中還沒有像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那樣的支柱，作爲大舉進攻富農的根據地，因為我們那時還不能拿集體農莊與國立農莊那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來代替富農資本主義的生產。

一九二七年季諾維也夫與托洛茨基的「反對派」極力要把馬上進攻富農的政策強迫我們接受。我們不採用這種危險的冒險政策，因為他知道鄭重的人決不肯拿來開玩笑的。進攻富農是件嚴重的事情。不可把牠與反富農的宣言混淆了，也不可把牠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派強迫黨提出的向富農搔癢的政策混淆了。進攻富農就是打破並消滅富農這個階級。除了這些目的之外，所謂進攻就是一個宣言，就是搔癢，是就空口么喝，却不是真正的進攻。向富農進攻就是準備作事，是打擊富農，打擊他使他再也站不住腳。這在我們方面叫做真正的進攻。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希望得到勝利呢？這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六萬萬多普特麵包，其中拿出來交易的有一萬三千萬普特。這是很大的力量，對他不可忽視的。當時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產生了多少呢？一共八千萬普特，其中送到市場上去的（商品麵包）約三千五百萬普特。你們試想一想，我們當時能否拿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底生產與商品麵包來代替富農的生產與商品麵包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在那種條件之下向富農堅決的進攻的

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一定是失敗和加強富農的地位而且沒有麪包吃。因此我們當時不能而且不應實行進攻富農，我們反對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冒險宣言。

現在呢？現在事情怎樣呢？現在我們有了充分的物質的基礎來打擊富農，擊破他的反抗，消滅他的階級，拿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底生產來代替他的生產。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的麪包生產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少二萬萬普特）。大家又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與國立農莊生產商品麵包共一萬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還多些）。一九三〇年國立農莊和集體農莊的麵包底總生產不下七萬萬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的要多）商品麵包在二萬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要多得多）。這亦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

你們已經看見，我們現在有了物質基礎，可以用集體農莊與國立農莊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因此我們向富農進攻才有顯著的成效。所以講到進攻富農，要實際的進攻而不要限於一紙反富農的空文。

因此，我們最近以來，由限制富農底剝削的政策，進而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各方面都來問：對於非富農化的政策怎樣呢；我們在整個集體化的區域內是否准許非富農化呢？問題太滑稽了。當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時，當我們不能堅決進攻富農時，當我們不能拿集體農莊與國立農莊底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生產時，非富農化是不准許的。在那時非富農化底政策是必需的，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打破他的抵抗，消滅他的階級，拿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的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現在非富

農化是由實現大的整個集體化的貧農中農民羣衆自己來進行的。現在在整個集體化的域內非富農化已不是簡單行政的手段了。現在非富農化在那區域內是集體農莊建設和發展底組成部分。所以現時浪談非富農化，未免滑稽而且可莊重。已經割去了腦袋，使用不着去哭頭髮。

另外有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可否讓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當然不能讓他加入，因為他是集體農莊運動底討厭底敵人。這大概是明白的。

(七) 結論

這樣的六個樞紐問題。忽略了這六個問題，我們Marxism的農學家底工作是不能進行的。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是對這些問題的Marxism的研究可以澈底剷除一切及各種布爾喬亞的理論，這些理論有時——真丟臉——還被我們同志所散佈，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老早就應該剷除並拋棄他們，因為只有和這些理論作無情的鬥爭，才可以發展並鞏固Marxism的農學家的理論思想。

這些問題底意義還在乎他們能以新面目賦與過渡時代經濟底舊問題。

現在，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問題，階級的問題，集體農莊的問題，過渡時代經濟的問題都有新的立場。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的了解為退守而且僅僅是退守，這種錯誤一定要揭露出來。實際上Lenin在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說了，新經濟政策並不盡在退守，他說，他同時也是準備向城市和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作堅決的進攻的政策。還有些人以為新經濟政策是只為聯絡城市為鄉村而需要的，這種錯誤也是要指出來的。我們所要的不是任何的城與鄉村間的聯繫，而是那種足以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聯繫。我們之所以主張新經濟政策，因為它是為社會主義出力的；當它不能盡力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就把它拋開。Lenin說過，新經濟政策底實行是認真的而且是長久的，但從他來沒

有說過它要永遠施行。

我還得要提一提馬克斯的複生產理論通俗化問題。應當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底均衡表的問題。一九二六年國家統計局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均衡表，這不是均衡表而是玩弄數字。巴薩羅夫 (Bazarov) 格羅曼 (Groman) 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的意見也不合于實事。蘇聯國民經濟的均衡表，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製定，要是他們想研究過渡時代經濟的話。要是我們的 Marxism 的經濟學家能派出一批專門人材來研究新環境的過渡時代的經濟，那就很好了。

七夕詩二首

逸 瀾

(一)

路斷銀河離恨長，相逢未語已神傷，暫時歡聚仍須別，
堪笑人間鬥巧忙。

(二)

雲似輕羅月似弓，相思盡歲始相逢，一年良夜知多少，
付與淒涼幽恨中，

銷 沉

——和泰——

僕婦下樓的脚步聲漸漸地消失了。他躺在一張可以前後搖動的籐椅子裏，正展觀着一封來書：

霞波吾愛：

昨晚六時抵津，暫寄寓三叔家。這裏一切順適，不必罣念。

波！我們應當記取，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一夜的別離啊！現在我才知道人生有所謂別離之苦！夜已過半，猶展轉不能入睡，這裏有誰給我以溫柔撫慰呢？窗外淒厲的朔風使人生畏。對影凝思，潛然淚下！波，我一刻兒也不能離開你啊！

明天到濟南見過母親，當即遄返。在這不堪的別離中我怎能多遲延時日呢？

.....

你的梅上。

他細細的展玩着這封委婉的信，『第一夜的別離』，『不堪的別離』，許多的字句在他的腦海裏旋轉。

他從去年秋天和嶺梅結婚，年餘以來，他們完全沉沒在愛神的腳下。不過他近來實在已經感覺着有點平凡，雖然嶺梅却是愈加強烈地赤裸裸地承受着——甚至要求着他的愛撫。所以這次嶺梅赴濟，雖然他也很感覺着寂寞空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隱隱地覺得清幽可喜。況且他還記着『心曲月刊社』前天來信請他撰稿的事。他和嶺梅結婚以來簡直什麼也沒有作，連一篇長一點的文章也不會寫，祇零零碎碎地在各雜誌上發表過一些新詩。他很想趁嶺梅歸寧的這幾天寫成一點長篇的東西。長此以往恐怕一般讀者要疑心自己是消沉下去了。

他放下在手裏捏着的信紙，微閉着眼睛，想從過去的生活裏來尋找一些創作的材料。但一時却想不出。爐火熊熊，在這溼寒的北地，又是雪後，而他這座孤樓裏却一點也不感覺隆冬的嚴威。他慢慢地呷了兩口可可茶，覺得似乎有點鬱悶。便突然立起來想打開後面的窗子。他低頭看了看西裝褲筒的折疊，輕輕地用手捏扯了幾下，使折痕筆直，然後才慢慢地走到窗前。窗開處冷風拂面，精神爲之一爽。月白如練，天清似水，積雪平舖，一望銀白。遠處山峯起伏，好像一個個巨獸蹲伏。月光與雪色掩映，耀人眼目。

『啊！有這樣的夜景，爲什麼不知道早來觀賞？』

他幾乎要叫出來。覺得這樣的美景可以給他的創作增加一些材料，至少也應當作兩首新詩。

他一面觀賞夜景，一方面想到自己在文藝界的地位。他在文壇上成名，『春的降臨』和『流離』當是兩篇最可紀念的東西。這兩篇小說完全是用自己內在的激熱寫出來的。『春的降臨』寫他和嶺梅結婚以前的戀愛的經過，他曾經有過情敵，也曾經鬧過家庭問題；就是他

們兩人中間也發生過很多的誤會。但這些障礙都被他們用青春的烈火燃燒得粉碎。他用一種激熱而動人的筆調暴露着粉飾着這些事實。流離則是寫鄉間的兵匪擾亂的情形，軍隊的暴虐，土匪的殘忍，鄉民的愚樸，政治的黑暗，都被他用帶有情感的筆鋒合盤托出，中間還很巧妙地穿插着一個戀愛的故事。這兩篇中篇小說雖不是當時文壇上扛鼎之作，却已很足使他自負爲文藝界有數的作品。雖然另外還有一些短篇的抒情小品和一個新詩集子，而使他沾沾自喜的却只有這兩篇。尤其『春的降臨』是他用青年的烈火一氣呵成的作品。他有一副聰明的頭腦和文學的天才，就是小品文字也沒不佳妙，很有一些足以使他自負爲警句的雋語。頗受到讀者的相當的歡迎。文壇著名的批評家也會十二分激賞他的天才。但這一向是好久不會寫文章了，他決意趁嶺梅南下這個空閒，創作一些更好的東西，繼續在文壇上的聲名和地位。不是有一些作家，因爲稍有文名而取得了舒適的生活的，在文壇上稍一出露頭角便不聲不響地消沉下去了嗎？他想必須重整旗鼓，再放出一些驚人的奇鳴。自己雖然已經取得相當舒適的生活，但決不能步那些作家的後塵，那是可恥的事啊！況且以文學天才自負的人更不可自甘沮沒呢。

碎！

他用力關起窗子，表示自己的決心。

他在樓板上興奮而勻整地來回踱步，皮鞋與地板相擊，拓拓之聲，似乎是在調和着催促着他的思想。沉思着想尋找一些他認爲最合適的創作材料，總要在這幾天裏寫出一些更偉大的東西，使一般青年讀者都匍匐在他的腳下。

但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除却以前所寫過的文章之外，雖也還有一些波痕，却只是片段的幻影，像倏然一瞥的流光一樣，總不容易連

綴起來。整個的有系統的材料，更是旁搜苦索而不得。沒有充實的材料，祇憑一點空虛的天才，如何能成就偉大的作品呢？他腦裏漸漸地充滿了空虛的苦悶。自以為俱備着文學天才和相當的藝術修養的人，思想竟會這樣的貧弱嗎？他實在有點不了解他自己了。不，他對自己懷疑了，被批評家激賞被讀者崇拜的天才作家，難道寫了兩篇小說和兩本新詩便算江郎才盡了嗎？他真似乎有點對自己生氣。

他忽地一眼瞥見斜立在妝台一角的嶺梅的肖像時，便像是找到發洩不平的對象了。『啊！嶺梅，是你害我了。不是從結婚以後連一篇長文章都不曾寫嗎？終日埋頭於愛的生活裏，忙煞於撫慰親熱之中，還能夠從事努力於文學創作，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不是有時便要想寫一些短的東西，也往往被你阻礙着未能如願嗎？……………』一幕一幕的過去的幻影，依次爬進了他的回憶。

是一個夏天的午後，他正忙着給逆流月刊寫文章，梅忽然跑來倚在他的肩頭說：

『親愛的，我想起前天你買來的萍果真好吃，你可以再去買兩個來嗎？我在這裏和娘姨預備冰激凌。』

『我明天出門時，特別多給你買一些好了。』他沒有十分注意聽她的意思，祇是隨便回答着，一面仍舊不停筆地寫。

『我們現就吃呢？』

『你讓娘姨去買好了。』

『她買來的我不會中意，我要你去呢！』她嬌憨地說。

他祇得整理一下衣服，拿好了皮夾，說一聲『你等着吧』，便一直走向樓門口。

『喂！怎地不吻我一下再走呢？』她看了他的着急的樣子着實有點好笑。

他又祇得回身抱吻了她一下說：

『真是淘氣！』

她吱吱地笑了，他這才三步兩步地跑下樓去了。

又在一個晚上剛過八點半鐘的時候，她忽然跑來對他說：

『波，今天晚上早點休息吧？現在就休息，好嗎？』

『梅，不要這樣，我還有要作的工作呢？』他的語氣似乎有點沉重。

『噫！什麼工作？明天不能作嗎？我堅持原議。不然，防備搗亂哪！』她一點也不在意地嘻笑着說。

這使他有點憤怒了。委實她近來妨害他的工作太多了。便忿忿地說：

『梅！你不應當這樣，難道因為你我什麼工作都不要作了嗎？你困時自己早點休息好了，不要管我。』

她始而驚慌繼而愠怒了。她從沒有見過他這樣嚴重的面孔。真的，他從不會向她發過氣，而現在臉都漲紅了。她悻悻地走進裏屋去了。

他微微有點後悔，覺得不應該向她發怒。但不管她，的確一向是太嬌縱了她。便重新整理了一下稿紙，屈伸一下拳頭，預備繼續着寫文章。可是才把題目寫好，總覺着屋裏的空氣，有點和平常兩樣，緊張而且不安。她的悻悻的臉色，總似乎在他眼前旋轉。

唉——

他微微噓了一口長氣，心漸漸地軟了。實在她生氣他的文章便絕對寫不成。他向前伸開兩臂，在空中畫了一個半圓，便放下水筆走進套間裏去看她。她已經淚光瑩瑩，正在牀上和衣而臥。他的心頭似乎突然感到一些悲劇的意味，便急急撲到牀前。

『梅，我對不起你了！我……』

『去做您的文章吧！我不能妨害您的工作。』她不等他說完便一面說着一面背過臉去。

『梅！不要生氣，我以後應當爲你犧牲一切。』他撲到牀裏緊緊地抱吻着她的頭頸。

他做了她的俘擄了。

又一次梅要他帶她到北平城裏去看龍舟競戲，他雖然正忙着寫東西，但想到不答應會發生怎樣的結果時便勉強着笑應了。她那裏知道他的苦衷呢？她嘻笑着在他的肩頭打了一下，便小孩子似的跳着上套間換衣服去了。

又一次……

又一次……

……

他永遠是她的俘擄！

她是這樣地不了解他，她不明白一個男人應作的事情，更不明白一個在文壇上已有相當地位的作家所應當繼續着的工作。她祇知道無邪地承受着他的愛並且愛着他，她愛他健偉的體格，愛他强有力的擁抱，愛他溫柔的撫慰，……總之她愛他從頭至腳的一切。但她絕對沒有真正了解他的生活的各方面。人類可貴是互相理解啊！這些盲目的愛有什麼價值呢？

他越想越氣，兩手捏緊了嶺梅的肖像，想用力在樓板上攪一個粉碎。

但再仔細凝視她那微笑着的眼睛，天真的面龐，和想到她那小孩氣的無邪的態度與溫熱的嘴唇時，便又手軟了。不自覺地對嶺梅的肖像吻了幾下。

啊！梅！……………

他很尊重地把她放在原來的地方，依舊沉思着來回踱步。

祇是自己的不長進罷了，梅何咎呢？溫存繾綣固然佔據了不少的時間，但此外不也還有很多的閒空嗎？在這些閒空裏，除了寫過一些短篇的小品和幾首新詩外究竟寫了什麼偉大的東西呢？現在梅不是已經離開這裏了嗎？爲什麼還是想不出統系來呢？自己思想空虛了反倒要賴着別人的罪過來填補，這應該是可笑的事罷？馬克思不是在兒女啼哭聲中還做着他的偉大的資本論嗎？自己過着很舒適的生活，只爲了女人嬌憨一點便不能從事創作，這怕是未免太滑稽了！

他看着她的天真而美麗的面龐懺悔起來，他把思想的戟鋒完全轉換到自己頭上。『梅，恕我吧。我幾乎做了一件殘忍的事呢！』他又拿起她的像片重重地吻了幾下。

一陣樓梯響聲，走上來一個三十多歲的僕婦。

『先生，現在可以把樓門逮上了嗎？』

『逮上吧！』他的語氣有點沉重。

拍！

震得樓門旁邊的書棹上的紙張都飛動起來。

『怎地不小心？關得這樣響！』他恨恨的叱咤着僕婦。

她——僕婦似乎也很知道主人的不高興，她想『今天太太剛走，你就這個樣兒！』

他有點憤恨着僕婦的不馴，益發感着煩悶。

『又一個作家不聲不響地銷沉下去了！』

他似乎聽見這樣冷冷的話聲。覺得腦殼似乎很重，便和衣捕到牀裏。這樣寬大的銅牀，儘可以任他自由轉側。忽地一個嬌憨玲瓏的面龐從在他的神經線上飛馳，晚妝半殘的媚態，嬌小活潑的身軀，鮮紅而

溫熱的嘴唇。他感到一種空虛落寞的悲哀。

啊！梅一……………

×

×

×

淒厲的朔風剛才停止，斗大的雪片又紛飛着了。

『北方的天氣總是這樣討厭！』似乎這些風雲之變都曾妨害着霞波的創作了。他這兩天來立意要寫些偉大的東西，時而依肘伏案，勞思苦索；時而目不旁瞬，走筆疾寫。僕婦來倒茶時，看着一疊一疊的稿紙都漸漸充滿了亂閃閃的藍字，眼裏總放着驚異的光，她默默地想：『真是念書人啊！』

他這兩天確實很努力，每天都起得很早，一盥洗後便委身案頭，連頭髮都蓬鬆着。這顯然是梅不在這裏了，否則他的頭髮決不會這樣亂蓬蓬的。就是他自己在百忙中無暇顧及，梅也會立在他的背後慢睜慢地替他理好呢。

他忽地又停筆不寫了，像有什麼事情似地放下水筆來回地踱步。一會兒他又坐下來拿起書棹左角寫好的一疊稿紙細細地披讀着。這是已經快要寫完的一篇稿子。他很喜歡自己文筆的流利，但他忽然皺眉了，『這有什麼社會的意義呢？這一點也不是適應這個時代的作品。……』他眉頭轉了一下，便用力把它撕成粉碎了。『這能算是偉大的作品嗎？』

的確，霞波是一個絕頂聰明的青年作家，他的思想決不會落伍，近來的文藝觀念是早經隨着外界的激動轉變了。他已經走出了象牙之塔：他看不起那些不敢正眼凝視現實的躲藏在藝術之宮的唯美派的文學家。他常常很小心地批判自己的過去的作品，他不否認那在當時的價值，但知道現在是不需要了。在這新興的機運之下，是需要有新的生命和新的力的創作。他想總得把握着這個時代的尖端的要素。脫離

時代的作家是不足貴重的，那頂多不過是披了藝術的外衣的藝術界的寄生物罷了。而我這算什麼呢？難道可以偽爲不知地去欺騙一般的青年讀者嗎？雖然有一些作家很懼怕這新的機運，又爲着保持自己一時在文壇上的位置，明知故犯地去發表欺騙讀者的文章，但終竟要被時代的狂風驟雨冲刷到影蹤皆無啊！他直視地上被撕碎的片片的稿紙，腦裏在顯現着一個小說的輪廓：

這件事是發生在十幾年前北方一個僻陋的鄉村裏，是霞波親自他父親說過的。事實是這樣的悲慘動人，不必再另外虛構多少材料，也不必特別加以粉飾誇張。他父親說着的時候，已經使多情善感的他流淚。現在再用作家的才筆揮描出來，自然是很容易動人的一篇小說。

趙八爺是一個很斯文的老先生，連走路都是丁字步。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也是斯斯文文的，很肯念書，但終竟連一個秀才也不會中，這是使趙八爺最生氣的一件事。第二和第三兩個兒子却太不成器，整天假喝酒賭博，就是八爺自己也管不了。

不久趙八爺就死了，當然照例是大兒子管家，可是兩個弟弟總是欺負着大哥，總說他暗暗地把錢都拿到自己房裏去。因此不久就鬧着要分家，連族長保長都驚動了。鬧了三天還分不清楚，終於三弟和大哥打了起來。書生似的大哥當然被三弟打倒了。三弟騎在大哥背上，舉着一雙拳頭，擂鼓也似地槌。後來經保長族長拚命勸開了。

後來家分好了，兩個不安分的弟弟還是不斷地向大哥尋事。忠厚的大哥，左右的鄰居也竟沒人替他說話。這樣不久就氣死了。兩個弟弟便更進一步地欺負着嫂嫂。可憐大哥留下的一個剛滿五歲的兒子，也竟被三弟在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晚上推進廢井裏淹死了。大嫂也終於因爲受不了兩個弟弟的逼迫便自殺了。據說是喝煤油死的呢！……

這是如何悽慘的一件悲劇呢！這可以拉成一篇很長的小說，他憑

着文學的天才，用流利而深刻的文字，粉飾着這樣的事實，刻畫着其中人物的個性。但在時代上不肯落伍的霞波是不能滿意於這樣的作品的。這所表現的祇是一個封建時代的宗法社會的事實，這件事不是明明發生在十幾年前的一個鄉間嗎？便寫得十分動人，也不過是一個動人的悲慘故事而已，有什麼時代的意義呢？這並不是現社會的尖端的要素。先進的文學家，作為時代先驅的文學家，必需把握着社會尖端的要素去描寫。『阿Q時代是死去了』。他決意拋棄了這篇材料，另尋一些有時代的社會意義的內容。重新思索着思索着。

但可憐我們這位聰明天才的作家，從結束了他的戀愛生活以後，是完全把自己關在這故都西郊的一座孤樓裏了。當然這其間他也不斷地接觸過北平這個都市，並且他曾可憐着沿街要錢的教化子而大發慈悲地給他幾張角票。他也曾在故都的一個僻陋的城角看見紅眼的車夫和一個煤黑子赤膊毆打，連頭都打破了。因此發生了很大的感觸。真的，他的詩集裏也確有什麼『可憐的脚夫』煤黑子』揀茶的女郎』等等一些悲憫或替下層勞工抱不平的詩歌。但那頂多祇是一些同情的憐恤，並不會真正地走入這個新的階段。他對於社會祇有零零碎碎的接觸，決沒鑽到內面去體查。他沒有感到一個文人有什麼體查社會的必要。零零碎碎的接觸，那裏能成就偉大的作品呢？

他驀地回頭看見窗外斗大的雪片依舊紛紛的飄舞，便驟然有一齣Romantic的戀愛喜劇飛入他的回憶。實在這位翩翩年少而且多情的文學家唯有戀愛的故事他經驗得最多而且深刻。

是在三年前一個寒假期中，那時他還沒有和嶺梅結婚。他寄住在姨母家裏。姨丈在南洋經商未歸，只有姨母和一個姨表妹常住在家裏。那是一個口齒伶俐而且最喜歡狂笑的姑娘，平常總是帶着嬉笑的面孔。他們兩常常到天井後面的水沼裏去滑冰。她不會滑，他扶着她滑

，每當他滑倒的時候那一陣豪放的年輕姑娘特有的笑聲，使他聽到感着一種輕悅的快慰。他有時故意地使兩人一齊滑倒。有一次也像這樣大雪紛紛的雪天，他們兩個都披着斗蓬到野外去踏雪。雪越下越大，只有近身處看得出是一片一片的雪花翻飛，數武之外則盡是一片白色的雲氣。樹木村落都依稀朦朧地看不清楚。頃刻間兩人便都像雪人一樣了。她在他懷裏偎倚着取暖。

『你看一個也沒有啊！』她說。

『人家誰冒着這樣的大雪到野外來亂跑呢？』

『那你又爲什麼出來呢？』她笑着說。

『好一個嘴快的姑娘！』

『看你這不利口的哥哥！』她說着狂笑起來。

『妹妹，我愛你啊！』他胸前感着一種溫熱的交流。

她不說話，只是笑。.....

他想着高興起來，從抽屜裏拿出來幾張稿紙，先寫好一個題目：『雪天的回憶』。他仔細回想那個女郎，她真是一個活潑而純潔的姑娘，雪一樣的純潔。

他開始下筆了。

『早晨還不曾起，便覺着牀頭的玻窗，透露着分外的寒意。欠身坐起，才看見屋瓦皆白。啊！原來幾天砭人肌骨的朔風，竟逼出了一場大雪。

霞哥！

我聽見這清脆的帶笑的喊聲，心頭感着一陣輕鬆快慰的顫動。」

聰明的霞波才寫了不過數行便又停筆不寫了。『這真是可笑的事！才撕了一篇，又來寫這些濫調的戀愛小說了。現在的各書店那一家不是滿架琳瑯千篇一律的戀愛小說？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而沒滲入社

會意義的單純的戀愛小說，在這個新的機運之下是應該放逐的作品！那只能算一些無聊的文氓的筆頭遊戲！他覺着自己的矛盾實在有點好笑。

他又決意拋棄了這齣Romantic的戀愛喜劇，繼續沉思着想尋找一些另外的材料。他細心而且用力地咀嚼着過去的生活經驗，但可惜的是他除掉戀愛以外再沒有什麼深刻的社會經驗。每當他沈思着尋找創作材料的時分，只有一些片斷的Romantic的戀愛故事源源而來。他枯索着腦海，想着下層社會，想着工廠裡的工人，想着車夫，想着鋪路工人的暴動，……。他想虛構一個工人的家庭：工人應當有一個女人，一個小孩，……。

『波！明天平安的有聲片是百老匯之歌』。

他一想到女人時，耳朵裏便似乎聽見這樣的嬌聲，接着一個天真美麗的面龐，映現在他的眼前。微紅的雙頰，顯示着曲線美的腰部，鮮紅的嘴唇，……。

他簡直有點懊惱了，緊縐着雙眉，吃力地把頭搖了兩下，噓出了兩口深長的氣，想驅逐乾淨這些不馴的思想。

工人絕對不會有這樣美麗活潑的女人，應當是乾枯而帶着黃色的像茅草似的頭髮，頭上也沒有司丹康，一副十分呆蠢的面孔。衣服當然也不是那法蘭絲製的可以顯示曲線美的旗袍，而是肥短不入時的短服。小孩呆痴而且醜陋，跛着一隻腳，父親的沈重的手掌每天平均要在他頭上敲兩次，小孩便殺豬也似地叫起來。……。

他想着想着，但思路終於又有點貧困了。他又想到煤黑子和洋車夫鬪歐的事。

車夫爲着幾個銅板拖着坐客捨命地奔馳，生活的壓迫使得他的性情暴躁而容易憤怒。煤黑子推着煤車，車輪吱吱地叫喚，早是走錯了

路，被警察用皮帶在背上打了四五條紅腫的傷痕。

嘩啦啦！

一陣響聲，在拐角處煤車和洋車碰個正着，單輪煤車碰翻了，形圓色黑的煤球在街上亂滾。洋車則把幾根輪輻撞壞了。起初是相互對罵，接着便是對打。坐客則已經有另外的車夫拖着飛跑了。……

他回想這過去的種種，但總組織不成一個體系。他祇是皮相地接觸了社會的表皮的一角，他並沒有真正了解苦工的生活，更不會把握到他們的意識。

天才的作家是陷於空虛和貧困了。他看見一個雜色的布幕在眼前激急地搖動，又漸漸漸漸完全漆黑了，腦裏充滿了空虛的漲悶。

『先生，施先生來了！』

僕婦的尖銳的喉音，衝破了他個人沈思的岑寂的空氣。接着樓梯亂響，已經跑上來一個穿灰布棉袍的青年，衣帽上滿鋪着一層雪花。

『啊！你冒雪而來？』他慇懃地上前和這個老友握手。

『娘姨，倒開水。』他不等着客人說話便先招呼娘姨。又從衣架上拿下來打衣的擗子說：『請你先打一打衣服。』

『嶺梅呢？』客人一面打着衣服一面問。

『她前兩天南去了，不久就可以回來』。

『近來寫東西嗎？』

『什麼也沒有寫，這兩天要寫又寫不出來』。他一邊說着招呼客人坐下。

施存昭是霞波幼年的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常常到他家裏來。霞波很知道他朋友近來所做的工作，他總覺得那是太苦了，而且一點保障也沒有。他最近益發覺得這位朋友的說話舉動都似乎非常的『勁硬』，一切都是斬釘截鐵地不可動搖。存昭近來的面孔像是很

有點憔悴，而眼裏却常常地發着勁峭的光。霞波很敬愛佩服這位朋友，但絕不能學着他去生活。的確，那是太苦了。

『預備寫什麼東西呢？』存昭問。

『還不是小說？總之你知道，我不願意完全把自己埋沒在舊形式裏，我想把握一些新的東西去描寫。但仔細思想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太空虛了。缺少藝術的修養，書也讀得太少。這幾天要寫，但總寫不出來。』

『老友嚟！』存昭閃動着他的勁峭的目光說。『說到創作，我想提供一點意見。當然我們現在是已經不須要那些陳舊的東西；但要創作新的東西，老實說是不能祇把自己關在這樣一個舒適的樓房裏。你要寫有社會意義的東西，却自己先走出了社會；要寫有新的生命和新的力的東西，却先把自己提開了羣衆。這樣是誰也不會成功的。口號標語式的不切實的空虛文學，症結便在這點。要把自己完全埋沒在大衆裏，切實地體查這個社會，才能找到這個時代的核心，才能寫出真正有時代意義的文學。自己坐在孤樓裏，却想寫出表現大衆的偉大的作品，恐怕世界上不會有這樣滑稽的事！』

『是的，存昭，你的話是對的。但依着我的個性，似乎不適宜於做實際的工作。我並不是反對你們，也許還能幫你們的忙。我只可以作你們戰線以外的一個同情你們的逃兵，絕對不能作一個先鋒隊裏的戰士。我喜愛自由，崇拜自然，我不能把自己放進一個規定的形式裏受着不自然的違反個性的拘束。存昭，你應當了解我……』

『不，這什一般文人最愛說的話。這是偷懶，是墮落！什麼愛自由，愛自然，我不能相信這些話。』

這使霞波有點不好回答了。他們以前只談着理論，很少觸及這些實際的問題。其實霞波也常常避着這些實際的問題不肯談，他承認存

昭的話，但他也確實愛自然愛自由。不，與其這樣說不如痛快地說他是愛舒適。他不能受任何種的約束，沒有一往直前的勇氣。也沒有堅定的性格，儘管他的思想是透明似地清楚。

『現在一般的文人，都把自己的精神養得像一個紙糊的彪馬，動不動要感傷，要悲觀。寫一些感傷調子的文章，領着青年們去頹廢。我們現在不須要這種文人了，那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

存昭繼續着滔滔不斷的說，語氣是金石聲似地沉重。霞波益發拮據了，存昭的話鋒又是這樣地逼緊着他，使他益發想不起怎樣去答覆。

『啊嚨！太太回來了！』

僕婦在樓下一陣帶笑地歡呼，正好解了霞波的重圍。

『嶺梅回來了？』霞波一面說着跑到樓門口時，嶺梅已經走上半個樓梯了。

『怎地這樣快呢？』霞波問。

『我到濟南見過母親，什麼事也沒有，只住了兩天便回來了。母親答應我過幾天到這裏來住住呢？』

嶺梅一眼瞥見存昭時，臉上又展開天真的微笑。她問存昭說：

『你多早晚來的呢？』

『好半天了。天太冷啊，路上受苦了吧？』

『不，在火車上還好。這一段我是坐小汽車來的。雪景很好玩呢！施先生兩三個禮拜不到我們這裏來了。』

『是的，因為事情太忙了。』

大家坐下來以後，嶺梅便報告着一路往返的情形。怎樣到天津住了一天，又怎樣到濟南，……

存昭是不大愛聽這些瑣碎的說話，只勉強坐了幾分鐘便說：

『我走了，過幾天再來看你們吧？』一邊說着拿起他的破舊的氈帽。

『再談一談，怎地我才來你就要走呢？』嶺梅首先留客。

『不，我還有事情』。存昭向嶺梅微微地點頭，表示告別的意思。

『雪太大，你在我客廳裏住下好了，明天一塊兒進城不好嗎？』霞波也誠懇地留客。

『不必客氣，我還是要去香山找一個朋友，回見吧！』存昭堅決地告辭。

『過幾天要來啊！』霞波嶺梅同時說。

『一定來的。』存昭答應着已經跨下樓梯。又回頭向嶺梅說：『請你不要送我。』嶺梅一直走下去了。霞波一個人趕下來送他。到門口存昭只回頭說了一聲『再會』，便獨自踏着雪走了。只有他的堅決的話語，勁峭的目光，依舊在霞波的腦際盤桓着。……

雪天似乎是特別容易黃昏。總似乎有一個問題橫亘在他——霞波的心頭。但數日別離又復相逢的一對年輕愛人，當然是有着青年人特有的興奮。他履行着一切爲夫的職務——抱她，吻她。她的微赤的面龐，特別是今天晚上顯得赤紅可憐。

『梅！只有你是我的，只有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存只爲着你，我丟掉世界的一切了！』

『不，你我便是一切，我不承認你我之外還有什麼世界。』她當然不了解他的意思。只知熱烈地承受着他的愛撫。

『梅！我只是一個無聊的文人啊！世界已經完全把我廢棄了。』他想這樣說，但又好像被什麼東西阻梗着說不出來。他覺得不願意欺騙她，但也不願意直說。一種矛盾的苦痛在他的腦海激盪着。他只有加緊地吻抱着她，企圖在愛之興奮中解說。

在一度興奮的疲倦中，他却益發清醒不能入睡。審視嶺梅好像在

睡夢中也總帶着天真的微笑。他在她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我竟不能抓住這個時代嗎？竟要這樣地消沉下去了嗎？他輕輕地嚥了兩口氣，全屋裏充滿了許多的「？」，稍一閉目，便有「????？」許許多多的問號在他前跳舞，一會又幻為許多的鮮紅的嘴唇在四週飛舞，飛舞，……………

忽然都消滅了，他似乎看見在一望銀白的雪天之中，有一對佷倚着的倩影，飄飄然騰空而起，漸漸地消失了。驀地有一羣粗大壯黑的臂膊來圍困着他，他努力掙扎，但沒有一點用處，他似乎連氣都透不過來，在這圍困之中，他覺得自己慢慢地化爲無有了，一切漆黑了。

……………

銷沉下去了——~~~~~

一句深長的冷冷的話聲，像歎息哭泣一樣的話聲，把他警醒了。只在耳邊還響着一聲聲金石般的堅決的語調，眼前閃動着一個個勁峭刺人的目光。

1932.4.25。重寫於燕大第二樓。

跋： 這篇東西原在去年四月寫好。後由鄭振鐸先生携往上海，此次上海事變，亦同遭回祿之災。幸底稿猶存，現在重新寫出。滿篇說明式的表現，現在看來很不滿意。然月刊部給我寄來稿紙，付印在即；改作不易，又沒有工夫另寫別的文章，姑聽之耳。

憶 江 南

連士升作

歡宴罷，各自慶昇平。淞滬戰痕堪觸目，可憐當局已吞聲。遺却只蒼生！

開演以前

爽 啣

開始忙，是接了信的四月三號。

信是紅的封兒，是綠的箋；如果去嗅嗅，便有女人的香，可以聞到，如果叫一個不必十分聰明的人，去揣測這東西，回答便說：這是情書，是愛人給愛人看的信。

信口用剪子，輕輕地剪開，綠的紙箋，就小心又小心的放在一個年輕人的手裏。這信大概是如此如此的寫着：

「哥哥——我要告訴你一件，我想是你是該是很高興的事。那就是我已經決定——讓我慢慢的告訴你吧——你不是說過你們貴校多麼大多麼好嗎？有湖，有塔，風景比什麼多好？這幾天天一暖，我料得到你那兒的景緻比仙地一樣的美麗了！我沒有到過Y大去過，那湖是見也沒見過，更那會在這湖邊玩過呢。然而——哈

！不久我就要和（我告訴你了）那美麗的地方相見了！

因為我已經決定加入我們的赴平旅行團，你高興嗎？我們這團體，還有一天是宿在你們的Y大呢。那時我一告假，不但和你見面了，還可以整整的玩幾天，我真是愈想愈歡喜，你也該高興起來吧。

太陽太暖了，牠跳動在我的筆尖上呢？簡直是誘人的蜜糖，我立刻想跳起來，抓着他吞下去了。

春假真是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我的心頭，癢得異樣，恨不得現在，就展翅飛到你那裏了。

薇薇

還有，記牢了，我是六號上午七時到你們那兒的。」

年輕人閉起了嘴笑，輕輕地說我知道你會來，便又輕輕地在信末的署名上，印了一個吻，便更小心更小心的，把信紙折起。等放好在信封裏，開開了靠着長窗的桌子的抽屜，信便藏在抽屜裡的一隻匣子中了。

於是年輕人，搓搓手，又把眼珠閉起了的笑。這回笑，露出一口白牙子，白牙子慢慢的咬咬上嘴唇，咬咬下嘴唇，又咬唇舌頭，於是年輕人在房裏沿邊走，走了幾圈，於是跳到床上，抽一支煙，把煙吐到天花板上。

過不了好久，年輕人已在靠窗的桌子前坐下了：放紙頭在桌子上，拿筆放在右手裏，左手老摸着面頰，有時也拍拍紙頭，有時頭抬起來，另外在寫字的時候，頭埋在紙上，正像腦子埋在愛情或薇中一樣。

「薇呀！」

年輕人最先寫了這兩個字。

字是宋體，端正不帶草。年輕人一寫下，忽然想，想了便怕，怕薇不喜歡自己的名子連一個「呀」字，又不是小孩子，她會說，就不會說話只能「呀呀」的叫了。

其實這是太沒有理由的，可是只就怕薇說不好，信箋就進了字紙簍了。換了一張昏，這回寫只單個薇字。

年輕人很滿意的接，接下去的文章是：

「我高興，我高興，高興，高興，了不得的，了不得的高興，比夏天跳到海裏去還高興，比冬天摔在冰場還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這一張紙頭又掉在字紙簍旁的地板上，理由是：太高興怕在鼻頂頭抹上許多灰，也許是別的這個理由：這文章接不了去了，除非老是寫高興高興才得。

信紙換了好多張，時光也化去了不少。在信寫完了已塞在信封套裡了時，信又抽出了展開，年青人兩眼發豪光的讀下去：

「薇呀……忽然想到你真的要來此，來玩，因此連讀你的信，都來不及的要寫回信了。

你稱讚這裏的說這Y大要像仙地，你說得對。我是叫他作天堂的，天堂和仙地，原是豪無分別的東西，但仙地這名詞却更好聽些，因此爲我在此過度的若干的天，全是仙人的天，漫漫的，混混的，脚底也許真踏了祥雲或登着紅雲，你來了，我一定給你找一條長虹，給你跨着做仙女了。

讀了你的「太陽似蜜糖論」和「春假多好說」，你把我也鬧癢了，你實在應該來，你不來，我也得你來，做仙人假若沒有仙

女的說法，那末天堂又有什麼好處呢？

你來了該走大門，因為你進了大門就得見好多好東西，龍門，龍石柱，龍凳，龍階，和畫了大龍小龍的屋子，龍的——說了太多的龍字，又怕袁世凱他得拉我做相爺，又怕國民黨斫我的頭，只是不說吧！——楊柳，桃花，和水和春天，有湖，有塔……

今天桃花是第一天開朵朵兒花，楊柳也剛從芽兒裏跳出來，但春天還沒有全到，我等你兩天，趁這兩天讓春之神把這裏佈置得很更好，正當着魚兒嚼亂着水裏的柳絲影子，薰風把桃花片送到半天裏時你剛巧正好的來了。

你的鼻子，記得別給他傷風了，你來了這裏是要嗅桃花的口，紅香味的；不要忘了多帶些精神，如果我們要玩得暢，就成天整晚不能休息啦；更不要忘帶了耳子，這裏的黃鶯打得有名的調兒，最後你帶三個眼睛來，兩個眼睛就怕你看不夠這裏的好景緻。

你知道我現在多麼高興啦，夏天在海中，冰天在冰場上，全沒有我現在那麼的高興呢。

你那高興的孩子洛

你猜我如何爭那個大後天呢？又及。」

信出去寄了。以是洛在牀沿上，坐下來。情人的心，比箭還快，但箭不在弦上，快還是一百個快不了，大後天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等大後天的到來，就非得等三個明天不可。如果一天只走二十三個小時，則還有六十九個小時得等！得等？

心裏想如何得這大後天呢？

便站起來，出了宿舍，張眼望，望了體育館門前的三棵松樹，望

了塔的半個在水中的影子，又望了望水，忽然發見迎着太陽跳動的水波，在水波上反映出的閃爍，是銀色而白的光，而且是細粒子，不是金色的，那可奇怪！

——不是金色的，那可奇怪！

年輕人便似乎他的薇已在他身邊說話了，說的便是那一句，以是洛似乎地回答：

——是嗎？這裏的水是玉泉玉的顏色可不是白的嗎？

洛回答了自己就笑，心理又想如果那大後天的薇，能如此說——洛你看水波他追逐，永遠地追逐銀白的耀光，可終得不到手——以是女人很像詩人一般，輕輕的嘆一口氣，又說：我愛這水波，尤愛水波上跳着的銀白的光暈：我愛她們！

——是嗎？但我是善游泳者，要不要我去水裡，取這東西上岸捧給我的仙女呢！

洛看見女的笑了。

但這笑究竟是幻影，是腦海中的一海浪濤，是假，年輕人一眨眼便感到無聊，一無聊，便想回房裏去。去找一根長長的紙煙，高而長到半天雲的那麼一支煙，去點了火，吸三天。

「剛好吸完煙，剛好薇來，這多夠味兒」，如此想，洛便回到房裏去了。

一進房，便有氣味沖進鼻孔，氣味是他熟習的，但也並不是薇的薔薇般的芬芳，仔細一辨，才知道這是煙氣。

——我不喜歡你這屋子！

聽見有人說着話了，洛愕然又茫然的往門縫裏屋角裏望，然而並不見有人，洛一想，知道這是他的薇的話，認真把屋子四週仔細地望，才看見屋子裏堆積得像拉圾桶似的山。這屋子放在溫和的春光中，

不但不配之外，且把窗外的桃花蕾兒都比壞了。而煙的氣味還是不肯讓人的強，不肯放人的烈。

以是窗開了，門開了，氣窗開了，氣門開了，人也跑出去了。

等人回來，手裏已握住着隻瓶，瓶是大肚子，而又有細長的頭頸，上面刻着一千立糧的字樣，這一立竝的瓶，是科學樓中的傢伙，那洛提了一隻回來。

瓶一到桌子上，人又不見了。

人再見了時，手裡又有着東西，這是紙兒紮好了的小包。裏面的是什麼？很不容易知道。但扎的紙頭，一片片撕破，便見年輕人找釘子和鎚和什麼的，把一塊布，釘在一隻依牆的桌子上。自然，這只有是檯布了，布是淺綠色，跟牆的淺紅非常調和。

以是年輕人左右地移動身子，觀察着自己得意的傑作。但觀察原就是費力的事，而移動身子，則尤其是使人容易乏了。洛坐到代椅子的牀上，好像力不勝任了恍然覺悟過來，才知道上化學樓拿瓶，回來；又出東校門買一塊布，又回來；已走了不少路，自然是該得休息一會了。可休息又沒有心思，思想比跑馬還快。想起圖書館的北面，李樹在淺素地地放朵兒白花了，這白花是該去偷一兩支來供在自己的房裏，點綴一切一切的。

採了花回來，在瓶子內放起了水，把還是花蕾的白粒的枝兒，插在瓶裏。人說愛情可以使人聰明點，怪不得洛也變得更聰明了，所以他折了白花的蕾，預備日子過去，這花將等薇來了而開放一樣。

第一個明天來了！

一從牀上跳起，便把夜間打算了好久的計劃，照式地做：先穿着牀底下爬，好久，爬出了一隻皮鞋，為預備後天的要穿，就先得格外

勤的擦，擦亮鞋子的皮，塗了油又刷，刷了便擦。費了好半剎功夫，這鞋很光明，因為怕鞋子太亮了，比自己的臉還漂亮，擦鞋的一回事便突然的停止了進行了。

似乎什麼全沒有做好，然而洛什麼也不管，西山離校並不遠，而頤和園圓明園全是近近的好去處，薇來了，自然得往好去處去玩一下，這便是昨晚上想定了的。

昨晚上想定了的，還有是伴薇去西山的路程，得先去熟識一下。薇該是運動的健將，也許就喜歡騎驢上西山的，但是自己可從來就沒騎過驢，如果在女人面前，從驢子背上閃跟斗下地，可總不好意思，尤其在薇這女人面前，而薇且是自己的愛人。

到西山去是必定的事，「後天」一到，大概便得去，因為驢子和山石是不懂得人話的，在山頂午餐，在風和樹的聲息中說幾句趣人的話，則簡直太有意思啦。而且還有是可以在樹蔭密處或者亂石堆裏，藏起了接幾個吻，這個則更妙啦！

一得勁，想也不願意啦，往學校外走，不多久，洛已跨在驢子背上，叫驢夫喊幾聲請驢子跑步了。

一路上，洛出勁地又得想，想了又笑。

——薇！我想看見你從驢背上閃下來的好景像呢！

便已似乎薇騎在驢背，並了自己行走，她的驢忽然跳了一跳，以是薇輕輕橫過身子，撲在地上了，薇在地上對了高高地在驢背上的年輕人大家笑。

——洛在想，想到薇問了他一句很中聽的句子，他便思索着好久，纔找到回答，回答後的他，又立刻在思索另一個題目了。

這麼着，時候過得便像年輕人的心那麼的快，不久洛已疲倦在歸途上了。

雖然是疲倦在歸途上，且天氣也正是在懶暖的春，然而他還在想着，也不是想，是記憶：他記憶的，是在一枝山脚的大松樹之下，旁邊流着一道清泉，泉旁已長了青草的所在，他可以和薇休息一刻兒，喝一杯冰涼的汽水，又在一個小紅色的破廟的中間，幾隻小鳥的音樂裏，他可以和薇午餐；此外有三個亂石堆，四個小林子，這是說可以有七個吻的所在；而在一個山頂的平地上，蒼茫又蒼茫中，他可以給薇照一個相片。

以及… 以及 …

他還在驢子背上，打了一個瞌睡，做了一個關於薇的小荒唐的夢兒，爲做了夢驢兒跑了一步，人就閃在地上，夢忽然斷了這自然可惜。

洛在可惜中回學校了，因爲太乏，便回了房間，房間自經了點綴已美麗而潔淨了。然而橫在床上的洛，把房間看看，又覺到這還是有缺點的。

「洛」薇說「這只像一個商人的坐起之室，而與學生的書房和臥室太不相像了」。

——真是！只少了書

洛才回答薇，便從牀上撐起來，望定了圖書館的屋頂走。

他借了三本紅面的小說，三本綠面的詩集，和一本黑色的戲劇，一回房，把他們依了長短高矮放在書桌上。

已是這是第二個明天了！

早上還是擦鞋，昨天擦的只有一隻，因爲擦得太亮，已被北國的風舖上一陣砂了。兩隻鞋全擦定了時，放在紙匣子中，又鎖在皮箱裏。這皮鞋在第三個明天，即明天，將出大風頭。但這是後話，這裡可以

不說。

說洛這年輕人聰明嗎？真是！他想得週到，他又肯努力，努力地做，但仔細想他能體貼，能週到，所謂「能先知」，却全是有人教他的，這人是誰？這是女人！猜吧？自然，一切洛所做的，全是薇暗中指示給他的呢。

證明這一點洛又想起昨晚上的夢了，夢中的女人，說着夢一般的話，在夢一般的溫柔中時，她說：

「洛你真是好孩子，會知道我，了解我」

「因為我愛你呀！薇！」

「呀，你還得好好的練一下，向女人說「愛你」的方式呢！」

「要學得跟你學，要練也還得跟你練！」是洛果敢的回答。

所以這第二個明天的早上，洛是更聽話而更小心，更了解她的薇，更好的替薇做了更多的事，例如：

忽然薇又說話了，華麗地——春天是偉大的時節，水面的桃花和水裏的魚全肥了。

洛一聽在耳子內，便有了半天忙，折了樹枝作成二個竿，敲着針，便有了二隻釣鈎，又上東門買了一大子洋綫兒，回來再把蘆竿切成浮子，聯起了這幾個，便有了兩付好釣竿了。

這天的午後，洛帶了釣竿和餌獨自走上湖中的島。從島跨到石的漁船上，一個人背了太陽，釣魚了。釣魚是一件有詩意的韻事而洛也是很懂的孩子。

洛在石船上跨上幾步，又沉在苦苦的思索之中了。他覺得薇來了時。兩個自然得釣魚，釣魚的時候，如果「坐」在石船上，則可以背倚住了坐。但洛的意思，背了坐便見不了臉，這就不好。最有意思的，其實就大家躺在石頭上，撲着的。又可以釣魚，又可以把臉貼在一

起。

——你坐着，坐着，你看，我可以依在你懷裏，如果大家好好地釣魚，我便准你一個手抱我吧——這是薇的話

——真是——說了：洛聽話地坐下，彷彿見薇倚在他懷裡，他一手好好地釣魚，一手抱住了薇。

漸漸覺得熱，以是洛情不自禁的俯下頭，望了薇想和她好好地要接一個吻了。

於是不用說，他抱了一個空，懷裏的女人不見着，紅嘴唇的薇一樣沒有了。然而洛一些不失望，他聰明地知道，薇真在他懷裏了時，這便有一個長而美的吻，繼續到兩個人垂在水裏的魚餌，被兩個又肥又大的鮮魚吞走了，而還繼續着。

洛想完，便從石船上，跨上島。

沿住島溜，已溜了一圈，因為天氣在春光中總是非常地好。人便被屋外的春，牽出了屋子；被牆外的春，牽出了牆。在牆以內的島，只爲了在牆以內，便沒有遊人去光顧。洛獨自穿行着島上的小徑，漸漸地很感寂寞，見到枝上，在唱的鳥一雙一雙地唱，見到水裏遊着的魚一雙一雙地游。以是連想到自己個兒地逛着，雖然更靜，却終不如薇在身旁的好。人一寂寞，不禁低下頭哼一節歌：

你難道沒有聽見，我在呼喚着你嗎？

到我這裏來着吧！到我這裡來着吧！

薇忽然在洛的身邊了。這一下，似乎是自天而降，洛使愕然，望着在自己身旁款款而行的薇像在夢中一般的真切。

「你」——洛說「來得好快！」

「你沒聽人說過愛情是生了翅的嗎？」

「你所以一展翅就來了，我記得我聽人說過。你飛得很快吧？我

知道你把眼睛緊緊地閉上了，只剩一條縫，你看見雲堆像條綫的移過去了。」

薇沒有回答，只是笑了。她笑：爲蠢笨的人，世界上多得太甚，但她可喜歡洛那樣的蠢——蠢也蠢得有意思，笨也笨得吃味兒，她笑着，沿住湖循着島圈走。

中間的時間，過得多，且度得快，中間的談話，已很是不少，處處薇總是那麼聰明地聰明，而洛又是那麼聰明地蠢笨。

射在地上的洛的影子漸漸的淡了，薇的影子大概也是那麼，洛望了望薇，薇很模糊地走着路，她忽然說話了：

「要走了，再見。」

「走麼？不准你呢！你不准你自己，我不准你這你，誰也不准！……」

「別那麼，我是生了翅膀飛來的，便又得展翅回去，去啦，回見回見。」

「可不要吃了晚飯再去？」

「你可以吃你自己的去，晚上再見！」

看着薇在肩上添了翅膀，剛說完「晚上再見，一眨眼（可憐）薇不見啦！洛在想做一首詠別的詩，又覺得肚子餓，又想起「晚上再見」的迷人的聲音，他似乎是忙得透頂了，覺得四週的路徑全消失在草和花中，好容易才不知怎的看他摸索着回了宿舍，他的口中像和尚念着經，翻覆着四個字——晚上再見。

多麼美麗呀的晚上來了。多沉沉的夜，多輕輕的風，屋脊上踞着一條彎眉毛的月，月亮的四週繞了她的追求者，如許的星星兒們……

（爲了怕讀者化得時間太多，更爲了要省我的墨水，這裏只能一徑寫他和她從夜的幽會中散出來的時候了。）

這幽會呀，在湖水的祈禱聲中的，薇的幻影嫵媚地從洛的腦中出來，傍着了洛，以是擁抱，以是接吻，洛低着頭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時，夜已經深了。

一切到此，已近終點，這晚上的洛在床上翻了有上千的轉身，做了上萬個的薇的夢，一切上千上萬的事，是爲了要等待，所謂第三個明天，這第三個明天，感謝上蒼！终于在破曉中來了。破曉後不久，一輛黃色的汽車，蜿蜒自大路上飛過來。載在裏面的有一個笑着的少女，不久之間，在洛的雙手迎接之下，這少女自汽車上跳下來，彼此却全是無言地笑了一笑。

在此，幕布向上升，開演這戲的準備及練習全完結了。而正經戲文在作者的鼓掌中開始，主角兩人，無言地笑了一笑，在台上起始他們的劇本的動作。

我希望易卜生，他可以替我接下去寫這戲文了。

冷香詩一首

——舒遠隆——

昨夜微醉入眠甚早，天甫曙即清醒，曉星猶未落也。

疎星幾點露華絲，絢爛朝霞盡染脂。殘夢已隨蝴蝶去，賣花聲裏起遲遲。

獄 痕

(續)

——藹 蓉——

在較高的抬上，有一張長案，兩個承審員在那兒，每人腮邊都擠出兩大塊的肉，垂在那兒，滿臉澎澎漲漲，大塊小塊的脂肪互相挨擠着，一個翹起兩撇仁丹鬍子，把個太師椅裝得滿滿的正坐在那兒，另一個却似乎那椅子塞他不下的樣子，爬靠在桌上。

受審的經過，像兩位的尊容般同樣的也滑稽了一場，驚堂木也用過了，我們的承審員，又賣了好些癡力把我吼罵了一頓。同時又因為我的不大明白見官禮，胡說八道而弄得那一張張好像有脂肪要滴出來的肉臉上，不時泛上一層半層紅亮亮的油光，有時不得不兩人對面互相關照一下，好像囑咐彼此說話要謹慎似的，最後，因為『我是個姑娘，所以對我很客氣，不曾收拾』的就喝命『下去！』了。

和統治者，蚊蟲，臭蟲等鬼混了一夜之後，濃濃的黑暗開始在消

退，吩咐「起來」的聲音和魚白色的晨光一齊跑進我們的屋子裏來，此時昏黃的電燈光還在那淡白的晨色中掙扎。擾得我們那一雙雙的倦眼發痛。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放毛。隨後大家——自然是囚人們——便爬上坑去各照指定的地點，靠着牆，盤屈着腿的坐起來，我的地盤是靠角上的一塊，所以還算優等座，兩邊都有靠身，只不過有一邊是第二號的柵欄，靠起來比那硬石灰牆更弄的骨節痛，然而，說什麼骨節究其實我們，囚犯的我們，那兒是不痛的？痛出來的是憤怒與力量！一會兒一個長臉（有一對小眼睛的高條子女人，提了一洋鐵桶的熱水進來，一個像垃圾桶的黑木盆，（並不是漆黑了而是被污垢染黑了的）便是我們的面盆，一塊用黑了的破抹布，便是我們的面巾，眼看那塊布一丟下去水就渾黑起來，但是十幾個人也就只得這麼一個一個的在那垃圾盆中洗着，每人的手一伸下去總要比較更黑一些的提起來。然而她們說「見水爲淨」。

洗完臉之後，又恢復了那種十八羅漢排列的坐勢，各人睜着一雙失神的眼不是望着那漸漸轉藍的天，便是看看那張面對着我們的，與昨晚梳道士髻的面孔不同的臉，那是有個着高鶴骨，聳鼻樑，大嘴，和尖下巴的女人，她那狡惡的臉時時從號裏轉到號外，她們的眼光常在我們這些十八羅漢的臉上掃來掃去。似笑非笑的坐在那兒，隨時吩咐這個好好的坐着，那個不準躺下。不料號裡面有個抽大煙的女人烟癮得了不得，爬在坑上睡下了，我們的高鼻樑趙老太喝令她坐起來，好幾次，她都是「陽奉陰違」，高鼻樑只得起罵去拉她。誰知她一滾滾到坑裏面去了，拉又拉不着，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高鼻樑氣虎的走出來，把號門一扣，嘴裏哼哼的罵着。

『賤像，讓你睡，回頭股長科長來了，自然會對付你！』

『趙老太』——女癮君子好像受不了似的——『我又不是故意要

躺下，怎麼是賤像？這人難受到坐不住，又有什麼法子呢？股長科長來了，難道把我們吃了？哎，快點叫我走吧。送到監裏去，也比這樣拖着好呢。又……』

『還說，還說，科長股長要來了！』——趙老太無可如何的大聲嚷。

『唉。我說趙老太，這也老不過堂了哪』——那位白髮老太太說。一面把墊在屁股底當椅褥的兩件衣服拿出來翻摺。

『怎麼不？昨晚上還過了，你不知道嗎？』

『是呀，我說，唉，我的事總沒有個了結，七十幾不是要死在這裏嗎？』

『事兒多着呢，整天幾個官兒過堂還過不來，那能顧到你一個人，？不要說了，好好的待着吧，有的吃，有的喝，有什麼不安心？』

於是那位老人家又「唉」了一聲，挪動了一下又從坑席下拿出條褲子來，抖開又疊好，和原來的兩件放成一堆，然後慢慢的挪起屁股，把那幾件衣服都塞下去墊坐着。

『唉，屁股坐疼了呢。又拉痢！』

於是別人都望着她坐下的幾件衣服，像很艷羨她有那軟軟的東西墊着似的。

『唉，真是那一天得了呵！』——我們坑上一位穿紅洋布褂的女人說。身子歪了一歪想躺下去。

『又來了。不要說話，好好的坐着，斜頭歪腦的又要躺下。』

『死欺善怕惡的』——紅衣女人嘟囔着又坐好了。

『還嘟囔囔的……』

小門兒一嚮，趙老太立刻閉了嘴，把手搖着，一面伸頭往外一看，馬上豎着身子立起來，對大家丟了個眼色，又指指那位女癡君子，於是

頑強的癡君子只得也坐起來擁着一條破夾被按住肚子。皮鞋聲高尙而安閑的在窗外響着到了門口米色的中山服，瘦長的個子，瓢兒樣的臉，架着透明的金絲眼鏡據說是股長先生，後面跟着一個黃衣服警裝的冬瓜臉的人，聽說是巡官。股長先生背着手兒在牌子上看了一看，又釘了我一眼。

『你是艾蓉嗎？』

『是』

『你爲什麼被捕？』

『我知道嗎？』

他笑了一笑，又跟那冬瓜臉像蚊子哼了幾句，那巡官接連說了幾個『是』。於是他們兩人走去了。

過了好一會有個巡警提着一洋鐵桶的熱水來，另抱着一筒鉢盂似的碗，據說是放水。他給我們每人盛了一碗水，但是我不會喝，那水上浮了一層油，且有些怪氣味呢。我的同伴們都喝了一碗又一碗，我想過幾天之後的我，也就跟她們一樣了。

喝了水之後，我覺得太陽都要平西了的樣子，却還不會開飯來吃，不知什麼道理。鏢是沒有了。只得估算起時間起來。從起床到現在，除了作那些放毛等類的事外，在坑上坐的一身都痛了。可見工夫不小，還有那老太太拉痢的也關了好幾次的毛。自然也得要些時間才行，說到那些列坐的十八羅漢們，不但是那位『大煙鬼』——趙老太這樣叫她——已經在股長老爺走了之後從新高臥，就是其餘的人們，一個個不是靠在牆上將頭掛在胸前，夢涎垂在席上的酣睡，便是偷空在趙老太不見的時候，爬在那盤坐的腿上睡覺，雖在趙老太叱罵之下，已睡着了好幾場了。可是這天的時間，竟仍然像春蠶抽絲似的老也抽不了，這些時被罵醒的人們，常常哼唧唧的拉起兩疊倦眼皮。望望太

陽又嘎一聲。

『現在總有兩三點鐘了吧？』——號裏一個說：據說她是昨晚我去過堂的時候收的差。

『你在做夢哩，早着哪。放了水還不久，連菜都還沒有放，』——趙老太說。

『那麼是幾點鐘呢？』

趙老太回頭看看太陽：

『誰知道幾點幾點的？平常十點鐘放飯，現在想不過九點吧。』

『唉，衙門裏的日子真長！』

『剛說到這裏脚步響，一個巡警拿一隻碗進來。從裏面掏出幾塊薄薄的黑色鹹菜。給每個人一塊，丟在坑上，號裡是張老太拿進去丟的。趁不留神的當兒，大烟鬼多偷了一塊，塞在底下坐着，於是便有一個人缺了。趙老太罵罵咧咧的問是誰偷了，可又問不出來，但那一位短了菜的却非要鹹菜不可。』

『難道我們打官司連吃的都不給嗎？』

『誰叫你們偷的？賊骨頭！』

『我沒偷你的鹹菜。你爲什麼罵我？』

『我罵的是罵偷了的。』

『我們沒有誰偷，』——大烟鬼說——『官兒怎麼多刻薄！扣着人數兒給東西不算外，於今索性還不給人夠。』

『你們自己偷了，沒皮沒臉的，官兒還短了你們什麼嗎？大個的窩窩頭，蒸得松黃松黃的，賽過街上買的兩倍大。整塊的鹹菜給你們，還對不住你們嗎？』——趙老太氣沖沖地說，——『不信，我來搜。』他把大烟鬼的夾被子一拖。大烟鬼却滾向坑裏面去，纂住被子死不放手。趙老太夠她不着。

『得了，』——那巡警說——『別攪吧，該她們中間一個人倒霉不就完了嗎？』

『倒霉！什麼倒霉？不吃那塊臭鹹菜就說得上那個？倒霉的事兒多着呢！』——沒有菜的人說。

趙老太剛要罵，却被那巡警阻止，他拿空碗出去了。

窩窩頭大約有一茶碗那麼大，是裝在一隻大葡筐裏，由一個巡警搬來的：附帶的還有一洋鐵桶水，水上飄着一兩片青菜葉，據說是菜湯。這時幾個老太都來幫忙分散，按着各人的需要給窩窩頭，最多的有兩個半，每人一碗菜湯，一分到手，馬上就拿窩窩頭往嘴裏送。

『你不要？』——趙老太問。

我搖搖頭。

『要一點，都要吃的。』

我不理會。

『誰都是要吃的，官兒的規矩。』

把官兒請出來怎樣呢？不吃只是不吃。

『到了衙門裡，誰都是要吃的。你要多少？』——趙老太咕唧咕唧的又問那白髮的拉痢女人。

『唉』——老人家用手扶着席子，挪了一挪——『您給我一點兒吧。我只要一點兒。唉，這個痢…唉，』向着我『不吃不好哩，衙門裏誰都要吃的』她接過一點窩窩頭用手慢慢的麼那粉粒放在口中。

『這個給我吧』——趙老太涎皮怪臉的順手在筐裏拿了一個，又望那搬籬筐的巡警做鬼臉兒笑他們走了。

一場食事過了之後，門外又響起皮鞋聲來，趙老太伸頸一望，立刻站起來，一邊趕快拖起那條我們用以洗臉兼抹桌的布把那窩窩頭蓋上塞在牆角邊。

冬瓜臉的巡官進來了，莊嚴的眼鋒，在三間屋子——兩號一室——裏溜了個半圓。

『那，那是什麼？』——巡官爺指着第二號坑角上擱的半個窩窩頭嚴重的發出聲音——『擱在那兒糟踏，拿出去！』

趙老太趕快自認失察的去拿。

『我現在吃不下，想留着待會餓了吃的』——那新收的犯人吃吃的辯。

『胡說！』——巡官把眉一縐——『吃的了就吃，吃不了不能留，艾容吃了嗎？』

我仍然是搖頭，但是却不去看他。

『要吃，不吃會上火的。』——他邊說邊走了。

我不懂什麼叫上火，可是我想我的火越上的多越好哩。我要讓我的火上起來，把你們這一干的主人走狗們都燒死！

(待續)

歸 國 謠

—— 常 聘 三 ——

春水皺，滿眼萋萋芳草細，湖邊月下遊人醉，音書盼斷
悲前事！形容瘦！杜鵑啼破傷心淚。

姊 姊

——素 菲——

「姊姊」是x 大學的同學們給蘇茜起的稱號。X大學裏面無論男的女的長的少的同學都一律把蘇茜看作大姊姊般的，這是事實。

我離別了搖籃般的家庭升學到x 大學去了。初到一間學校做新生正如鄉下姑娘初到婆家做新媳婦似的——一邊已免不了懷想着家，一邊又受着週遭生疏和隔膜的壓逼。我當時便陷於這麼的一種窘境。

一天黃昏，我到了x 大學第三星期的一個黃昏，我獨自坐在校園裏柳陰下默默地望着湖心的夕照，腦海的思潮正同給晚風盪動的湖波在起伏。

『密斯C，你才會享福啊，獨個兒跑到這裏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來了！』一陣清脆的聲音陡然衝破湖邊的靜寂。蘇茜——四年級的一位同學——輕盈的走近我的身旁。

『啊……』我像從夢裏給喚醒般的正待站起來和她招呼，——

隻細小軟綿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別客氣咧，我們隨便坐下談談好了，』茜微笑地說。這微笑愛嬌裏表現着和易與親切，是我到 x 大學後第一次接受到的撫慰的微笑，我祇從母親的嘴角上才能找得這樣的微笑的。

『在此地覺得怎麼樣？有熟識的人沒有？——沒有也不要緊，住久了就會慢慢和同學們熟習起來的了，』茜帶着大姊姊般的關切態度說。

『我初來時也感得一切的生疏不習慣，並且非常想家；後來也就不覺得什麼了，』她繼續說。『說到家庭，它真像一所溫室；對於我們這些嬌弱的花兒它何嘗不好，但我們的嬌弱也就是它養成的。我們不應該再躲在溫室裏頭了，我們要鼓起勇氣去面對狂暴的風雨和強烈的陽光！——看哪，把大地點綴得更美麗的不是瓷盆裏的牡丹玫瑰而是濕原上的野花蔓草哩。……』茜還待往下說，遠處忽來一陣「姊姊」的呼聲。

『對不起，我要失陪了，』茜邊應答着，邊站起來說。『有空，到我屋子來談呀！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地方請便相告，莫客氣咧！』

「姊姊」走了。望着她漸漸去遠的亭亭背影，尋味着還繚繞在我耳根的語話，我如同消失在另一世界裏面了！

蘇茜是個活潑天真的女郎，她不塗脂，也不抹粉。更不把頭髮燙得卷曲卷曲的，像其他的同學那樣；却是這並不掩沒去她的美。每當我看見她和其他的女同學在一塊的時候，我總會聯想起「鶴立雞羣」的一句成語來的。我覺得人家有的只是一堆骨和肉，她除了這些却還有別的一些什麼東西——使人聖化潔化的東西。不過，蘇茜的年紀並不比我們千多個同學任何人大，「姊姊」的稱號在初我覺得是不可解的。

和蘇茜的接觸漸漸的多，我對她的認識也漸真切。除了無邪和天

真，我發覺得她還有堅毅，豪爽，明達……諸德性，而特別難得的是的她待人的一腔真摯的熱情。

『人爲什麼要互相猜忌彼此隔離，硬把這世界弄成個卑污冷酷的所在呢？人與人之間能那麼真摯親切就那麼真摯親切才對的，』她常這樣說。她以爲是人類自己走出了原有的樂園，亦惟有憑他們自己的努力幸福的天堂才能實現。

有一次珊的家裡籌不出錢接濟她。學費不交是不行的，膳宿費嗎更不用說囉：事實逼得珊要停學了。珊是個好學的孩子，這無可掙扎的運命使得她焦灼悲傷那自然不在話下。對她不幸的境遇我們同學大部分人是如隔岸觀火般漠不關心，小部分例外的也祇是楚囚相對的一籌莫展。

『愁眉苦臉的相對着是沒用的，我們得去找辦法！』這是蘇茜的話。當下我們各人的心裏也會跟着這堅決果斷的口語微微起着反應。然而，因爲誰都沒勇氣去面對現實的問題——去解決這現實的問題，這反應也隨即消逝了。

我們歡樂的天使光明的燈塔般底「姊姊」突然有幾天不見了面。我們正惦念着她的踪跡，她竟喜氣孜孜地回來了。她的臉色很蒼白。眼睛深陷，顯得異常疲乏的樣子。但是她眸子裏閃放着的光彩却使人加倍的感覺出她的美，是聖潔的美，是偉大崇高的精神的美！

『珊，辦法算是給找到了！這裏是一百元，你先拿去應用罷。』蘇茜納進珊的手裡一束鈔票。

『噯！是從那兒弄來的啊？！你不也很窮嗎？』珊驚喜地狂喊出來了。

『你拿去用得了，反正不是偷來的，』蘇茜微笑回答。

蘇茜不但篤於私人的友誼，她尤其熱心於社會的實際工作。她常說

躲在皇宮般的家庭或學校空談改造社會是不成的，一定要實地去攷察實地去幹。……她又說農工民衆在社會上猶如人身的細胞，要把身體弄好非得每個細胞都得到充分的營養不可。……對於我們的儒怯懶惰她總是誠懇地規勸的；因我們的不長進竟着急到流下眼淚來也是常有的事。

.....

我終於明白了，蘇茜是我們千多個同學的姊姊。——她或者還可以說是我們一切弱者的姊姊哩。

去年，蘇茜畢業後，便像那次替珊出去籌錢般的突然不見了面。也像帶回給珊一束鈔票般，她將帶回給我們一些什麼的吧？！

浣溪沙

——常聘三——

四野雲煙繞翠嵐，垂絲柳影入清潭；桃紅微笑暗香含，
倭日侵邊憶塞北，哀鴻遍野憶江南！英雄碧血染征驂！

讀 離 騷

——舒遠隆——

冬夜讀騷偶識

西風一夜剪芭蕉，倦眼經秋耐寂寥。強把心情付濁醪。讀離騷，愁似湘江日夜潮。——納蘭容若憶王孫

人生真是一種奇蹟。一天一天地這樣活下去，所感受到的只是空虛，只是幻滅。環境影戲般地過去，一點也不可捉摸。離家數十百里，看不見慈母的笑靨，聽不見伊人的軟語。獨坐寒燈，淒然欲絕。此景此情，莫知誰訴。披開屈子的離騷，覺着滿紙充滿了悲憤之血，滴滿了辛酸之淚。而於悲憤中透出了沁人的芳氣，辛酸中露出了旖旎的光華。使人讀了，恍如在數千年前獲一知己。他那如泣如訴的聲腔，使讀者的心波隨之上下。緊束的胸懷得些舒散，黯淡的人生因之淨化。

世上的事本來難得平衡的。如果人類都是富於熱情，或全是冷酷寡恩，那麼古往今來也沒有這些可泣可歌的史蹟了。屈子是熱血奔放

，感情濃厚的詩人（廣義的詩人，在這裏不必說他是什麼政治家）。偏偏生在羣小交讒的時地。一片孤忠，欲盡無由。看他搔首問天的神情，中宵不寐的幽怨，直到數千年後，依然存在。而文壇上一篇離騷，也成了不朽之作。離騷的佳處，除了牠所含蘊的心情以外，牠的鏗鏘的音調，也足以引人入勝。離騷實已具有戲劇的各種要素。——音韻，辭句，舞蹈。但是一般所謂『文人』以為嘴裏能呻吟幾句離騷，便是雅人韻士，我認為這真是『唐突西施』了。離騷是屈原熱血的結晶，充滿了熱情。所以只有熱情豐富的人，纔讀得起牠。我想我這句話，不算太過吧？曩讀紅樓夢傳奇，內載賈寶玉對於離騷曾有一番賞鑑，賈寶玉是被公認為痴情種子的。且把他續離騷的心情寫下來：

虛教。剔銀缸，弄彩毫。笑偷取江南稿。便離嚇奇情，馬蹄幻跡，魚樂幽懷，別樣新調。俊才華，難容冒。借仙心寫照。畫春閨逼肖。搵香醪。疎檣風雨續離騷。——傾杯序

所以我們知道以寶玉之多情，還要在疎檣之下，風雨之宵，還要搵香醪，弄彩毫，借仙心去寫照呢！離騷是何等的高潔，何等的華麗，何等的富有仙意！

以上我把納蘭容若和賈寶玉對於離騷的鑑賞，品嚼，說了一點。納蘭容若賈寶玉和屈原，如果用文學的眼光或精神分析學來評斷他們，他們都是失意的人，或說是失戀的人，他們的心都是受了創傷的（當然，此處不講什麼考據，否則還要問問『賈寶玉有無其人呢？』）。納蘭容若雖生於鐘鳴鼎食之家，而生性不滿於錦綉叢中的生活。而對於愛人，以地位的關係，又有隔離之感。賈寶玉處於禮教束縛之下，所愛非人，自有難言之隱。屈原所愛的對象，不只是一個愛人，而是整個的楚國。所以他那種『愛莫能助』而『難以遣懷』的隱痛，更甚於前述二人了。所以離騷之偉大，也不是飲水詞紅樓夢所可比擬。

那麼屈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的心情究竟傷痛到何種地步呢？我實在不能用我的言語形容出來，只好借用贊美耶穌基督的話來贊美他吧：

He was despised and rejected of men; a man of sorrows 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

Thy rebuke hath broken his heart: He is full of heaviness. He looked for some to have pity on him, but there was no man; neither found he any to comfort him.—Messiah

偉大的文學及其作品是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我們很可以把屈原的離騷同英國的熱情詩人雪萊氏的“Invocation to misery”對照着看一看。因為他們全是借着一個幻想出來的美麗的女性來寫自己的悲哀。把無從告訴的苦衷發洩給她們，於無安慰中得點安慰：

Invocation to misery（根據郭沫若先生譯文，題為招「不幸」辭）：

欣欣而來兮坐我身旁，
汝以影為衣兮「不幸」姑娘：
汝含羞而強就兮容何窈窕，
汝華飾而悲傷兮雖孤寂寞而崇高！

欣欣而來兮坐我身側，
我雖淒切兮不為汝之愴惻，
汝眉修兮良莊重而不驕，
汝以「哀」為冠兮絢綽約而翹搖。

惟余與汝兮兩無嫌猜，

如兄如妹兮育自童孩，
家園雖寂兮余願與汝同居，
年復一年兮任光陰之如流失。

命途雖窘兮余願與汝樂之，
歡樂雖逝容何傷兮苟愛情之不渝，
余與汝其相愛兮永不相忘，
直至心中之地獄兮現爲天堂。

欣欣而來兮來予共寢，
稻草新刈兮香馥郁而柔韌，
蟋蟀之鳴清兮爰助睡而揚歌，
良悲中之一樂兮聽悲歌聲之猗那。

揚柳青青兮將爲羅衾，
汝之腕臂兮將爲余枕；
幽馨逸韻兮昔嘗甘芳，
將誘余與汝同入睡兮深深而渺茫。

汝脈冰縈兮羌切切而告余，
告余以汝之愛情兮爲汝舌之不能語。
汝唇脈脈而欲言兮，汝目玲瓏而流淚，
而吾心獨灼灼而內熱兮方跳躍而不已。

汝其吻予兮羌汝唇之如冰，

汝其開張汝臂兮紆環抱乎吾頸，
汝臂柔而冷清兮汝淚淋淋，
淚點滴而壓吾髮上兮如鉛珠之灌頂。

欣欣而來兮就乎合歡之床，
床臺張於墓底兮余與汝其偕亡；
將余與汝之愛情兮藏在幽昧之中，
讓『忘却』而爲帳兮將安睡其如鸞。

緊相抱余兮讓余與汝心之融融，
如鴛鴦之交頸兮形雖二而與一同；
余生被放逐而可悲兮將化爲一縷之清烟，
汝偕遊而無痕兮就此長眠。

就此長眠兮余將與汝同夢，
余夢與汝兮已非昔之淚容；
『歡樂』之夢汝兮汝爲生之所棄，
汝將與余兮同時夢見『歡喜』。

讓余與汝其夢兮尋歡樂之陶陶，
嘲此塵世之陰影兮如二犬之吠雲潮，
雲影被月兮如幽靈之着壽裳，
夜茫茫其未央兮雲滔滔而翳光。

莽莽塵俗兮環繞乎余與汝之身畔，
擾擾人羣兮渾爲戲景之更換，

除滑稽而外兮彼將有何意義？

我究在何所兮在汝身之所寄。—Invocation to Misery

我們讀到這首詩的『余生被放逐而可悲兮，將化爲一縷之清烟，永消遊而無痕兮就此長眠。』兩句，恍如屈原臨投汨羅江時，歎歎不禁，讀自己的輓歌呢！現在再把離騷擇錄一段在下面。

朝吾將濟於白水分，登閶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謫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瑟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乎滄滌。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求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予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離騷

我們讀了這段，那種愛而不見的神情躍然紙上。悲美人之難得。鏡花水月的姻緣，直是幻滅人生之寫照。所以這兩位東西大詩人的作品，除其內畜的深意以外，牠們那種情緒，那種辭句，如果用『纏綿悱惻，哀感頑艷』去形容，總可以當之無愧了。他們同是覺得人世間沒有立足之地，而要到神仙所居覓生活。離騷是一首詩屈原的一生也就是一首詩呀！

至於離騷之產生也不無地土關係。楚地多山澤，湘江多雲霧。所以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讀牠，可以發見裏面蕩漾着土色土香，和神話

美。這也就是離的騷特色。

夜氣侵人，依迷思睡。他日有暇，當再談離騷。離騷未始不就是自己的寫照呀！

疾 呼

(行 尸)

惡魔占據世界，
 蝮蛇爬進人心，
 烏雲迷漫太空。
 日月無光，
 星辰潛形，
 沈沈，
 渾渾，
 你聽！
 呼啦啦的怪風，
 悽慘慘的嘯聲！
 你不知道
 朋友？
 地球末日就要降臨？

惡魔占據了世界，
 蝮蛇爬進了人心，
 吮吸着鮮血，
 咀嚼着尸身。
 你還在懇祈
 你還在哀申
 求助于上帝嗎？
 他素來不管自棄的人
 起來！
 快點！
 抑止你的驚駭，
 抖擻你的精神，
 走！
 走！
 握一把利劍，
 奮勇前進……
 殺吧！
 撞吧！
 殺盡了惡魔，
 撞出這黑暗，
 自有個光明。

乘風而去

沈煙船

我們已商量好明天要逛西山，大家都十分高興爲了這小小的旅行忙着預備這預備那，想想明兒有好日子過，各人心裏都蘊藏着快樂。

第二天括了風，我們見了面，除發笑外，似乎不必說什麼話，誰都不想去，誰又都想去，我們讓自己矛盾着，無法把自己救出。

「去，說去就去，風不能吹冷我的熱望，」口說，這人有果斷。

「滑稽事，括風日子逛西山，我們成了瘋子，詩人？」我說。

一邊聽屋外風呼呼響，看柳樹舞弄得有好姿勢，一邊我們把話愈說愈矛盾，我只能當今天真是無事可作，方便地說篇無結局的故事來消遣自己而已，但結果竟出於意料，我們乘風而去了。

坐在洋車上，風吹我們的圍頸，衣襟飄飄飛，像神仙，到這光景，我笑了，我想：許多事我們所做的有時連自己還得不發笑？問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做？能說出好理由嗎？人家逛西山，要揀好天氣，藍的天，明亮的日頭，樹枝不搖動；我們則做了例外的事，我們何嘗願意做

，但不做又覺得難受，好像這一天自己變了另一個人不能按自己日常所排好的生活程序去做事了，除此外，我們則沒有更好的理由。其實許多事還不是爲了如此我們才肯具着戰士的精神去做，想想又足自豪了。

我們跟着帶路的小孩走，從這刹到那刹，一個一個走過。

「先生，您走得這麼慢，今天走不完八大處了。」小孩的警告。

於是我們放大脚步。

餓了，我們取出乾糧吃；口渴了，我們情願花錢買刹裏頂不乾淨的茶水喝；有好風景，我們就拍照；我們邊走路，邊說話，不讓嘴沒事做；最後我們忘了今天的天氣。

「你不說是爲了看杏花而來的嗎？杏花呢？」×問○。

「杏花呢？」×又放重聲音問小孩。

「花謝了，快結子呢。」小孩答。

○受了窘，我們却笑了。

恐怖偷偷佔住我們的心頭，我們怕下山時被風括到山下去，不敢放膽走路，有戒心，大風吹過，我們就坐下避風，我們不許誰說了可使大家發笑的話，怕開了口，忘了腳，喪了命，過後想想這能使心跳的情形，我們都覺得這一生比別人多做了一樁事。

回家後，我們滿意今天生活過得非常好，沒有把自己變了另一個人，我們確已把今天的天氣忘掉了。

廿一，四，十七。

悼亡友朱淑璠女士

李 素

故交如黃葉，秋高漸凋零。十年霜雪後，君獨有餘情；
輕裘留相贈，珍重囑輕輕；江南從此遠，新月照羊城。

浦江揮手別，蹉跎又兩春。忽聞買舟行，萬里鼓風輪；
奮飛新大陸，文章日以醇。草色連天碧，故國待王孫。

人事風雲變，世味竟如泥！長飈揚衣袂，月黑星斗翳；
魑魅失聲笑，前途忽似迷。全棋着未完，興敗忽頹靡。

浪濤驚拍岸，一身繫百憂；世道復何爲？萬事恨中休。
陰風轉森冷，碧水聲啾啾；波谷深深處，千載遂埋愁！
白鷗漫記取，失敗不足羞。君自悠然寂，不聽妄疵求。
生死誰先後？譬如春與秋。滄滄太平洋，終古界兩洲。

巨舶停江口，汽笛哀以驚，迎候有君姊，船空不見人！

愴惶呼骨肉，低首淚沾巾。逝者長已矣，何以慰所親？
 壯志扶天地，夙願竟難償。強弱誰定論？得失固無常。
 旁觀恣嘲諷，易地始思量。羨君毅然去，雖怯勇且剛。
 噩耗紛紛至，驚疑再四思；不信江輪上，永訣倚闌時。
 白骨已沉埋，魂兮今何之？悠悠碧海波，滌恨永澌澌。
 覩物更傷神，心酸淚暗滋；謂君仍遠遊，自慰聊自斯；
 黯然傷暫別，相逢會有期。

長空月照人，慢步獨凝思。淒風忽低歎，繚亂見疎枝；
 疑君在左右，四顧意遲遲；天地皆冷淡，幽明共此時。
 漫吟迴腸句，斷魂知不知？

（女士嘗與余同學於廣州，匪特益友，實余之良師也。十八年夏，女士畢業於燕大，束裝南歸，舟抵上海，特登陸來訪。臨別，途送至黃浦江頭，豈料遂成永訣？次年秋，聞女士西渡留學，方爲之稱慶不已。不意數月後，女士竟於歸國途中投太平洋自殺，時民國二十年二月二日也。噩耗傳來，舊同學咸爲震悼。女士之死，於今已週年矣。死若有靈，孤魂又不知漂泊何所？天乎！偶檢舊稿，哀思難任，錄之，聊與女士生平之諸契友，共誌悲悼焉。）

二十一，五，三。

煙

霉 君

煙，繚繞的，
一縷縷地
從工廠的煙突裏，
悽鬱的，
慘淡的，
望着蒼穹噴吐；
不一會，
靜碧的長空，
充滿濃濁的污；
像座黑暗地府！
長空污濁，

像是，像是，
滿渚泥漿的湖，
絕沒有一滴新鮮，
或些點子麗都，
滿湖是腥穢，
滿眼是糊塗！
長空污濁，
像是，像是，
濃積層厚的雲翳，
厚厚地
蒙蔽得天日無輝，

團團的
凝結在天際，
啓示着
快降臨的暴風雨！
×××××××
煙，成圈成團，
裊裊的望上牽，
淡淡，的
淡……淡到看不見，
只糊模一片，
緊緊地，
層層地
濃貼在天邊，
打成黑漆的一團。
突然，
一陣風——
暴風，吹捲自
遼遠的西北，
虎虎地
狂吼着，
像匹猛獸，
激怒似的，
咆哮着；
吼得山岳崩裂，
嘯到烟雲變色！

長的烟突下——
工廠裏，
起陣騷動：
代替機輪的軋動聲：
咱們要流血！
搗毀
這吃人的魔穴！
拆！拆！拆！
這機器，
這鐵軛，
這惡魔們的，
唯一的工具，
專用來壓榨，
咱們的汗血！
咱們一輩子，
做夠了機器的奴隸！
你這傻瓜，
不動手還等什麼，
拆！拆！拆！
拆碎每架機器，
拆散每個輪齒！
嗶剝！嗶剝！
一把粗大的火爪，
忽地伸自烟突——
快倒蹋的烟突。

粗粗的火爪，
狠狠地
爪破長空的黑臉，
黑臉變了色：
變成醬紫
變成濃紅，
透紅，鮮紅；
像旭日炳燦天東；
像晴空裏的長虹，
粗粗的火爪
從烟突裡
送出勝利的火花，
送出耀眼的光華！
××××××××
滿大地都是殘燼，
堆着厚厚的灰礫
像是初冬的烏鴉
奔來檻樓的人羣
他們都臂纏紅布，
記念適才的戰蹟，
已死的先烈；
從殘餘的灰礫間，
架造起新的宇宙？
煙突依然聳雲天，
却裝綴着，

妍紅色的新鮮；
牠全身漲着有力的筋絡
那是斧頭和金鏟。
廠裏的車輪，
再不發出粗暴聲，
很和諧的
雜着手提琴，風琴，
和懷娥玲，不停
奏出活潑健全的，
富有人性的樂音！
烟，篆青色的，
飄渺地，
悠悠的
往上圈：
圈成了
美麗的，
淺碧的
螺旋！
旋，旋進
澄藍天；
旋，旋到
別的星球邊，
傳達永恆的，
勝利的消息；
這地面

已有了
舒適的
安寧！
這人間
停息了
殘酷的

鬥爭！
這世界
已點亮
剔透的
明燈！

一九三二，四，廿四晚。

聽哪，血鐘在響！

——藹 蓉——

聽哪，血鐘在響，
向前進，向前進，向前進啊！
緊張着我們的精神，
激蕩起我們的情緒向前進啊！
讓我們的腦中空無所有，
除了血，血，血；
讓我們的心中毫無意念，
除了死，死，死；
啊，只有血與死是光明的前鋒！
大地在震動着，
江河也拚命的奔湧，
山岳崩碎，
震電燦燦，

宇宙正響應着人間的血鐘。

啊，同志們，聽，你聽那催你去死的血鐘；
哦，同志們，看，你看那血鐘閃給你勝利的鮮紅。

我們是在黑暗的時代呀，

正當着風勁，月黑，雲湧；

伸出手來，邁開脚步，

呀，同志們，我們牽着手兒，排開隨勢，

大踏步的前進啊！

管他什麼月黑，

我們有照夜的心火；

管他什麼風勁，

我們有震盪的血鐘；

管他什麼雲湧，

我們有光耀的陣容。

滾吧，

你資產階級吸血鬼；

滾吧，

你帝國主義殺人瘋！

看打到你們落花流水時，

穩看取花兒明，風兒細，太陽遍地紅！

暮春

——李素——

春神原不滯人間，浪迹雲蹤各自閑；教得柳嬌鶯囀後，落紅殘照滿空山。

閨思

——韻——

點點思君淚，化作白雲飛，白雲飛作雨，處處洒征夜

贈甌君

——屏黛——

雨雪微茫又幾時，蕭疏兩鬢欲成絲；殘宵月過燈過後，忍見詩人有淚垂！

久拚(芳頰反)苦醉意如癡，況是羣芳欲歇時？一院李花香不斷，月明夜夜夢相隨。

倚遍相思樹萬株，獨愁高塚鬼張弧，桃花依舊青蠅過，薄怒拚傾酒一觚。

樓高冥色已如烟，無限深愁苦欲煎；宇宙迢迢復何世？盲風黑夜自年年！

—詞—

浪淘沙
春晨閒步達園

滕白也

閒步小齋西，聊展愁眉，池塘芳艸已萋萋。白鷺飛來尋舊夢，花瘦魚肥。

媚柳碧成絲，搖曳多姿，好憑風力任東西。流水浮雲留幻跡，是也還非。

晴萑話梅枝，洩漏天機，晨光到處總相宜。客裏不知愁是樂，樂道忘飢。

輕露濕苔衣，鴻印留泥，碧桃無語惜芳菲。折得好花隨意佩，人伴春歸。

一剪梅 無題

— 前 人 —

畫眉聲裏聽春雨，欸語慙慙，愁緒紛紛，十重簾幕裏輕雲。花瘦三分，人瘦三分。
花開花落幾時春。如此良辰，莫負良辰。勝遊羨煞曲江濱。掠鬢佳人，潑墨詞人。

漢宮春

— 李 素 —

立馬城頭，看塞關蕭瑟，石亂雲殘；層階搖落似見血迹猶斑。峯巒疊疊，甚衷情，攜手迴環。誰省識，黃沙落日，邊城恁地高寒？
萬里雄風，從此剩，銅鈴箭簇，留與人看；看時更添恨也，極目重關；戎夷又至，望烽火，鬼哭人喧！空悵惘，雁來雁去，淒涼月照羣山。

浣溪沙

— 前 人 —

小閣重簾烟雨收，碎紅飄盡獨登樓，遠山無語祇低頭。何處鶻聲偏刺耳？闌干慵倚夜悠悠，爭嫌愁亦太溫柔。

憶江南

— 前 人 —

楓湖畔，問月晚風中。波撼星搖皆不語，雲天漠漠一飛鴻；心

影兩朦朧。

浪淘沙

殘 冬
秋 英

鵲喜聞晨曦，疑是春歸。尋消問息到梅枝：綠萼未花春寂寂，春訊誰知？記起去年時，曾約黃鸝，多情應不負芳期！餘尙留松徑裏，且讀尋詩。

編 餘

歷來月刊因經費不足，出版數量實等於季刊。本年印刷費增加，而收入反較前爲少，其不能按月出版，自不待言。

本期所收集之稿件，因篇幅有限，未能盡登，尙希作者見諒！

關於本期各種述作，歡迎讀者指導，批評。

第二期定於暑期後出版，望愛護本刊諸師友，多賜大作。

本期封面係張郁棠君所作，於此誌謝。

本 部 職 員

正部長 陳季春

副部長 趙壽瑞

學術欄 董文田

林培志

蔣旨昂

言論欄 賈學詩

高青孝

史國雅

和 泰

文藝欄 陶秋英

吳世昌

楊 績

舒遠隆

雜俎欄 郭德浩

楊肖彭

陳國華

本 部 啟 事

第九卷第二期定於十月六日截止投稿諸位師友如有稿件請投交月刊部

收。

投稿簡章

1. 本刊歡迎較有永久性而關於學術文藝言論各項譯作。
2. 同學師長，校外友人均有投稿權。
3. 來稿請附下作者真姓名及住址。
4. 來稿本部有增刪權，其不願意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5. 翻譯稿件須將原著者，書名，出版者及出版日期示知。
6. 來稿請用方格紙橫寫，其無方格紙者也請祇寫一面，抄寫須清楚，標點符號加於格內。——本刊備有稿紙，函索即寄。
7. 登錄稿件以本刊為酬。
8. 來稿在五千字以上，如不登錄時願退還者，請預先聲明。
9. 來稿請寄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 本 刊 價 目 —

零	售	每	期	大洋二角五	郵費二分五
半	年	四	期	照 算	郵 費 一 角
全	年	八	期	照 算	郵 費 二 角

燕京月刊第九卷第一期

出版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六日
 編輯者 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代售者 北平各大書店
 印刷者 北平東亞印書局燈市口二號